

收換二批

293

精忠大俠傳

三本全

精忠大俠傳 第一集

蛟川雕龍生著
漱六山房校訂

第一回

降龍跨虎仙女游山

選勝尋幽書生墮洞

世稱塞上天府者。甘肅之寧夏是也。寧夏跨河爲境。河以南右帶黃河。左倚邊牆。河以北。左帶黃河。右倚賀蘭山。山如新月。河似張弓。地勢極饒雄。致寧夏中衍爲平原。其間田疇交錯。渠港縱橫。膏腴甲於全甘。天府之目。實基於此。寧夏之西。爲古同心城。城雖不大。商業却甚繁盛。居民亦稱衆多。城之北。有河曰清水河。河岸之東。列有一岫。曰翠雲岫。岫皆石筍。筍皆碧色。又均嵌空玲瓏。奇特美觀。可稱雙絕。石湖之萬笏朝天。黃山之千株臨蕩。與之相較。有仙凡之別。蓋石湖黃山之石。鈍質也。每當夕陽西下。餘暉映之。但見金碧輝煌。而落霞萬頃。更與羣山作一色矣。若在晨起。朝曦乍上。則又紅光萬道。煊染山河。另成奇景。山中少雜木。多古杉。凌雲參天。何止千百。山左有崗。曰朝陽崗。崗右有洞。曰潭影洞。洞中多奇蹟。外望之。濃陰交蔽。水簾一桁。無路可通。須由側面螺旋而入。一轉瞬間。條在水簾後矣。

瀑布之內。卽洞口。蓋沸泉據山頂而下。至半山。石忽橫裂一罅。瀑布由此直瀉。幾疑來自天上。且冬夏不絕。懸諸洞前。恍同千尋匹練。此等處。疑有山靈珍祕。不容凡人窺視。故懸此一桁水簾。以掩蔽之也。旣入洞中。最高處。立有慈航觀音像。一妙相莊嚴。左有善才。右有龍女。上有丹鸚。後有紫竹。而淨瓶楊枝。亦復畢具。諸凡觀音善才龍女丹鸚紫竹淨瓶等造像。均係天成。不假人工雕琢。至若佛像之藻蹟。或爲人工所敷。而觀音所立之雲路。片片堆堆。視之。又非人世間有矣。潭影洞具如此佳勝。不特高人雅士。一入其間。如臨仙境。心曠神怡。而傭夫販婦。不解尋幽者。亦如淮南鷄犬。附帶飛昇。飄飄然羽化而登仙矣。潭影洞之勝蹟。旣如上述。凡游寧夏而聞悉其地者。莫不往遊。否則如武陵桃源。無從問津矣。崇禎十年九月九日。那天是重陽佳節。在離開翠雲岫數百里的皋蘭城外。五泉山上有兩箇人。正在作登高避災之舉。皋蘭是甘肅的省垣。歸蘭州府治。控河爲險。乃我國西陲重鎮。那二人在五泉山上登高的。一箇是甘肅布政使葉淇聲的兒子葉文燦。一箇是文燦的隨身小使。那時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李自成張獻忠相繼謀反。各

地復揭竿踵接。川陝一帶。反者多至百計。所稱名目。更爲奇突。如紫金梁。滿天星。蝎子塊。老獬獬。一字王。八爪龍。闖塌天。九條龍。閻和尙。橫天一字王。這一類名稱。不可勝數。且各擁衆數萬。少者數千。蹂躪各省。殺戮之慘。天地爲黑。甘肅鄰毗。川陝防賊西犯。一夕數驚。大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匪之勢。葉文燦隨着他父親。在皋蘭任上。顧念時局。不勝焦慮。那時他年紀才祇二十歲。天賦聰明。文章人品。並臻絕代。但他性情古怪。各種事情。無一愜意。惟獨對於遊山玩水。最爲歡喜。那天是重陽佳節。他想在這荒亂之秋。不如到五泉山上走走。效那古人孟嘉。龍山登高。被除災晦。他便帶箇小使。也不去稟明父親。悄悄地出了衙署。來到五泉山上。揀一塊清潔山石。坐下了。舉目四矚。那座五泉山。在皋蘭城南。山勢甚是雄峻。上面有五道飛泉。在山巔上。俯瞰全城。城中景物。歷歷在目。他看了一會。覺得神清氣爽。非常愉快。不料偶一回顧。瞥見那邊峯後。轉過兩箇女子。那女子頭挽雲髻。身披紅裳。甚是婀娜。且走得飛快。轉瞬間。已轉過峯背去了。葉文燦見了。動了好奇之心。想高山之上。何來肩負花籃的弱質女子。莫非也是來登高的。然而有些不

對。這樣高山。年輕少女。豈有不教男子隨行保護之理。還會背了花籃。如飛疾走。不是仙家。必是山精木怪。倒要去看個明白。講到葉文燦的膽量。本來極大。他雖是箇讀書人。却也練過武藝。外表文皺皺的。武藝上倒很了得。所謂藝高膽大。不怕什麼。遂卽起身追將過去。小使不知底蘊。以爲主人坐了一會。有些厭倦了。要到那邊去遊玩。便在後面跟來。葉文燦要緊追那二個女子。三脚二步。追到他們轉過去的峯後一瞧。沒有再追過去。山路隨着曲折。轉了幾箇灣。纔轉到外面。看外面有條泉道。阻住去路。流水潺潺。向山下直瀉。水上駕有小橋一座。可以渡越對岸。但是這橋甚狹。僅容尺步。橋的上面。有兩朵紅花散着。那時葉文燦追到橋邊。左右一望。不見方才女子。心中疑訝。暗道。明明是看見的。怎的會沒了呢。難道是我眼花不成。一想不會的。確實有兩箇女子過去的。正在疑訝間。被他看見了。橋上那兩朵紅花了。他靈機一轉。想道。是了。紅花在橋上。一定是那兩箇女子過橋去的。待我也追將過去。再看那橋。又狹又長。下面急流奔騰。行走其上。甚是危險。倘然一箇不經意。失足墮下去。性命就沒了。他從這橋上。連想到那兩箇女子。

益發可疑。這樣狹的橋。我們觥觥男子。尚且躊躇不前。何況他們是個弱女子。纖足伶仃。如何走得。更可想見。他們過橋之時。走得很快。否則何致搖落花朶。我急急追來。如何就會人影都沒了呢。但是這兩個奇女子。今日既被我看見。非追究她箇水落石出不可。當下鼓足勇氣。便留心緩步。走過橋來。那橋有二丈多長。是用篾條編成的。人走到中間。更加軟宕。搖搖晃晃。有些怕人。葉文燦放大了膽。只顧向前走。快要走到紅花所在。後面的小使趕到了。那小使因爲主人行步太快。不覺落後了許多。山路又曲折。轉了幾次灣。總算被他轉出外面。一看主人已在橋上。便也狂轟過來。小使不知高低。邁步闖到橋上。葉文燦剛走過半橋。俯下身去。打算拾起那兩朵紅花來看。這橋本是軟的。此時被小使邁步一踏。橋身起了震蕩。中間一段不免要發生彈性。先向上一彈。又向下一沈。這一來不丁。却把箇葉文燦全身搖晃。失了重心。因爲他正在俯身拾花。被橋身一。站立不穩。心中吃了一驚。慌忙要抬起身來時。橋身又接着。一沈。倒身跌下急流湧泉裏去了。當時只聽得一聲响亮。流水無情。

冲下山去。葉文燦一落水。把箇小使嚇得啊呀一聲。向後倒。面無人色。想要救援時。但見白沫飛濺。眼睛一霎。早把箇小主人去了。小使急的兩淚交流。打算跟着主人跳入水裏。不回衙門去。免得被打。轉念一想。不回去也不成。自己的老子也在衙門裏充當廚役。這一來。豈不了父親。小使無奈。一頭抹眼淚。一頭尋山路。飛犇回衙。報告凶信。那天葉淇聲在簽押房把公事料理完畢。不見兒子出來。便到書房去看他。及進去一看。不在那裏。連箇小使都不見。曉得他平素喜歡遊山玩水的。大約又帶了小使到外面遊玩去了。葉淇聲祇有一箇兒子。也無女兒。所以鍾愛文燦。比夜明珠還珍重。當下見兒子不在家。就在書房裏坐下。信手取過一本漢書。看了幾頁。猛想到今天是重九佳節。理宜製糕啖餅。與家人慶賞一番。所憂者。荏苒遍地。烽烟四警。這樣時世。傷心都來不及。那裏還有心情。慶賞佳節。只好作罷。他胡亂想了陣。不覺疲倦起來。便在書桌上。曲肱睡去。方一合眼。忽見兒子葉文燦。氣急敗壞的跑將進來。看他身上。着了件鮮紅血衣。走到淇聲面前。不言不語。也不行禮。但將那件血衣。

緩緩脫下來。葉淇聲正在驚奇。待要問他之時。忽見窗隙縫中。伸進一隻巨靈大掌來。突然一把。將葉文燦頭髮抓住。順勢要拖將出去。淇聲一急。忽然醒來。乃是南柯一夢。回想夢中情景。毛髮爲之直豎。推測這一個夢兆。似乎凶多吉少。但不知是近禍。是遠禍。又一想。夢寐之事。多半是心神恍惚所致。不能將他完全憑信的。想到此處。心中又爲一寬。在這箇當兒。驀地跑進那個跟隨文燦出遊的小使來了。那小使眼淚汪汪的。捱進書房。看見葉淇聲坐在上面。便撲的跪下。放聲大哭道。老爺不好了。公子墮水了。葉淇聲正在亂想夢寐之事。猛聽得公子墮水了。五箇字。耳朵管裏好似起了箇霹靂。心旌起了震動。忙喝問道。你說甚麼。小使又哭道。公子墮水死了。葉淇聲聽了。兩眼一瞪。頓時昏了過去。小使大驚。在外房侍侯的僕人福安。也聞聲跑了進來。忙問怎的怎的。一眼看見老爺暈了過去。急忙將他喚醒。再問小使時。纔知道公子墮水死了。福安也大驚失色。曉得老爺生平的寶貝。就是這一箇公子。公子死了。還當了得。福安待要細問死的原因。葉淇聲已定了神。大喝小使道。你快把公子如何會死的緣由。從實講來。小使跪在地上。

嚇得抖瑟瑟地。把葉文燦墮水情形說了一遍。但他對於葉文燦去偵察兩箇女子踪跡的這回事。可不曉得。因爲他不曾看見女子。祇說是到五泉山登高。在小橋上行走。一箇不小心。墮下第一道飛泉裏去了。原來五泉山共有五道飛泉。水急流湧。是人人都知道的。若有人墮在水裏。順流直瀉。倒撞到山下去。你想數十丈高的山。撞下去。還有救援的希望麼。葉淇聲聽了詳細。曉得兒子是死在水裏了。心中一陣悲痛。不覺遷怒到小使身上。厲聲喝道。你與公子一同出去。在外面應該處處護衛。看見這樣狹小的橋。理當事前勸阻。叫他不要過去。纔是怎可任他冒險。顯然是不忠於主。這樣不忠的奴才。要他何用。喝令拖出去。重責二十板。逐出衙門。永不准入內當差。連他的父親一并趕出去。葉淇聲一聲命下。立刻進來幾箇衙役。將小使拖出外面。打了二十下板子。打得小使皮開肉爛。殺豬般狂叫救命。打完後。教他的父親帶了出去。葉淇聲責打小使。轟了他們出去。不過出些怨氣。對於悲痛之情。分毫未減。他想既然墮在水裏了。這箇屍首。總要把他打撈回來。便傳令衙役。去喚十名漁夫。教他們在東西龍口張網兜截。再派人到山前

一帶尋覓打撈。原來五泉山的瀉水。都要匯集到東西龍口去的。東西龍口在皋蘭西面。越過龍口。便是黃河。一入黃河。就難打撈了。故而葉淇聲教漁夫在東西龍口張網兜住。曉得從山口淌下來的東西。不論什麼。必來龍口匯齊的。當時衙役。奉了上官之命。喚來十名漁夫。到東西龍口。張網兜了。三日夜。魚倒兜得不少。惟有屍首一具也沒有。在那山前一帶河道裏。溪澗裏。也都尋過。不見影踪。衙役無法可施。只得回來復命。淇聲聽了。老淚縱橫。暗道。想我淇聲。今年已是五十四歲了。做官一生。清白自守。上可對蒼天。下可對子民。怎的連我一箇兒子。平空地會橫遭慘死。人說天道無私。看來天道竟有些靠不住了。葉淇聲死了兒子。屍首又尋不着。也難怪他怨天怨地。終朝悶悶不樂。他的夫人。又在早年去世的。弄得勸慰他的人也很少。過了幾天。想親到五泉山去。憑吊兒子一番。遂換了微服。帶箇僕人。悄悄出了衙門。向五泉山而來。葉淇聲上了年紀。平素又不大走路的。從衙門到山下。有幾十里路。可憐他已走得氣不接下氣。只有喘息的分兒。看那邊有塊山石。甚是清潔。且光滑特甚。想是過路之人。常常坐在上面休息的。便

對僕人福安道。我走得乏了。在這石頭上面坐坐再走。福安忙過去將石頭拂拭了。幾下。葉淇聲才坐下。叫福安也坐坐。福安不敢並坐。只坐在旁邊的一塊小石上。坐不多時。看那邊山徑裏。走來兩箇老道士。一箇背着包裹。一箇拿本書卷。匆匆的走到葉淇聲面前。看他們走得滿頭是汗。在前走的。忽然停步。說道。咱走得很乏力。就在這裏休息片刻罷。後面一箇答應道。好。休息休息再走。看兩人一箇放下包裹。當作橈坐下。一箇却就在地上坐定。兩人坐下後。一連噉了幾聲熱。又打量了葉淇聲幾眼。相視一笑。於是開始他們的談話了。葉淇聲並不在意。看他們雖然都上了年紀。白了頭髮。精神却很飽滿。面色又紅又潤。說話的聲音也很宏亮。聽坐在包裹上的一箇說道。老弟。說也奇怪。昨天晚上。我會做了一場大夢。你道夢些什麼。夢我做了官了。且蒙聖恩特授本省布政使。膝下又有了兒子。一眨眼已經很大了。不料那箇兒子。在九月九日那天。瞞了我。到這裏五泉山上來登高。一箇不小心。竟墮水死了。正說到這裏。葉淇聲一旁聽了。不覺氣往上衝。心想莫非這兩箇道士。認識我的。知道我兒子慘死的事情。見我在此微服私行。故

意用話來嘲笑。倒覺可惡。要想開口詰問他們。又聽那箇坐在包裹上的說道。這還不算奇怪。我在夢裏竟又做起夢來。什麼叫夢裏夢呢。就是在夢中。不曾知道我兒子死的消息之前。恍惚我在書房裏坐着。先看了一卷漢書。覺得疲倦。便伏案假寐。就夢見我兒子穿了件大紅血衣。搶將進來。我要問他時。他在我面前不言不語。自管脫下血衣。血衣尙未脫却。窗縫裏伸進一隻巨靈大掌。把我兒子的頭髮。一把抓住。硬要拖出去。這樣一急。把我驚醒了。醒了後。還在夢裏。可說是小夢醒了。大夢還沒有醒。在未醒的大夢裏。得知了兒子凶死的消息。連忙遣人去打撈屍首。可是杳不可得。你想奇怪不奇怪。那箇道。這段夢裏夢。益發奇怪了。那箇道。還不算奇怪。還有希奇到不可思議的。乃是我的兒子。說他死了。却沒有死。在夢中過了幾年。又回來了。那箇說到這裏。猛聽得這邊一聲虎吼。接着狂風捲地。沙飛石走。聽道士叫道。不好了。虎來了。欲知後事。且觀下回。



第 二 回

話黃梁道士慰前年

登翠岫仙人援後進

葉淇聲聽道士談話。起初有些生氣。後來聽到夢裏夢的一段。把他聽出了神。又聽他們說到過了幾年。兒子又回來了。正要想聽如何回來的後話。却不料被一聲虎吼。和捲地狂風。驚斷話頭。只聽得道士喊道。不好了。老虎來了。快走呀。葉淇聲聽說虎來了。嚇得沒處藏身。還是福安心中清些。連忙將葉淇聲拉了。躲到路旁的古墳後面。俯伏着。不敢動彈。伏不多時。就看見左面遠遠地。有隻猛虎。連縱帶跳。向山崗上跑去。葉淇聲看虎向上跑了。把心寬了。與福安慢慢溜出墳後。不敢再作上山憑吊之舉。拔步回轉原路而來。走不多遠。看見兩箇道士。兀在前面走着。忽然悟道。這兩箇道士。明明是來指示我的。若說他來挖苦我罷。我兒子的死耗。在東西龍口。打撈了三日夜。原本是鬧得滿城風雨。誰都知道的了。那倒還可說說。至於我在書房裏夢見兒子的那回事。並未對人說過。他們如何會曉得呢。聽他們所說。句句刺我心坎。一定是世外高人。與我相遇。看我悲悲鬱鬱。情實

可憐。所以指示我幾句。說不定我的兒子。真沒有死。否則如何打撈不到屍首呢。他想到這裏。在悲鬱的心苗裏。又開放了一朵快慰之花。再望道士現在前面走。我何不追將上去。索性問個明白。便叫福安道。你脚力健些。先追上去。把兩箇道士留住。說我家大人。有話請教。請他們略待片時。我就犇上前來。福安奉命。飛步向前追去。眼見得道士在前面緩步而行。距離不過幾百步路。可是任你跑得怎樣快。追了半天。看道士還是緩緩在前面幾百步之外走着。一步也沒趕上。福安有些不服氣。鼓足勇氣。提起脚。很命狂追。追了一陣。依舊追不上一步。心中有些奇怪。回頭看看主人。却落後在遠遠地了。福安打算不追了。要等候主人。却見前面道士。立定不走了。福安想機會到了。何不趁此追將上去。不料待到福安追到那邊。兩箇道士。却早下了隻船。駛開河岸。向中流揚帆疾馳而去。原來那邊是條大河。通東西龍口的。福安到了河邊。又是一箇失望。心想。這兩箇牛鼻子。真可惡。起先在山下。聽他們嘴裏嘮嘮叨叨。好似在譏笑我家大人。因為主人是徽服私行的。恐有差池。不便發作。否則我就不放他們過去。捉住了拖到衙裏。問箇究竟。

如今大人非但不去加罪他們。反教我追上來請他們講話。不知他們有什麼邪法。像我這樣快的追趕。他們只緩緩的走着。總是追不上。末了。還乘了船走了。難道這隻船。是他們預雇了。停在這裏等的。福安跑得兩腳發疼。追不上道士。追得怒氣勃勃。便在河岸上坐定。等候主人。等了好久。纔見主人慢慢走來。葉淇聲總當福安追着道士了。待近河岸一看。只有福安一箇人。坐在岸邊。道士踪跡不見。看前面是條大河。那邊有條橋。橋對岸。也沒道士踪跡。心想奇怪。那兩箇道士到那裏去了。想着。已到岸邊。福安起來。見過主人。稟道。奴才奉大人之命。追趕道士。追了多時。弄得一身大汗。總是趕不上。直追到這裏。那兩箇道士都已下船駛開去了。要想叫他們。他們都鑽在篷窗裏。看也看不見。加之那隻船。行駛很快。一眨眼間。已揚帆去遠了。說着。用手指給葉淇聲看。見得隱隱地有道布帆。向前行去。葉淇聲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吩咐福安道。既然追不上他們。也就罷了。我們回去罷。福安不明就裏。還是恨恨地。私自咒罵牛鼻子不已。當時主僕兩人。循大路轉回城中。進得衙來。葉淇聲到書房中坐定。細把方才的事。研究一番。料定這兩

箇道士。必是仙家。福安追他不上。仙家有縮地之方。勢所必然。他們說兒子還沒
有死。將來還有回來的日子。那末我就當他沒有死。且等等他看。或者真有這回
奇事的。葉淇聲聽了道士幾句藏頭露尾的話。希望兒子有生回的一天。這種希
望。果然不錯。葉淇聲的兒子。真的有生回的一天。這是怎麼講呢。您想在數十仞
高山頂上的急流滾下去。不要說被水淹死。就是給鱗峒的巖石碰上幾下。也要
粉身碎骨了。怎的會不死呢。說來真奇怪。那葉文燦自從在小橋上一箇踉蹌。撲
向水裏去後。知道這一下。沒了命了。心頭一急。頓時昏將過去。昏去後。就此糢糢
糊糊。似乎覺得有人。將他全身托定。顛倒着。向下送去。過了一會。忽然覺得身子
躺平了。向前直送。再過一會。覺得身子一起。就此猛聽得耳旁有人叫道。葉文燦
快些醒來。他聽着聲音一驚。就此清爽過來。嘴裏吐出了一口水。開眼瞧見面前
站着箇少年。那少年細目長眉。白生生臉膛。穿一領綉衫。像是箇秀才打扮。露着
項。未戴帽。對葉文燦頷首笑了笑。也不開口。葉文燦清醒後。覺得自身仍然播動
着。又聽得水聲滔滔。看四週是白浪滔天。一箇人好似睡在水中央。暗想奇了。這

是什麼所在。仔細看時。原來是在一隻用株古柏鏤空的大船上。橫臥着。除却面前立的那箇少年之外。船尾上還有箇雲鬢蓬鬆。秀髮齊肩。紅裳羽帔的絕色女子。那女子兩眼正視。手把船舵。衝波擊浪。地駕船前進。也不來理會他。等於沒看見一樣。他又想道。記得我是在五泉山上。墮下水去的。此時如何會在這裏了。是了。大約我已死去。因我生前爲人。尙稱不錯。所以冥冥中。用船來接引我。但不知將我接到那裏去。還是接我到彼岸金隄上去。還是將我接引到六道輪迴裏去。又一想。莫非將我接引到靈巖南海去。這箇少年。大約是善才。這箇少女。大約是龍女。這隻船。大約是普渡慈航。葉文燦那時想入非非。少年見他胡思亂想。但對他笑笑。仍不與他講話。那隻船既不用櫓。又不需帆。任他逆流順流。駕駛比箭離弦還快。船越快。浪越大。有些浪竟像山一樣高。從船旁推將過去。但那波浪無論如何洶湧。船裏一點也不會濺進水來。葉文燦神志雖然漸漸清爽。四肢毫無力氣。要想坐起。總是抬不動身。只好在船上橫着。想要開口說話。喉間覺着哽咽。也只好不說。過不多時。波濤漸漸平了。船也漸漸緩了。再過一會。忽然停住。那少年

便伸手來攙葉文燦。并道：葉文燦，你的前程目的已在眼前，可速上岸，向前進行。自有所得，切莫延遲了。說着，已將葉文燦扶起。葉文燦不知究竟，要待問時，那少年只管催促上岸，竟無問話機會，稍一猶豫，早被少年扶上岸去。又聽他說聲：葉文燦，前程珍重，不遠送了。那船便頃刻漾開，驟然掉尾，向那邊如飛而去。葉文燦目送船尾，看少年在船上，遠遠的揮着手，似乎催他前去。他在岸上，呆頓頓的，看到不見了船影，纔回過神，想道：他說我的前程已在目前，不知前去是何所在。既到此地，管他什麼，且向前行去。再說，在葉文燦自己總以已經死了，所以一味的胡思亂想，待到偶然抬頭，看見得太陽正到中天，烈日當空，照在身上，煖烘烘的，看看地上，青草絲絲，連自己人影也映在地上，看看太陽，和人影，使他理會到自己還沒有死。他想聽說人死了，暗無天日的成了鬼，沒有人影的，我上得見天日，下得見人影，這明明是箇人。那末我墮水的一回事，難道是做了場大夢，應當在衙署裏，爲什麼落在這裏。再看身上衣服，不過衣角上稍爲有些水漬，旁的都同未墮水時一樣。他看了衣服，更加模糊，弄不清了。當時糊裏糊塗地，抬頭四望，要

看這裏是什麼所在。忽見前面有一岫橫空。太陽照着。金碧輝煌。蔚成奇觀。他見了。脫口贊道。好去處。這是什麼所在啊。待我犇上前去。領略箇仔細。正是好去處。在糊塗中得來。我葉文燦。今天糊裏糊塗。鬧了半天。倒鬧出一箇好去處來了。也還值得。這時他精神一振。努力向前犇去。走不到一里遠近。已犇到岫下。原來是座高山。山腰裏都是雲氣。白濛濛把山腰籠住。他東西一望。見得那邊有路可通。便從那條路循路上山。看山上石塊。均成笱形。石發碧色。且多嵌空玲瓏。亮晶晶似玉似玦。不同凡質。他想這座山。莫非是鶯嶺雷峯西方佛地。否則如何觸目都是寶光珠氣呢。如此我倒要探箇驪珠出來。纔不負此番不死奇遇。於是越走越起勁。行行重行行。被他繞來繞去。繞到一箇山岡上面。立在山岡上。看岡右面有道瀑布。從山巔凌空直下。一瀉千仞。真是奇觀。他在岡上。立了一會。忽聽得有陣嘸嘸聲。出自岡後。細聆乃是女子說話之聲。他想不好。我在五泉山上。爲的要去看兩箇女子的究竟。以致失足墮了水。此時到了這裏。又有女子來了。從古道。女子是禍水。一些不錯的。我此番可別去理他。自管自遊玩一番再說。這箇念頭

方纔轉出聽得又是一陣說笑聲音他忽然回思道方才我的念頭有些錯誤你
不想要是在五泉山上不見那兩箇女子不會到小橋上去的不上小橋不會落
水的不落水也不到這裏來的看來這箇好去處還是兩箇女子給我造成的那
女子對於別人或許可說是禍水對於我應當說他是福星如今我總是糊塗到
底了管他是禍是福既有人聲待我再尋去要是再落次水或許還有箇比這裏
更好的去處發現也未可知誠如此有什麼不值得呢便急忙回下岡來他聽聲
音從右面來的便向右走去看前面路很曲折猶如螺旋形走不數步驀地起陣
狂風風過處樹木搖曳黃葉亂墮且風中夾着腥膻之氣葉文燦嗅着那陣腥風
猛想到風從虎虎風是帶腥氣的不要裏面有虎呢纔按住脚步忽聽得一聲怪
吼山鳴谷應葉文燦聽吼聲甚近一想不好方才一陣風這時一聲吼定有猛獸
來了不如暫且躲避左右一看路旁有塊大石碑不如往碑後暫躲遂急忙過去
向碑後躲着他纔躲定就聽得谷托谷托的猛獸步聲呼呼的怪風吼聲向碑前
行來獸步聲中却夾雜了幾句嚙嚙鶯聲他在碑後嚇得殼簌無地偷偷望外瞧

看果然有隻猛虎。項粗身短。渾身斑斕。搖頭擺尾。緩緩走近碑前。虎背上騎坐着箇容華蓋世的女子。肩上背了隻花籃。騎在虎的背上。鶯聲嚶嚶的似在那兒呼喝猛虎。催牠跑路。他們打從石碑旁邊過去。轉箇灣向外而去。被山石遮住。就不見了。那時女子的面龐衣服。已被他看得小半。他認得這箇女子。就是在五泉山上看見的。怎的也會在此呢。還會騎了隻猛虎。又一想。是了。我當時曾料他們不是仙家。定是山精木怪。如今已被我看出究竟。果然是此中人物。不必再去跟他。且到別處遊玩。要窺此山全豹。便閃出石碑。整整衣服。打算走了。偶一回顧。忽見那碑上。斑斑駁駁。似有字跡。他便摩挲察看。見得其間。有四句古詩。上款有潭影洞三字。下款有天涯老人題五字。細讀那四句古詩。乃是將前人滕王閣賦上的收場末四句。改換幾字而成的。便念道。

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

洞中仙子今猶在。峯外清泉空自流。

葉文燦讀了四句詩。知道這裏面。還有個潭影洞。潭影洞不是本書第一回上絕

口稱贊的一箇好去處麼。他是在甯夏府古同心城外翠雲岫上的。怎的葉文燦會到了這裏呢。他不是在那蘭五泉山上墮水的麼。皋蘭離翠雲岫有數百里。如何能來的呢。關於這點。想閱者也可想像而得的。總不外是被一隻柏樹船送他到來的。這隻柏樹船。從何而來。船上的少年和少女。是何等樣人。這都慢去表他。往後自然會詳細說明的。且說葉文燦既然發現了潭影洞的字跡。曉得裏面有洞。又從這四句詩上。料想這箇洞。必是箇好去處。要見識見識。便再望曲折之處走去。他進去的地方。雖然方才猛虎出來過。以爲裏面不見得還有着。那知裏面果真還有老虎在着呢。這是他意想不到的。他走不到幾步。忽然狂風又起。吼聲也隨着風聲俱來。他聽了大驚。叫聲不好。虎又來了。連忙倒退出來。重又到石碑後躲定。過不多時。谷托谷托的獸步聲響。又走過一隻猛虎來。他從碑後偷看去。那隻虎與先起過去的一樣大小。虎背上也騎着箇女子。肩上也背了隻花籃。那女子不言不語。虎也走得很快。瞬息便過去了。看了這箇女子。益發使他想起五泉山的兩箇女子。正是他們無疑。想此時騎了虎。大約是歸去的。這箇潭影洞大

約是他們聚合之所。或者他們就住在洞裏的。照碑上詩裏說這句話。已是表明有仙家往來的了。題這碑的天涯老人。一定

這兩箇女子都走了。想裏面不見得再會有第三箇虎的。我仔細尋着了洞。賞鑒一番。就是被老虎吞下肚去。也是願意的。他掬

險。閃出石碑。作第三次尋洞之舉。步步留心的轉將進去。那山路像螺旋形的旋了幾旋。已旋到洞口。看洞口石上有古潭影洞四箇藍字。他見了大喜。想此番足夠飽我的眼福了。又看洞前掛着一道瀑布。把洞口遮住。他脫口贊道。好一桁水晶簾啊。這水晶簾三字。尙未說完。耳旁忽聽得呼呼的響起。這箇聲音。他已經聽過幾次了。一經聽得。心膽皆落。急忙回頭。不看猶可。一看直使他嚇出三魂。驚去六魄。你道什麼。原來那潭影洞口。在距離葉文燦立的所在。一丈多路的石峯旁。就地蹲着一隻斑斕大虫。舉起了左爪。張開了大口。露出了獠牙。豎直了戟鬚。呼呼的低吼着。像要撲過來的情狀。你想到了這箇地位。不論是誰。都要嚇得走頭無路的。葉文燦雖然會武藝。這樣的猛獸。赤手空拳。如何搏鬥得來。想還是三十

六着。走爲上着。正要拔步逃走。忽見那虎後脚一起。前脚一低。頭頸一縮。老實不
客氣。打量撲過來了。欲知後事。且觀下回。

第 三 回

出 明 鏡 鸞 姊 舞 翻 翻

演 火 棍 娉 兒 談 授 受

葉文燦到了潭影洞口。遇到一隻猛虎。張牙舞爪。撲了過來。嚇得他要想拔步逃走。已來不及。說時遲。那時快。突覺眼前一黑。那隻虎。像風馳電掣般。已撲到他身上。兩隻前爪。就在他左右肩上抓定。張開了斗大嘴吧。打算將葉文燦一口吞下肚去。葉文燦這一急。非同小可。真可說。連他所有的三魂六魄。都急得飛到九霄雲外去了。哎唷一聲。眼睛閉起。腿部一軟。倒在地上。頓時昏了過去。葉文燦昏去後。那隻虎。也乘勢着了地。却並不去傷他。就啣住他腰間衣帶。離潭影洞向外走去。繞出螺旋形的山徑。轉過朝陽崗。下山而來。葉文燦在他口裏。甩動着悠悠甦醒了。覺得身體飄搖。睜眼看時。原來是被大虫啣着。向山下走去。嚇得連忙把眼緊閉。心裏想着。今天總是凶多吉少。此時雖尚在虎口之外。想來。他要把我啣到洞裏去飽餐的。再過幾時。一定在他腹中了。想到此處。要逃脫又不能。心中一急。仍舊昏了過去。待到再甦醒時。看此身却在一所觀宇之內的三清殿上。這所三

清殿。佔地不大。裝飾倒很堂皇。且天時已在晚上。壁上點了盞油燈。忽明忽暗地亮着。殿上除却神像之外。黯無一人。他的身子橫躺在蒲團上。便坐起身。仔細想來。不知自身。此時是生是死。是人是鬼。方才是虎口啣着的。怎會到了這箇所在呢。莫非有人把我救下了。那末爲何左右一箇人也沒有呢。他胡裏胡塗想了陣。不明究竟。覺得腹中有些飢餓。便立起身。對外面望望。殿門未關。見得庭中月光滿地。他便踱出殿來。到了庭心。抬頭看着明月。想起父親來了。他想自從今天早上請過早安。退到書房。有一天不曾見面了。父親在衙裏。雖不知孩兒在外。受了這種種遭遇和危險。可是有小使去稟告。一定已知道我墮了水了。也總當我淹死的了。我無兄弟姊妹。父親平素又極珍愛我的。他知道了我的死耗。不知要悲痛到什麼地步。說不定。還要鬧出旁的岔子來。此地又不知是什麼地方。要是熟識路徑。或者是離衙不遠的。那末不管自己是人是鬼。必要回衙一走。去見過父親纔是。葉文燦日夜思親。悽涼萬狀。想了陣。偶然低頭。看見自己人影。猛想到還沒有死。既沒有死。在這觀宇之中。比不得荒山野地。此時雖不見道士。天明總

可見到的。明天問明所以。

罷。他想罷。方要回身進殿。忽

裏去。再一凝視。便已失却踪影。

在蒲團上落坐。面對着庭中。起初腹中

對庭中呆看有頃。覺到倦態。打算在蒲團上磕睡。一瞥見庭中又飛掠過二道金光。也向右面去的。他想這番看得明明的。確有金光掠過。究竟是什麼東西。必須去觀察一下。遂重復走出殿門。下石級。向右轉去。看那邊有道月洞門。越過門。有條走廊。過了走廊。便有座院落。擋住去路。走廊盡頭。正接院落的正門。看門關着。裏面却有亮光射出。便躡足潛踪。走到門旁。偷偷的向門隙中望進去。只見裏面有幅屏風遮着。覷不見一切。亮光乃是從側首牆上發出來的。看去並不是燈。是面幾尺圍圓的明鏡。熠熠放光。照耀得雪亮。他想這件東西。一定是寶物。這箇念頭纔轉出。忽聽得裏面有人宏聲說道。鸞姊來了。卽見有箇半尺長的綽約女子。冉冉從那面明鏡裏走將出來。忽的落了地。便長大到成人一樣。女子落地後。

輕移蓮步。走過去了。要想再看。被屏風遮住。看不見。也不知堂上有多少人。他嫌看得不足。要尋箇去處。細看一下。左右望了。只見那邊有幾扇窗櫺。便過去用指戳破窗紙。極目望裏瞧。這一瞧。被他瞧得清清楚楚了。原來正門上有屏風遮住。側面却沒有。窗上望進去。正對着堂上。看見濟濟跄跄的坐了滿堂的人。也有男的。也有女的。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俊的。也有醜的。也有胖的。也有瘦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細看正中間坐的。乃是箇白髮蒼蒼的和尚。和尚以下。道士佔半數。其餘的是俗家人。有四箇是女子。方才從鏡上下來的那女子。正在堂中曳帶歌舞。歌聲清脆。如百轉黃鶯。聽了心曠神怡。葉文燦對於合坐的人。一一認過。多不相識。惟有四箇人。他看了好生面善。一箇是穿關衫的少年。一箇是婉孌娟秀的女子。那兩人認得是在柏樹船上見過。

洞前騎虎而去的。他看了這四箇。

了這許多人。有何事情待我。

事。想要退下。那坐在老和。

且慢。今日難得老和尚光臨。敝觀應得再歌一闋。以助雅興。那女子聽了。便對老和尚作了箇揖。擺動柳腰。口裏歌着。手足舞蹈起來。且歌且舞。歌得動聽。舞得好。看葉文燦看着。忘了形。幾乎要喊出好字來。連忙掩住口。在那時。忽聽到那舞的高聲歌道。

聲聲河滿子。 潸潸淚盈袖。

故國今安在。 江山已非舊。

這四句歌。葉文燦聽得清楚。正要聽下去。忽見那箇瘦長道士。立起身。一擺手。說道。鸞姊且住。今天有老和尚在此。如何將舊事今事。夾雜亂提。快換箇調兒纔是。老和尚聽了。坐在上面。拈着長鬚。微笑而已。所謂那箇鸞姊的聽了。覺得不好意思。粉頸上立時泛起紅雲。慢慢退下去。直到了明鏡之旁。忽的一來。已飛入鏡中。對外略露半面。少頃。便滅了形跡。那道士見了。似乎有些生氣。想要發作。坐在他身旁的。就是那箇穿襴衫的少年。忙止住道。老和尚心清如水。鸞姊也不是有意。偶然提及。諒亦無傷大雅。請老兄息怒。不如叫婷兒來。舞回棍倒也可助助餘興。

的老和尚仍不開口。依舊微笑。道士聽了。氣似稍平。便道。如此就叫婷兒前來。那少年遂高聲叫道。婷兒在那裏。突聞左面屋裏有人應道。俺來也。應聲未已。只見門裏飛也似的。奔出箇七八歲的小孩子來。那孩子頭挽雙了髻。胸繫紅綾兜肚。四肢不掛半絲。一手拿條亮晶晶的銅棍。到堂中立定。先對老和尚叩了箇頭。再對在坐的各位叩見過。然後把手中棍一擺。舞將起來。舞不多時。那條棍裏忽然會飛出火來。愈飛愈多。這些火並不飛向四週。單在棍上盤繞着。霎時變成一條火棍。光芒四射。耀目奪睛。舞到這裏。那孩子邊舞邊一陣憨笑。引得衆人都笑了。又都絕口稱贊。舞得好棍。又舞夠多時。孩子纔將棍收住。棍停了舞。火也隨着滅了。小孩子放下棍。就地一箇虎跳。兩手隨卽按在地上。兩足倒豎起來。將手足將足彎成了橋形。繞着堂上。循環倒走。衆人看了。又都絕口叫好。那小孩子兩足忽然一收。施箇玉蝦跳水。忽的一來。便翻起空中。在空中會接連翻上七八箇筋斗。最後悄然落地。半點聲息都沒有。看得衆人又都大聲叫道。好玩意。好玩意。小孩子着了地。自鳴得意。對衆人鞠箇躬。要想退下。老和尚却笑着。招招手。叫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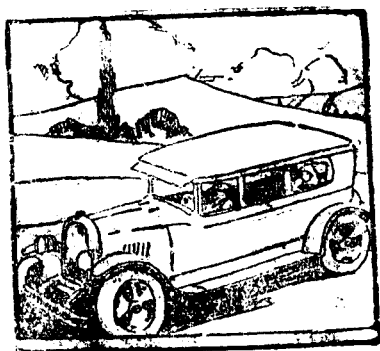
婷兒過來。小孩子見叫趨步上前。站在老和尚身邊。老和尚用手撫摩他頭頂道。你功夫很好。從誰學的呀。方才使的那路棍。叫什麼名稱。你可知道。小孩子應道。我的功夫。是跟我姊姊學的。那路棍。叫夜叉棍。老和尚道。什麼叫做夜叉棍。小孩子道。那我不大詳細。聽我姊姊說。這路棍。是少林寺達摩祖師編的。共總有六路。有大夜叉。小夜叉的分別。他起名夜叉的意思。說是因為羅刹夜叉。神通廣大。所以這棍。叫做夜叉。我姊姊又說。佛門裏把老虎當作巡山夜叉的。少林寺在山裏。一到夜間。防備宵小。便派出巡山和尚。輪流在四山巡查。這去查山的和尚。手裏都提了一條棍。後來就將那路棍法。稱為夜叉棍了。這兩種說法。不知那種是。的和尙聽了。笑道。兩種說法。都有意思。這時衆人都側着頭聽他手揮指劃的。講小孩子又道。我家姊姊說過。他那路棍法。是我家外祖母傳他的。除却大小夜叉棍之外。還有三種呢。一種叫陰手。一種叫排棍。一種叫穿梭。那路陰手。是兩手持棍。要近身入懷的。用的時候。可以將長棍當作短棍用。同這大小夜叉。是表裏相應的。那路排棍。是兩人相排的一來一往。一上一下的。是箇活步無定的棍法。

那路穿梭。學習便難了。他是不能相穿。一伸一縮。左右前後。同穿梭一樣的。那路棍法。手上若無絕頂功夫。不能學。學會了。也不能用。假使用了。那是連棍都保不住。別說棍來保護人了。那些大小夜叉和陰手排棍穿梭五路棍法。我姊姊祇會了四路。那路穿梭。還沒學好。聽姊姊說。我家外祖母。使起那路棍法來。着實好看。真像玉女穿梭。但見呼呼的穿來穿去。有神出鬼沒的情形。老和尚聽他滔滔不絕的講解。聽了精神爲振。眉飛色舞。拈着鬚鬚對他笑着。衆人在座。也聽得出了神。葉文燦在外面。聽得直鑽進耳膜裏去。因爲他也曾學過少林棍學的。乃是五虎下西川。這幾路。對於大小夜叉。陰手排棍穿梭。這些棍。聽也沒聽見過。心想一箇人。要見廣識大。必須到外面走走。否則閉門苦練。練到老來。也不過是箇井底之蛙。又想。看不出這箇小孩子。倒有如此功夫。令人佩服。一壁想。一壁側耳再聽。忽聽老和尚問道。你說你的棍法。是你家姊姊教的。你家姊姊。乃是你家外祖母教的。那末你可曉得。你家外祖母的棍法。是跟誰學的呢。小孩子被老和尚這一問。倒給問住了。說道。那箇我可不曉。除非去問我的姊姊。倘然姊姊不曉得。

只好去問我外祖母自己。老和尚聽了。又笑道。我想問你姊妹。此時不在這裏。要問你的外祖母去。他遠在東洋。更爲不便。不如問箇就近的。省得費事了。小孩子聽了。沉思着道。這箇問就近的。眼前可沒有人。因爲我家外祖母的棍法。祇傳了姊妹一箇人。姊妹又說過。宇宙以內。除却外祖母。沒有第二箇人會的。會的人。尙且沒有。像我會了些。仍不知道底細。教我還去問誰。只有問我姊妹去。次之去問外祖母。算來沒有第三人可問。老和尚聽罷。大笑數聲。說道。真是小孩子。這些話也解不來。我不是對你說。問箇就近的麼。你不明白。東解西釋。益發多事了。現在我且與你說得明白些。叫你去問遠在千里。近在目前的人。就知道你外祖母的棍法。是傳自何人的了。小孩子聽罷。對老和尚一楞。又回頭四座看了一看。訝問道。聽老和尚說的是。座上就有人知道啦。那末座上有這許多人。不知是那位。請老和尚指導。待我來問他。聽他說說究竟。這時坐在老和尚右邊的一箇矮胖道士。覺得忍不住。插口說道。婷兒。你這人。說是很聰明的。怎的連這句話。都聽不明白。你不想想。誰人來問你要指出傳授你外祖母棍法的人。那人就是呀。你又在

他身邊。他就在你眼前。不是近在眼前麼。你如今舍近就遠。就弄得遠在千里了。快把我的話細細想來。小孩子一聽。頓時明白。舉手撲在老和尚懷裏。叫道。老佛爺。你知道的。還問我則甚。請你說給我聽聽。也可使我明白。老和尚聽了大笑道。聲乖孩子。不要吵。待我說來。這時闔堂哄然。有些人說胖道士多事。讓他再去想想。那箇少年道。諸位且請靜些。但聽老和尚道來。衆人便不笑了。聽老和尚對小孩子說道。你家外祖母的棍法。乃是本朝已故水軍大元帥俞通海的胞弟俞通淵傳授的。俞通淵是俞通海所授。俞通海是少林狂僧周顛所授。他得了少林棍法。祇教了通淵通潛兩箇幼弟。後來就稱做俞家棍法。這俞家棍法甚是厲害。老和尚方纔解說完畢。作者倒要趁箇空。說幾句了。講到這俞家棍法。果然厲害。作者現在已將他追輯齊了。成功一部大明俞家棍法圖解。又得友人蕉綠僊館代我在書後附增了許多比筭比鑣的各種古代武術。益覺可貴了。且經過鄙業師李芳宸先生的審定。認爲不朽棍法。此書現在亟待付印。印就後再與讀者相見。作者乘機表過。重入正傳。那老和尚解說完畢後。小孩子側着頭聽得非常滿意。

要待再有所問。忽見堂上大放光明。却見老和尚頂上。露出雪亮圓光來。但見銀光閃爍。映照在數丈之外。老和尚將三光露出後。盤膝坐起。雙手合十。口贊佛號。先唸聲阿彌陀佛。又唸聲護法韋陀。這一聲護法韋陀。尚未唸畢。就聽得虎吼連連。這虎吼聽不出發自何處。但聽得把庭柱屋檐。震動得隆隆作響。葉文燦聽了。毛髮直豎。連忙回頭四看。不見有虎。纔始安心。再就牕隙縫中瞧着。只見滿堂的人。仍好好兒坐着。當作沒事一樣。再看各人頭上。也都有圓光露出了。但是大小不一。也有白如銀的。也有赤如火的。衆人跟老和尚放出頂光後。又都盤膝坐起。閉目合睛。不聲不响了。惟有那箇小孩子。却又不同。他沒有圓光。看他離開老和尚身邊。把頭頂一拍。只見頂上飛出一縷白光。在堂中盤旋飛舞。這時滿堂寂然。小孩子面朝着外。用手指着白光。來來往往。像游龍般夭矯飛舞。舞不多時。小孩子忽然怪叫道。大小夜叉來了。一聲怪叫未已。看堂上各人都將頂光收起。睜眼來看。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四回

玉手纖纖馴猛虎

金蛇虛驚嚇書生

這時堂上衆人正在放光參道。被小孩子怪叫一聲。夜叉來了。衆人聽得忙把頂光收起。睜眼來看。獨有那箇老和尚收了光。却不開眼。端坐着。不作理會。衆人中第一箇先開口問的。便是那箇矮胖道士。問小孩子道。夜叉在那裏。小孩子聽了。把手一指庭中。說道。那邊來的。不是麼。衆人聽了。一齊看去。但見那邊有六盞大綠燈。四盞小綠燈。在前面引道。衆人看了一時不察。誤當真的。有夜叉來了。不免都要預備降伏的手段。忽見老和尚重把頂上圓光向遠處放出。直照到那六盞大燈四盞小燈的中間。那邊起初本是亮的。待衆人收了光之後就暗了。所以來者是什麼。有些看不清。此時被老和尚的光一放。又照得全院通明。什麼都看見了。衆人看時。你道來者是什麼。乃是三隻大虎。和兩隻小虎。大小綠燈。是虎的眼睛。衆人看了。都拍手笑道。我說道是什麼。原來是羅刹夜叉。說時。那大小五隻虎。已走到堂前。不敢再走上走。看他似乎很懂禮數的。對着堂上屈下前腿。跪將下。

去且很有秩序的。三隻大虎在前。兩隻小虎在後。猶如人間上祭之時。分出長幼一般。那五隻虎在地上。點了幾點虎額。算是叩頭。叩罷頭。伏着不動。此時坐在堂上的。有兩箇女的。緩緩立起身來。走近五虎面前。伸出纖纖玉手。低下身。在三隻大虎頭上。拍了幾下。嬌聲說道。南山三傑聽者。今晚老和尚來此。本是來說法的。因爲談了些塵俗世事。和方才玩樂了一番。覺得時間不早了。老和尚快要回去。我們有事。也要走了。我曉得你們在外面。知道了這箇消息。趕回來聽道。可是今天有種種關係。聽不到了。只好等到下次罷。現在你們可退出去。到院落外面。四面查看查看。有沒有旁的事情。快快去罷。五隻虎聽畢吩咐。當時立起前腿。那五條虎尾。也一齊豎起。全身斑斕錦毛。也隨着抖擻。大的虎。登時有牯牛般大。小的虎。登時有騾子般大了。且一齊吼了聲。吼時。庭柱屋檐。又覺得隆隆發響。五虎吼罷。掉轉身。如飛的向外而來。葉文燦貼在窗上。一想不妙。倘然查到外面。見了我不是。又要落在虎口麼。快些逃回殿中去。躲着再說。想罷。也不敢再行偷瞧。急急忙忙溜出廊下。趲過月洞門。聽後面有呼呼風聲。不敢停步。慌忙跑到大殿裏。回

身把門關上。退到蒲團上。坐定。喘過一口氣。拭了把汗。纔細細想起。方才看到的種種情形。他想到。柏樹船上。渡我的那兩箇少年和女子。也在這裏。肩負花籃。騎着老虎的女子。也在這裏。其餘的。雖然不認識。也可想見他們都是一起兒的。起初我還疑心他們是妖是怪。待到看見他們頂光之後。曉得各人都是仙家。我常聽人家說過。頭上有黑氣的。是妖怪。有白光的是仙家。有金光的是佛祖。這些人老和尚頭上。雖沒金光。他的白光。已有金黃氣。而且特別的大。看此人雖非佛祖。必在仙佛之間了。還有幾箇。頭上有赤光的。不知是怎麼解說。那箇小孩子。放的白光。與各人又不同。各人放的。乃是圓的。在頭上不稍離開的。他的光。能夠飛來飛去。任他手上指揮的。這算什麼。繼而一想。聽說有種人。稱爲劍仙的。他放的劍光。可以驅之千里之外。殺人於瞬息之間。莫非他就是劍仙麼。想到他們說的話。最初聽到的。有箇女子。從一面鏡子裏跳出來的。叫做什麼鸞姊。他會歌舞。在歌舞時候。曾經唱出四句歌詞。聽來不過是憑弔故國之意。也不足爲奇。但是這長道士。爲什麼說老和尚在此。不可將舊事新事。夾雜亂提。不知老和尚又是何等

樣人。何故對他不能說這句話。要曉得這四句話。乃是帝皇失敗。河山破碎的感嘆語。細味語氣。所謂江山已非舊云者。莫非明朝氣數已終。便要改換江山了。那末這箇和尚。明明是明朝的過去天子。唉。這又奇了。明朝過去的天子。有誰去做。了和尚的呢。他低了頭。推想了一會道。有了。那箇半邊月兒。不是聽說他削髮披緇。出家爲僧的麼。不錯不錯。一定是他了。喔。原來他已修到這箇地步了。倒也不容易。終究他們是天子。夙根深厚。一修便成。想到這裏。作者要補說幾句了。葉文燦推想那箇老和尚的出身。說他是半邊月兒。這半邊月兒。四箇字。甚是奇突。葉文燦不肯說明。作者不能不敘一些因由。原來那箇半邊月兒。在做太子之時。他的父親。曾經教他做過一首詩。那詩題是咏新月。他的詩是『誰將玉指甲。捏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讀者諸君看了這首詩。便可以猜測這老和尚究竟是誰了。且說葉文燦。又想到那箇瘦長的和一箇矮胖的道士。想這兩箇道士。和其他的道士。大約都是本觀的常住。待到天明。摠可和他們見面的。當初我本想明天見了他們。問明路徑。回家去的。自從方才見到了這許多異人。歸家

的思想。便沒有了。我想這箇地方。是難得踏到的。方才給我看見的。許多怪異。也不是容易遇着的。算我有緣。豈可當面錯過。我本來是看破世情。淡於進取的。倒不如就在此地。拜師修真。求箇將來出路。我有了出路。再去度我的父親。豈不是好。他想到這裏。不覺快活起來。過了一會。又覺得倦憊。便漸漸入睡去了。待到一覺醒來。天已發曉。摩挲睡眼。舉目四看。忽見殿後角門上。走出一箇童子。那童子走近葉文燦面前。口稱葉公子。我家主人有請。葉文燦心中已盤算了一夜。總以爲天亮後。看見的。必是道士。或者是箇道童。却想不到會有人來請。而且來請的。會是箇俗裝童子。使也不去管他。有人來請。正是求之不得。馬上立起身來。整整衣冠。向童子道。你家主人貴姓。現在那裏。童子回道。我家主人。在後面院落裏。不必多問。請進去談談。自會明白的。葉文燦聽了。看那童子說話很高抗。便也不敢多問。隨着童子。走進殿後角門。繞過三次曲廊。穿過兩道秋葉門。到了一所大天井中。看天井對面有許多房子。中間有五間是正房。兩旁各有兩間是耳房。耳房面前。有花壇。壇裏栽着些奇異的菊花。五間正房中間。是會客廳。廳上佈置得甚

是富麗。掛滿了珠燈。張着繡幔。像有喜慶事情一樣。這是葉文燦在天井中。一頭走。一頭看得的。待走到廳堂之上。益發使他看了發呆。讀者想那葉文燦。非是貧家子弟。他父親是箇封疆大臣。平素也可說是見多識廣的了。普通物事。差不多他都見過。怎的見了這裏的陳設。就會呆住呢。那末待我說幾件給諸位聽聽。在那廳堂階石的左右地上。放着一對金鸞紫羅排羅立馬寶。這對寶物。乃是從前唐明皇賜給安祿山的。不知如何。會落在此地。至於其他的。像那璇瑰。碧瑤。白珩。琅玕。這一類。世所不經見的東西。他們却做了窗戶上的裝飾品。全廳堂上的桌椅。都是晶瑩皎潔的白玉雕成的。你想單這桌椅大小的白玉。人世間尋得到麼。還有比七尺男子高的珊瑚樹。有兩株。却把他造成了一對燭台。地上鋪的。不是木板。也不是磚石。乃是全綠的翡翠。壁上掛的書畫卷軸。都是歷朝大名家手筆。且是世上失傳的東西。像那張飛寫的飛字。岳飛寫的忠字。王維畫的靈霄寶殿。書畫之外。還架着伯牙彈過而被摔破的半段碎琴。唐三藏西天取來的心經原本。姜尚釣起周室八百年乾坤的釣竿。孔明指揮三軍的羽扇。這些東西。更是無

處可覓的希世之寶也。難怪文燦爲之咋舌了。其餘的一切一時也寫不盡。只好從略。當時葉文燦對這金碧輝煌。目不暇給的廳堂。一時看呆了。立着不走。被童子叫道。葉公子請到堂上坐。文燦被這一聲叫喚。纔回過神來。便隨他到了堂上。却見並無一人。童子道。公子請在這裏少坐。我家主人就要出來的。文燦點點頭。便向白玉圍椅上坐定。覺得光滑滑。涼颼颼。別有妙處。坐下後。抬着頭。四面亂瞧。實在賞鑒不了這許多珍品。正看間。童子已送上茶來。是只八寶蓋碗。文燦暗想這裏的茶。不是龍團雀舌。定是這念頭尙未想完。忽聽得童子叫道。主人來了。文燦忙立起身來。一看那箇主人。原來是認識的。你道是誰。就是送文燦到清水河去的。那隻柏樹船上的襴衫少年。文燦連忙趨步上前。向少年跪下。口稱救命恩仙。今日得能登堂相見。實出三生大幸。望恩仙不棄凡愚。收我做箇徒弟。我願在此修真學道。不願回家去了。少年聽了。一壁將他攙起。一壁對他說道。葉公子不必多禮。你所說的話。且請坐下來再講。文燦立着不敢坐。少年道。此地不拘俗禮。只管請坐。說時。他已坐下。文燦只得在末位坐定。那少年先說道。方才葉公子叫

我做恩仙。那却錯了。我並沒有加恩於你。那天用柏樹船送你到清水河翠雲岫去。乃是奉着我師父天涯老人之命。我不過奉公辦事。你要謝恩。還得謝我的師父纔對。你又說要我收你爲徒。這可不敢。我自己還未修煉成功呢。但看你一片至誠。我來指引你一條明路。你的師父早已有人了。而且也在這裏。但是你膽小。恐怕見了師父。要驚懼失措。不敢投拜呢。葉文燦屏息凝神的聽那少年講完。才知道他的師父叫天涯老人。這箇名字。我在潭影洞的石碑上見過的。原來是他的師父。還有我要求他收爲徒弟。他不肯。說我原有師父在着。由他指條路。就可得見的。又說那師父恐怕我膽小。不敢投拜。大約是箇奇形怪狀的怪人。那倒不要緊。旣是我的師父。不管他如何。懼怕則甚。我現在且再問他箇仔細。便問道。恩仙說救我的命。乃是令師主意。但不知令師現在那裏。可否去面謝大恩。少年道。那倒無須。我的師父。行踪飄忽。四海爲家。沒一定地方可去拜會的。葉文燦道。原來如此。那只好待諸異日了。又問道。恩仙旣不肯收我爲徒。說我自自師父。但恐我膽小。不敢投拜。我求道心切。不管如何。總得放大了膽。前去認師。請恩仙指引。

則箇少年笑了。笑說道：你真有膽量。我就馬上引見你的師父。此時到山前去了。大約過不多時，就要回來的。你且在這裏少候。但是話要對你說明。你跟他學道。將來如有可怕的地方，不要嚇壞了膽。反來怪我纔是。葉文燦道：那箇決不會的。我自信膽量很大。況且已經說明了。是我的師父。不論他如何凶惡，豈有嚇壞了膽的道理。少年聽了，又笑道：不錯。我固然曉得你膽大的。要是不大，你在五泉山上，也不會去追尋人家了。然而你膽雖大，在你的師父面前，從前已經嚇壞過兩次。所以我說，恐怕你見了他，仍要害怕。少年說出這句話時，文燦聽了，心中疑訝。不知在那裏，已經見過我那師父。到底師父是誰啊。嚇些什麼啊。正要問時，少年說道：如今閑話少說。等你師父來了，再講。現在且請用茶。這裏的茶，是外人難得喝到的。你且看看。茶色如何。文燦聽了，便揭開碗蓋。滿心想着。碗蓋開後，定有異香撲鼻。熱氣上騰。那知纔揭開少許，嚇得連忙蓋上。你道碗內是什麼。碗內並不是茶。乃是一條小小蟒蛇。蟠在裏面。抬着頭。吐出紅舌信。對文燦眈眈看着。文燦心裏亂跳。偷眼看那少年，倒也有碗茶。端在手中。湊近嘴。喝着。却是真茶。文燦想

道。這箇明明是他來捉弄我。或者是要試試我的膽量。那末我須得裝做大膽。不要露出害怕。被他看輕。當時依舊很自然的坐着。少年見狀。將茶碗放下。問道。葉公子茶色如何。爲何不喝。莫非嫌這茶不佳。說着。便高叫道。行兒何在。堂後立時閃出箇童子來。上前對少年一揖。少年吩咐道。貴客在此。如何不獻好茶。快去換上好的來。童子應聲。端了茶。退下去。過不多時。重又端上一碗。少年問道。這茶可是好的。童子應道。是頂好的。少年便讓文燦喝。文燦想此番總是真茶了。你看蓋沿裏還有熱氣升出呢。他便確信無疑的。左手端起碗。右手去揭蓋。想湊近嘴邊去喝。這蓋一揭。嚇得他哎喲一聲。連碗帶蓋。拋向地上。豁郎一聲。跌得粉碎。欲知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再敘。

第五回

怪師父千里御腥風

新學徒單身入虎穴

葉文燦總以爲第二碗茶。一定是可以喝的了。那知揭開碗蓋着時。依舊是方才所見的一條小蟒蛇。因爲此時揭開了蓋。且又湊近嘴邊。那條蛇。便打算對他嘴裏飛進去。故而一嚇。脫手將碗丟了。說也奇怪。這碗落地粉碎之後。只看見滿地是水。且有一片片狼細的茶葉。那裏有甚麼蛇。文燦丟了碗。覺得侷促不安。少年忙安慰他道。那不妨事。遂叫童兒出來。把碎碗收拾過了。文燦心中懷疑。方才揭蓋看時。明明是一條蛇。怎的落在地上。又是碗茶了呢。不去管他。想來仙家的茶。是沒福享受的。我也不要喝了。專等師父來罷。想罷。必恭必敬的坐著。少年也不多講什麼。對昨晚之事。更不提及一句。過不多時。忽見外面急急忙忙的跑進來一箇人。那人是誰。就是昨天晚上舞火棍的小孩子。那小孩子跑到廳上。對少年行箇禮。說道。姪兒奉了花師伯的命。教我來報箇信。他說南山二爺的兒子。今天早晨。在大散關前。被混世魔王曹操。一箭射傷了左目。且被他們捉住了。南山二

爺得了消息立刻起程趕到那邊搭救去了。花師伯防這裏有人等着教我來報箇信。關照一聲。少年聽了。道聲知道了。你去罷。小孩子回身。跳跳躍躍。如飛而去。葉文燦聽他們說的。什麼南山二爺。花師伯。還有什麼叫混世魔王曹操。猛然一想。是了。那箇混世魔王曹操。不是聽見父親說過。乃是陝西亂賊。李自成手下的餘黨麼。想這裏都是仙家。有了不得的本領。怎的南山二爺的兒子。會給他們射傷眼睛。捉了去呢。倒也奇了。他正在思想。少年忽對他道。方才你可聽見。那小孩子說的。南山二爺。爲了兒子事情。到大散關前去了。這箇南山二爺。就是你的師父別號啊。他的兒子。在大散關前遊玩。被亂賊李自成的餘黨混世王曹操。射傷了左目。捉去了。那箇曹操。有張彫弓。很厲害。你師父去。不知妥當與否。我得去看。也好助助陣。你可在這裏坐着。等他回來。再拜見他是了。葉文燦連聲應着。好少年便叫童子出來。教他領了葉文燦。到裏面去。葉文燦道別了少年。隨童子往裏走。回頭看着少年。已出廳堂向外去了。葉文燦到了裏面。一間很精雅的書室中。童子對他道。這房間是我家主人的書室。你就在這裏坐着罷。說畢。回身出

去少頃。又端了碗茶進來。請文燦喝。文燦已上過兩次當。這次不敢領教了。童子見他不喝。似乎會意。笑着道。葉公子。你怕茶裏還有蛇麼。你放心。且看這碗茶。有沒有的。說着。代他揭開碗蓋。一看。果然是碗清香四溢的好茶。葉文燦見了。茶和聽那童子所說的話。想道。原來他也曉得剛纔的碗中有蛇。那末明明。是主僕相串。故意捉弄我的。心裏很有些不快活。對於這碗茶。索性也不要喝了。童子覩狀。似乎又會意了。旋即狂笑道。究竟是塵俗中人。不曾省得玄妙。童子一頭說。一頭出去了。文燦不知這玄妙兩字。作什麼解。想待他進來時問他。不一回。果然又進來了。手裏拿了枝藏香。點着了。插在窗上香爐裏。回身要走。被文燦叫住。問他道。方才小童所說的。說我不曾省得玄妙。這玄妙兩字。怎樣解說。倒要請小哥指示。童子聽了。對他看看。說道。你要我解說麼。但問你自己好了。你自己從前是什麼。這裏面就是什麼。童子說了這幾句話。又走了。葉文燦聽了。更加弄不明白。他說我從前是什麼。便是什麼。難道我從前是條蟒蛇麼。繼而靈機一轉。想道是了。莫非我前生是條蟒蛇。今生成爲人形的。他們將我的原形。給我看看。教我省悟。那

末輪迴六道的說法。確實不虛的了。又過一回。童子又進來了。手裏端了一盆白色棗子。對葉文燦道。公子你有一天多不曾吃東西了。餓麼。這裏有白棗數枚。請你略爲充飢。說到這裏。忽聽得外面金鼓喧天。喊殺連聲。好似有千軍萬馬。文燦不及吃棗。忙問道。這外面是什麼。童子眉頭一皺。說道。你且坐着。待我出去看來。說罷。返身似飛的去了。童子去後。外面金鼓聲。喊殺聲。益發大了。文燦也不管他自己肚裏已經餓極。拿起棗子來就吃。纔吃了兩枚。肚裏一陣雷鳴。要想再吃幾枚。覺得已狠飽了。怪道。仙家棗子。一二枚就能這們飽。看盆內還有五枚。趁此時童子不在這裏。不如把來袖了。待到回家之時。獻與父親嘗嘗異味。想着。就取餘棗。藏入懷中。手還沒有伸回。童子已犇進來了。葉文燦恐他見了。難以爲情。慌忙伸出手來。假裝整整頭巾。那童子。瞧了文燦一眼。笑道。葉公子外面並不是什麼。乃是亂賊滿天星。同闖場天。假本宅外面的一片大草場上。正在自相火併呢。文燦便問這裏是什麼地方。童子道。這裏是陝西寶鷄縣。葉文燦聽了一驚。怎的我會到了陝西來了。又問亂賊在宅外火併。也會闖進這裏來麼。童子笑道。那裏會

呢。我們就開直了大門。他們望也不敢望一望。你歡喜去看看廝殺麼。我可以帶你到高閣上。憑欄觀看。好麼。文燦一想。我坐在這裏。頗感寂寞。不如隨他去看看。也可見識賊勢如何。遂道。狠好。童子便領了文燦。來到一處高閣之上。那高閣四面皆窗。週圍可望。童子叫他向南憑窗外望。文燦依言對外一看。但見旌旗飄搖。刀槍亂舞。兩隊賊兵。約共有數千人馬。正在混戰。看他們刀起處。頭顱高飛。槍刺時。鮮血四射。有的墮馬被砍。血洒黃土。有的折戈被擒。反縛受斬。正是殺人如麻。流血成河。一時想起那篇有名的古戰場文來。不料今日親臨其境。看看令人悽然。那兩隊賊人。互相殘殺。殺得難解難分。正看間。忽聽得嗖的一聲。有一枝冷箭。從他頭上過去。打從北面窗戶飛出。把他的頭巾穿了一洞。他心中吃驚。不敢再看。仍教童子相領下樓。回到書房中。想亂賊猖獗如此。難道這些官兵。都置之不管的麼。偶一回頭。看見那箇壁上。掛着一幅神像。長方面孔。星眉朗目。頭戴金盔。身披文武朝袍。手持磨節。巍然兀立。文燦想這是誰啊。是岳武穆麼。又看上面有題跋。遂過去細看。上款寫着兵部右侍郎。贈太傅。諡肅愍。先大父廷益公遺像。下

款寫着。嗣孫于文雲拜題。文燦看罷。想道。這箇于廷益。乃是于謙啊。便問童子道。這幅神像。爲何掛在此處。童子應道。實對你說罷。這是我家主人的祖父。我家主人。便是于肅愍公的孫兒。文燦肅然道。原來如此。不想肅愍公的嗣孫。已成了仙人了。今日不是你說。世間却有誰人曉得。讀者可知。這箇于肅愍公。是何等樣人。他乃是箇大大忠臣。在明朝英宗時代。安邦定國。做過一番勳名事業。後來被奸臣石亨徐有貞等誣害。慘死非命。臨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肅愍公有箇兒子。叫于冕。于冕被發配到龍門去的。于冕也有箇兒子。就是于文雲。那時于文雲纔四歲。遇到祖父被害。父親發配。家產藉沒入官。在那家破人亡之時。不知怎的。遇着了天涯老人。將他救了回來。帶到潭影洞裏。撫養成人。就教他修道。參真。待得道後。便悟徹了過去的事蹟。用道法想見了祖父遺容。遂依像繪圖。掛在書室裏。朝夕拜叩。今天被葉文燦看見。他想到。怪不得輕輕年紀。有這們道行。原來是大忠臣的後裔。可知忠臣孝子。修道也比常人容易。正想間。聽得外面咳嗽聲起。童子叫道。葉公子。我家主人回來了。文燦急回頭看時。瞥見于文雲。已飄然入室。文

燦忙上前拜見于文雲。一擺手道：「葉公子少禮。你的師父已在外面了，可隨我出去。行箇門生禮就是了。」文燦大喜，即隨了于文雲走到廳堂上。一看，乃是箇棗紅臉的大漢。那大漢赤身不着衣服，頭上戴了一頂虎頭帽，腰間圍了一幅虎皮，赤着脚，脚大如象蹄，手大如蕉扇，胸前長滿了黃毛，額上皮紋隱隱的現出箇「王」字。眼睛放出綠光，比馬鈴還大，闊口露牙，留了幾根鬚鬚，又長又粗，兩面橫出，好像貓鬚鬚一般。說起話來，聲音宏大，有如金鐘響亮。坐着有八尺開外高，立起時，總得在一丈以上。舊小說上說的，腰大十圍，膀闊三停，來描寫這箇人，倒很像真。葉文燦對他上下全身，呆看了些時，想道：「這箇人，不過生得雄偉怪異，也沒十分可怕之處。但像是箇捕獸的獵人，叫我拜他爲師，跟他學些什麼呢？仔細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雖生得醜陋，想那佛門五白阿羅漢，多半是奇形怪狀的。于仙旣肯紹介，我拜他爲師之後，當然有好處的。且莫管他，就此上前拜見。那時于文雲教童子在大漢面前，鋪了一方紅氈氈，教葉文燦拜師。文燦遂恭恭敬敬的跪下，拜了四拜。大漢也不客氣，端坐受禮，並不攙讓。拜畢起來，又謝過于文

雲紹介之恩。聽于文雲吩咐道：你如今有了師父了。可好好隨師父回去。苦苦用功。待過了五年。到東青岡坪候我。不可有誤。文燦唯唯聽命。但不知這東青岡坪在甚麼地方。待要問時。聽他的師父大聲說道：葉文燦隨我來。遂不好再問。跟了大漢就走。大漢臨走之時。對少年就地叩了箇頭。文燦看了。心想這箇于仙。真了不得。我的師父。尚且對他這樣尊敬。可知他的道行。比我師父更要高多了。可惜我沒福拜他爲師。又一想。我不是大忠臣之後。又不是箇孝子。只可跟這箇師父。沒話說的。當下便死心塌地的。跟了大漢。離開廳堂。直出三清殿。來到觀門口。這觀門口。文燦還未到過。抬頭一看。甚是富麗。大門上面有方匾額。寫的是太上凌雲觀五箇大字。一出大門。耳中又聽得金鼓喊殺之聲。左右一看。四面都是賊人。他見了有些舉步不前。只聽得師父回頭叫道：葉文燦。隨我來。這些毛賊正在火併。休去理會他。說罷。伸手拉了葉文燦便走。他這像蕉手般大的手。文燦被他拉了。猶如大人拉嬰孩一般。身不由主。脚不點地。隨着那位師父在賊人的千軍萬馬。刀槍劍戟之中。走將過去。如入無人之境。這許多賊人。好像一些沒有看見。任

他們穿出重圍。葉文燦到此纔有些佩服起來。想這箇師父果是有道行的。且看方才有許多刀槍亂劈亂刺過來。到了我們面前都劈刺向別處去了。回頭看看那些賊兵依舊那裏廝殺。要尋那所太上凌雲觀。可已失了影踪了。他們穿出重圍之後。大漢就止住步。伸手拔下兩根胸毛。給葉文燦。教他在左右兩隻鞋內各藏一根。遂卽放了葉文燦的手。大叫一聲。葉文燦隨我來也。叫聲未已。腥風驟起。葉文燦嗅了。當是又有虎來了。待要看時。不料這陣風大得狠。已將葉文燦身軀吹起空中。耳旁邊只聽得呼呼的聲響。嚇得葉文燦喪了魂魄。看自己身體已被風捲在半天裏。連師父都不見了。一想。要是墮下去。包沒了命了。一念未已。聽得耳畔有人叫道。葉文燦閉起眼來。這聲音像是師父。心知這陣風是師父弄的。玄虛了。便放了心。依言閉起眼來。只聽得風聲呼呼的响了多時。忽然不响了。覺得身子也着了地。耳畔又聽得叫道。葉文燦可開眼來。待到文燦開眼看時。此身已在一箇山洞之前。那所山洞並不十分大。山也不十分清秀。像是座荒山。但是高得狠。看看青天就在頂上了。山上天風呼呼。其勢雄猛。身體飄搖。幾被吹去。他既

到了山上，看師父已立在面前，用手指着道：「那邊一箇山洞，葉文燦，你可先進洞去。」我就進來。葉文燦答應着，走進洞前，只見洞不甚高，却甚明亮，低着頭，走進洞中，約有兩丈見方地位，上面有箇石孔，光線就從這裏透進來。洞中有石桌、石櫬、石床等類，除了這些東西之外，還有兩箇大漢，兩箇小孩子，在洞中坐着，看這兩箇大漢的形狀，坐相和打扮，與自己師父絲毫無二，就是兩箇小孩子，也是這樣坐相和打扮的。兩箇大漢是坐在石櫬上面，兩箇小孩子是坐在大漢身旁的地上。坐在右首大漢身邊的一箇小孩，一隻眼睛用布包着，像是害了病。洞中四箇人坐着，不言不笑，突見葉文燦進洞來，似乎吃了一驚。當時一齊立起身來，大聲喝道：「那裏來的毛賊，敢直闖進來，你不要命了麼？」這時四箇大小喉嚨一齊喊着，而且在山洞之中，聲音震盪，比天雷還要響上十倍。那四箇人都張開了血盆大口，露出七八寸長的牙齒，像要吞人似的。在葉文燦驚魂未定，目眩心慌之時，看那四箇人好像不是人，乃是大小四隻大虫，心想這還了得。他這一驚一嚇，竟仰面翻身，栽倒地上，昏迷過去，欲知究竟，且看下回。

第六回

吞金葉苦心煉飛劍

弑福王流寇擾中原

葉文燦昏倒後。他師父走了進去。將他喚醒。醒後開眼看時。見師父在面前。那四箇人。照舊坐在原處。對葉文燦睜眼看着。那師父將文燦扶起。問他所以。葉文燦不好說。看見了四箇人像老虎。只得說徒弟進來。這幾位不認識我。把我呼喝了一頓。我就驚倒地上了。師父道。你也太膽小了。何必害怕。這幾位都是自己人啊。我給你引見引見。便指着左首的大漢道。那位是你的師伯南山大爺。又指着右首的道。這位是你的師叔南山三爺。又指着地上坐的兩箇小大漢道。這兩箇都是我的兒子。指着一箇用布包着眼的道。他叫大風。指着沒布包的道。他叫大雄。你們是師兄弟。此後多親多近。說時。兩箇小大漢已立起身來。和文燦見禮。文燦與他們一一廝見過了。心中方始安定。但是還有些疑惑。想方才看見的明明都是老虎。又一想。不會的。不見他們頭上戴的虎頭帽。身上披的虎皮袴麼。一定是我眼花了。着錯的。他們都是我師父的弟兄和兒子。那有什麼意外的關係。想至

此處又放了心。只聽他師父道：這裏就是我和兩箇兒子住的。你的師伯師叔都住在別處。他們今天來者是探望侄兒眼病來的。因爲我那大風兒今天到大散關前遊玩。被亂賊混世魔王曹操無故放了一箭。將他左眼射傷。且將他擒了去。他一箇人孤掌難鳴。竟被他們帶進賊營。險些傷命。幸得我得了別人的報告。立時趕到那裏。將混世魔王曹操一刀斬爲兩段。殺散賊兵。帶了我兒子回來。回來後。就到你那邊來接你。我去之時。你師伯師叔都不在這裏。且不知道今天有你來此的一回事。他們只因得了姪兒受傷的消息。莽來探望。不料看見了你這箇陌生人。闖進洞來。這裏是人跡不到的地方。他們誤會是山精木怪。故而對你吆喝。你也太膽小。一喝便驚倒了。如今都對你說明了。可不要再害怕。好好兒在這裏住着。待我來教你學習功夫。他師父說到這裏。只見那師伯師叔一齊起身。對師父說道：我倆有事要走了。侄兒的眼睛。看來是要成爲殘病的了。最好到東青岡坪去尋找那箇雙癩子來。請他醫治。或者尙可復元。師父道：你們要去麼。我也不留了。你們說的那箇雙癩子。那人可不容易找尋。要是尋着了。倒保可醫好的。

誰人不曉得他是箇醫仙呢。兩人齊道。不錯啊。聽說從前孫思邈的龍宮方案都落在他手中呢。師父道。如此我得設法去找尋他。兩人說。那末我們走了。隔天再來賀你收徒之喜罷。師父笑道。自己兄弟也說客氣話起來了。兩人聞言。大聲笑着。出洞而去。師父送到洞口。回身轉來。向石櫬上坐下。對葉文燦道。你過來坐下了。聽爲師的詳細對你說幾句。文燦依言也。走至那邊石櫬上坐定。心中想道。看師父形狀。雖是十分凶蠻。說話時倒文縷縷的。並沒半點粗暴之氣。舉動也很安定。比不得方才去的二位師伯師叔。就粗暴多了。他一邊想。一邊側着頭。聽師父吩咐。只聽師父接着說道。我老實對你說。我這箇人真不配收徒弟。因爲我自己尚在跟人家學習修煉呢。但是我奉了花師伯之命。他說我與你三世有緣。應得成爲師徒。這樣我纔勉強答應了。講到那箇花師伯。想你也見過兩面的。說到這裏。他師父自知失言。忽然改口道。喔。他與你雖無一面之緣。但他曉得你父親據說與你父親還有些瓜葛之親呢。有這些關係。我益發難以推却。說到這裏。又頓了頓。文燦靜靜聽着。聽到什麼花師伯。與我見過兩面的。忽又說與我雖無一面

之緣。心中甚是疑惑。想師父說話。前言不對後語。諒必此中別有隱情。我也不便追問。且聽下去。再說。師父又道。我既收你爲徒。必須教你些功夫。纔是。但是我的道行很淺。教不出甚麼好功夫。這箇意思。我也曾對花師伯說過。他道。你夙根甚好。不過被塵俗污染太深。功德淺些。一時間。要參修高深大道。不容易。猶如哺乳的嬰孩。便給他飯吃。要防他胃納不化。釀成疾病。反連乳汁都嘔不下了。所以叫我先教你一種淺近功夫。等學會了。使你得些清氣。脫却塵俗。再去造就些功德。功德深厚。方好修真。如今話已說明。你可伸左手過來。待我先教你入手方法。文燦聽這一席話。覺得很有意思。想一箇人要修煉。當然是由淺入深。決沒有一修便成仙佛的。雖然世上有人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都是誤解。若說真是放下屠刀。就可成佛。那末做屠戶的一到年老不幹了。但放下刀。不就成了佛麼。如此容易。西方所有的佛。都是屠戶做的了。再說屠戶都可成佛。那麼人要成佛。只要先去做屠戶。這樣一來。恐怕三十三天。也不夠他們居住。要另外擴充箇六十六天才行哩。文燦心裏想着。遂卽伸出左手。交給師父看。師父握住他手。看了

幾眼。說道：「可惜你內部的精髓已經略有搖動。否則可以教你練上宮。現在只可教你練中宮了。好在你將來的造就並不在此。這箇不過是箇過渡的。將來還有高明的指教你呢。」文燦聽了上幾句。說他精髓略有搖動過。他想我一向守身如玉。怎會搖動。繼而一想是了。記得去年夏間。在朋友家中。無意中見到一本淫書。心中曾經一動。當時急把那書拋却。且囑咐友人。毀之於火。免得貽害子弟。不想這一動。已犯了有動乎中。必搖其精的那句話了。淫書淫畫。委實可怕。如今據他說我。只能練中宮。不能練上宮了。不知這中宮如何練法。他又道：「這箇是過渡的。將來還有高深的。來指教我呢。那是最快慰的事。現在我就用心修煉這箇過渡的便了。」那時他師父放了他手。立起身來。忽然回頭喝道：「你看兩箇蠢才。又在渴睡了。」文燦聽說也回頭一看。却見大風大雄兩箇兄弟。在同一石檯上。呼呼打盹。身體搖搖幌幌。低了頭。口中涎沫淌得長長的。甚是難看。師父罵着。就過去在各人頭上。拍了一下。兩人經師父一拍。都跳了起來。嘴裏呼呼的作响。似有怒意。聽師父又罵道：「不要臉的。有新師弟在此講話。青天白日。就會打盹。像什麼樣兒。」

兩人被罵。纔不聲不响。只睜大了環眼。閃閃放光。呆看着文燦。文燦看了他們目光。有些害怕。不敢和他們對看。但回頭去看師父。已在那邊石壁上掛的豹皮囊裏。摸索東西。不多時。摸到了。便過來付與葉文燦。文燦伸手接過來看時。乃是一片不滿三分長。一分闊。比紙還薄的金葉。文燦托在手中。不明用意。只聽得師父說道。葉文燦。你別小覷了。這片金葉。雖然是箇葦爾小物。只要加上些功夫。練好了。哈哈。他便能憑你指揮。你能夠仗了他。飛升太空。遊行天下。你可附耳過來。便湊近文燦耳邊。低低的教他怎樣練法。五年便可告成。練時。不可告訴這箇蠢才。因為他們都不配教這箇功夫。故而單單密授與你。文燦聽了。連連點頭。應是他師父囑咐已畢。便說要往東青岡坪找尋雙癩子去了。過幾天就回來的。你在這裏苦苦用功。不可閒斷。又吩咐大風大雄道。你們兩人多與師弟親近。且要時時保護他。不可欺侮他。兩人聽了。也唯唯應諾。他師父交代妥當。纔取了豹皮囊。獨自出洞去了。文燦待師父去後。略與大風大雄週旋幾句。便將所教的方法。牢記起。準備明天起。着手進行。那晚便在洞中安宿。肚中也不想吃東西。他自從

在太上凌雲觀裏。吃過兩枚白棗之後。竟鎮天價不會飢餓。曉得吃了仙棗了。那時他懷中。尚有五六枚藏著。預備將來與父親吃。一宵無話。到了次早。東方未白。便起身出洞。大風大雄隨了出來。問道。師弟練功夫去麼。我們一塊兒去保護你。否則要受山精木怪作弄的。文燦連忙謝過。說難得兩位師兄見愛。覺得有些對不起。大風大雄道。我們是師兄弟。客氣什麼。當時三人齊出了洞。來到對面高崗之上。依著師父所教方法。將那片金葉。放在左手掌心中。面對東方。屏息靜氣。一心一意的將全神貫注在掌心中的金葉之上。心裏接連的默禱着。弟子葉文燦。願以至誠至敬之心。運用元神。煅煉這片金葉。使他成爲一劍。供我驅使。以便將來替天行道。上誅昏君。下斬佞臣。世間一切凶橫強暴。姦盜邪淫。俱在被誅之列。默禱過這幾句。略頓頓。又默禱道。此劍成後。護衛明君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良民善人。倘若成功之後。有反上述宗旨。或自己有不端行爲。任憑此劍。自梟其首。不稍寬假。他照這樣默禱了幾遍。直待紅日東升。纔始下崗回洞。作者寫至此處。須得聲明幾句。上面所寫的練劍方法。乃是四川萬縣藍和尚傳出的。確是煉劍真

傳話雖如此。作者恐防有人質問說。既是真傳。你爲什麼不煉呢。那末我得表明不能練的原故。因爲我知道這箇方法之時。已不是童身。就是具了童身。還要有澈底的志願和根行。否則有種種阻礙和危險了。文燦的渾身精髓。雖然略有搖動。幸而尙是童身。煉箇中宮之劍。還可以什麼叫中宮。乃是從口中吐出的。却不能夠從泥丸宮裏透出。若能夠從泥丸宮透出的。便是上宮。中宮劍遇到上宮劍。要拜下風。有人問道。那麼可有下宮劍呢。作者道。沒有的。祇有外行劍。什麼叫外行劍。乃是將劍煉成彈丸似的。藏在懷中盒中。也有煉成塵沙似的。藏在頭髮間。或是指甲縫中的。便是文燦那時。一心一意。煉那中宮劍。這樣朝夕不斷的用功。過了月餘。師父回來了。帶來一包藥。敷在師兄大風眼上。不消半箇時辰。就霍然全愈了。大風的眼睛復元後。師父又出去了。此後時來時去。對於文燦的功夫。也常來指導糾正。這樣的練習了三年。憑他至誠至敬之心。感動了天地靈氣。又承受得山川秀氣。靈秀相毓。便和他的精神融通了。那片金葉。便通了靈。漸漸的能在掌中躍動。到那時他師父。教將那片金葉吞下肚去。送入丹田。只坐在洞中。竟

天運用元神。刻苦煅煉。如此又煅煉了兩年。居然把劍練成了。起初覺得在丹田裏跳動。到後來。不動了。過了幾時。又動了。這樣的動了。不動了。經過九次之多。纔永遠不動。只要你想教劍出去。便覺喉間發痒。好似有一口痰。要吐出似的。待口一張。便見一道金光。從口中飛出。在你面前飛舞。隨你的心中。說要把洞前的一塊大石劈爲兩片。他便呼的一聲。飛了過去。金光只對石上霍地一下。石便折斷爲兩。他試了幾次。一絲不爽。知道飛劍成功了。待到師父回來之時。就將這好消息報告於他。他師父聽了。自是快活道。難得你肯用功。居然練成了。那末我也可卸了一件責任。但不知你能夠飛升太空了麼。文燦道。那箇我倒沒有試過。師父便教他試試看。葉文燦遂一張口。心裏想到飛上去。不知怎的一來。連自己都不曉得。那道金光會引了他身軀飛上天空去了。當時在半天裏環繞飛了一週。想到落下。這金光便引他回來。落在原處。師父見了。大喜道。你真練得不錯。與婷兒的劍。可相彷彿了。文燦聽到婷兒兩字。覺得很熟。仔細一想。是了。那人在五年前。曾經見過兩次。一次他在堂上舞火棍。一次是在我拜師之前。他進來關照于

仙說南山二爺的兒子被人射傷了的事。不知此人現在那裏。想着聽師父又說道。你在此五年。劍雖成了。外面事情怎麼樣。半點不知。你可曉得明朝天下已經失去十分之五了麼。我且略爲講給你聽聽。連年造反的李自成張獻忠。現在各據了一方。遣使黨羽。到處去攻城掠地。半賊將軍左良玉。四川總督洪承疇。聯合了各地守將。去四面圍剿。無奈賊勢浩大。旋蹶旋起。鳳翔隴川。現在又相繼被陷。昨日聽說李自成。從南陽攻破了永甯。殺了萬安王。又進佔了洛陽。將福王府燒了。福王同王世子。俱縋城逃走。城內百姓被他殺了數萬。那箇福王。逃出城後。一時逃不遠。匿在附近一所古廟裏。被賊兵查獲了。將福王同王世子捉到王府堂上。同時又捉着箇尙書呂維祺。賊人將福王等縛在堂上。便大開宴會。將福王亂刀斫死。將他的身體。剝成肉泥。和在鹿肉裏頭。與衆賊分而食之。說是吃福祿酒。吃了福祿雙全。尙書呂維祺。這時還未死。看得眼中出血。恨不得將李自成一口咬死。便破口大罵。罵他瘦盡天良。禽獸不如。李自成聽了大怒。將呂維祺一刀殺了。這是昨日的事情。聽說過幾日。正要出兵河南。進圖荊襄。打算席捲天下呢。這

是李自成方面的話。還有那箇張獻忠呢。更是厲害。先攻破了亳州六安等處。將幾處百姓。各人斬斷一臂。男左女右。也不知是何玩意。在亳州等處慘殺幾天。又攻破了南京。在南京不多時。被總兵黃得功和劉良佐打走了。他便棄了南京。竄入安徽邊界。過不多時。又沿江而上。破了漢陽。掠了武昌。武昌有箇藩王叫楚王。被他們捉住了。用竹篾編成箇大籠子。關着。連籠帶人。一齊沉到湖心裏去。淹死。百姓被他殺了數百萬。屍首都拋在江上。甚至渡河不消用船。可以踏屍而過。從上游冲下去的水。漂流屍首。到下游去。漂了幾箇月。纔始漂盡。江邊凝積了人身上的脂膏。有一寸多厚。武昌一帶的魚蝦。吃了立刻斃命。張獻忠佔據了王府。自稱爲西王。私鑄西王之寶。設立六部五府。還要開科取士。取中的。教他做府官。縣官去。儼然像一箇皇帝。他在武昌住了幾時。嫌他不好。又去攻破了長沙。拆了桂王府。大造宮殿。傳說要在那裏登極稱帝呢。你想荒謬不荒謬。這消息給平賊將軍左良玉知道了。已經提兵進剿。不知將來結果如何。師父說到這裏。頓了頓。又道。方才所說的。李自成張獻忠這兩箇賊。乃是賊中的渠魁。且不必說。還有許多

的小頭目。像羅汝才這一班人。也是厲害非常。不知要把大明江山攪到怎樣田地。文燦抬着頭聽他師父講罷。一時呆若木鷄。想道。我在山上五年。不料這五年裏。賊勢的猖獗。比五年之前大了十倍。想來着實可驚。師父方才所說的。乃是魯蘇皖楚豫川陝一帶。並未提及甘肅。但不知皋蘭方面消息如何。便開口問道。聽師父方才所說。賊勢蔓延。不可收拾。但不知甘肅境內可有變故。他師父聽了。沉吟道。這箇繼而道。這箇還沒甚大事。我現在想打發你回去。因爲你與我相處的期限已滿。你應當離開這裏去見見父親。也是要緊。你就此去罷。但有一句話。要記得。你回去路過之處。不論有天大事情。切莫停留。以免耽誤時刻。這是要切記的。文燦聽他師父說話。有些閃閃爍爍。不肯明言。不知皋蘭究竟安靜與否。也不知父親仍在布政使任上否。且莫管他。還是趕緊回去。這時衝動了思家之念。頓時歸心如箭。喉嚨裏覺得發痒。原來飛劍已經知道。也在預備出發了。他忙對師父拜上三拜。謝他五年教導之恩。又對大風大雄兩箇師兄揖別了。立卽張開口。那飛劍便奪門而出。身軀隨着飛劍。飛在空中。向甘肅皋蘭進發。他雖不悉皋蘭

地方在那裏。可是憑著通靈的飛劍。好比識途老馬。直向皋蘭進發。他飛不多遠。忽然想起一事。尙須問過師父。連忙折回原處。落了地。走進山洞。一眼瞥見洞中。坐着五隻老虎。張牙舞爪。又把他嚇得連連倒退。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七回

獻仙棗父子團圓

傳警報官兵叛變

葉文燦飛劍回家。半路上想到一件事。再回洞去見師父。方才進洞。瞥見五隻老虎。正在張牙舞爪。嚇得他倒退不迭。再一看時。却沒有了老虎。好好的是師父。師伯。師叔。和兩箇師兄。只見師父開口問道。你去了。如何又回來。又指着那兩箇人道。可過來見過師伯師叔。他們在你去後。剛才來的。文燦忙對兩位行過禮。回答師父道。弟子回去。在路上忽然想到五年前。在太上凌雲觀中。聽于恩仙對我說的話。他叫我在五年後。到東青岡坪去等他。不知我當在何時前去。師父道。這句話。我倒也忘却關照你了。于仙人他早對我說過。說他另有別事。不能準時到來。你可不必去了。他自會到皋蘭會你的。你不要三轉四回頭。快快回去要緊。文燦聽了。心想師父連連催我動身。其中恐有蹊蹺。莫非皋蘭有甚變故。不如快些走罷。此時葉文燦既已成了劍仙。心機比前靈透了。當下就感覺到不好。忙再拜別師父衆人。急駕飛劍。向皋蘭而去。在途想起方才洞中所見。又明明是五隻老虎。

與第一次進洞時所見情形相同。仔細一想。想起于仙人的話了。他不是對我說過。你看見師父要害怕的麼。又說我曾經在他面前嚇死過的麼。照此看來。我那師父簡直就是潭影洞口遇到的那隻老虎。師伯師叔乃是兩箇女子騎跨的虎。又記得那天晚上。在院落裏。五隻老虎。進來要聽經。那箇採花女子。對他們說。南山三傑聽者。可見得我師父名叫南山二爺。師伯叫南山大爺。師叔叫南山三爺。合上去。不是南山三傑麼。這箇南山的雅號。又合於放虎南山的那句話。還有兩箇師兄。定是兩隻小虎。大風大雄的名字。解釋起來。又恰合老虎的身分。且我師父。平素說話。也有破綻露出過。不錯。不錯。一點不錯。如今我都明瞭了。過去的一切。也不必說他了。他雖是畜類。但因有了道行。能夠變幻人形了。況且他教我學會了飛劍。應當尊敬他是位師尊。不可輕視他。也不可對他道破。更不可與別人說起。文燦又想到五年來經過的事情。實在比做夢還奇突。此時能夠在天空中飛行。何等逍遙。想到這裏。不覺眉飛色舞。正在自鳴得意。忽聽得下面金鼓亂鳴。低頭一看。原來是官兵和賊兵開仗。可是賊兵比官兵多上幾倍。將官兵困在垓

心他在上面飛過。看了不覺怒髮冲冠。要想下去解圍。忽然想到師父臨行之時。何等叮囑。教我路過之處。不論有天大事情。切莫停留。眼前官兵被賊圍困。不能不算是一件大事。我若要去援救。何消我飛劍一揮。然而師命難違。看來其中。或有不便之處。或者是皋蘭方面。有萬急之事。怕我就誤了時刻。如此只好丟開。不管。趕緊回去要緊。他心裏一着急。那飛劍的速度。比前更快了。正是瞬息千里。不多一會。劍忽停住。低頭一看。已在皋蘭城外。他站的地位很高。城外的五泉山。看去好像箇大墳墓。皋蘭的城垣。好像一道籬笆。城中房屋。好像鴿棚。街道上的行人。看去比螞蟻還小。他認出了皋蘭城垣之後。心裏一想下去。那劍光便急轉直下。一霎眼已落了地。正落在布政使衙署大門前的右面。石獅子旁邊。放眼一看。都是舊時景物。但見衙門口進進出出的人。比了平時來得雜亂忙碌。好似有甚麼大事一般。他身體落地之時。快同閃電。無人留意。不過當時有箇衙役。正在石獅子旁邊靠着閒看。忽覺眼前一花。驀然當面立着一箇少年。不免驚訝。暗忖這箇人倒奇怪。好似平空長出來的。又一轉念。地底下那裏會長起人來。一定是

我眼花所致。文燦也不作理會。正要進衙。一想且慢。父親不知已經調往他處否。何不問問這箇衙役呢。便對他點點頭。陪笑問道。請問一聲。這裏有位葉淇聲老大人。還在任上麼。那衙役聽了。把眼一翻道。你問他則甚。葉文燦聽他並未回絕。知道父親尚在任上。便道。我有事要見他。故而問你一聲。衙役又把眼一翻道。你有什麼事要見他。你是箇何等樣人。文燦看這箇人說話生硬。想必是新當衙役。不認識我。遂直言道。老實對你說罷。那葉大人就是我的父親。衙役聽了。有些動氣。對文燦啐了一口道。呸。你別在做夢罷。好大膽。到這裏布政使衙門前來撒謊。我家大人的兒子。早在五年前落水死了。虧你不害臊。敢來冒充公子。想必是箇瘋子。快給我滾開去。要不是看你是箇讀書人模樣。老實不客氣。教弟兄們把你捆起來。吊打一頓。文燦聽了。禁不住勃然大怒。回思一想。這箇不能怪他。誰不曉得我是落水死的。他不認識我。當我冒充。也不能說他錯。既如此。我且不必和他多講。且進衙去。見過父親。他們自會分曉的。遂撇了那人。邁步向衙門內直闖進去。那衙役見了。罵聲媽的皮。搶步上前。將文燦後領一把抓住。接着罵道。小賊種。

膽敢冒充公子。向裏直闖。一定是亂賊的奸細。喊聲兄弟們。快來。有奸細。把他細
 起了。先帶到門房裏問箇明白。再去稟報大人。說時。早有十幾箇衙役過來。打算
 細縛文燦。文燦被他抓住之時。心中火已大發。想我出世已來。從沒有受過人家
 拖拖扯扯。今天這箇狗頭。竟敢如此無禮。又聽他口中。說什麼奸細。再一看。過來
 十幾箇人。居然拏了繩子。要來細他。文燦忍無可忍。便要吐出飛劍來了。仔細一
 想。不好。他們警衛衙門。如此森嚴。乃是他們的忠於職守。怎好殺了他們。且待我
 用話好好曉諭他們。正要開口時。忽見人叢中。闖進一人。大聲叫道。兄弟們不要
 動手。待我來問箇明白。那人說時。已搶到文燦跟前。先教那箇拖住文燦的。放了
 手。再向文燦問道。先生貴姓。我好生面善。請道其詳。文燦見有解圍的來了。遂對
 他道。我姓葉。葉文燦就是我。你可認識我麼。那人聽了一驚道。你真的是葉公子
 麼。怪不得好生面善。但我有話問你。我家公子。是在五年前游山墮澗死的。怎的
 還會有箇你呢。文燦道。不錯。我在五年前重陽日落水的。但是我沒有死。被人救
 起。在深山裏住了五年。又回來了。你可與我通報父親。那人聽了。對文燦上上下下

下看了一週。纔道不錯。真是我家公子。公子你不認識我了麼。我從前是當廚役的啊。我的兒子是服侍公子的。那天公子到五泉山去。不是帶我兒子同去的麼。公子落了水。我兒子回來報信。被大人打了一頓。連我一起逐出衙門。後來大人想轉來了。公子落水。又不是我兒子推墮的。總是自己不小心。與我們無干。於是又將我們父子叫進衙來。且將我升了箇當差。再過兩年。看我辦事不錯。提拔我當了號房。文燦聽了笑道。原來如此。我可不認識你了。那人道。閒話少說。如今快請公子隨我進去罷。何用先去通報呢。當時便引了文燦進去。門上那一班人。當初還道是奸細。此時聽說真的是公子。早一箇箇嚇得躲開去。尤其是這箇將文燦抓住的。嚇得他不敢則聲。悄悄溜向廁所裏去了。文燦也不去計較他們。只隨了那人直抵書房。此時葉淇聲正在書房中。與幾箇幕友商議事情。那人要向主人處討好。先緊走兩步。奔入書房。請了個安。躬身稟道。恭喜大人。公子回來了一言未畢。文燦已走進房來。對葉淇聲跪下叩頭。口稱不孝孩兒文燦。回來了。請父親的安。葉淇聲自從兒子落水以後。雖然得着兩箇道士點化。知道兒子尚有回

來之日。然而不曉得在那一年。後來日子一多。又遇到國家多事。忙於公事。也漸漸地撇開了。今天冷不防文燦直闖進來。不免一惊。仔細看時。果然是兒子文燦。一點不錯。頓時悲喜交集。涕淚交流。忙一把拉住問道。我的兒。你真回來了麼。可想殺爲父的了。快些起來坐下。細細說給我聽。如何落水不死的過去之事。文燦卽起身。一旁坐下。那幾箇幕友聽了。都來不及趨奉。連說公子平安回來了。真是大難不死。後福無窮。說不定將來比大人的官。還要做得大呢。文燦一看座上人多。不便將真情完全說出。不如撒箇謊。待無人時。再詳細稟告父親不遲。便從容答道。孩兒自從那天落水之後。被水沖去。不知沖了多少路。後來幸得一箇漁父。將我救起。帶到一箇地方。等於桃源仙境。要想回來。漁父留我住上兩天。今天他纔把我送到五泉山來。却見山下榴花怒放。我大爲奇怪。想落水之時。是九月九日。我在那邊只住了兩天。前後不過三天。如何就會有榴花開放了呢。一問漁父。他說我們這裏。與人世不同。在我們這裏住上兩天。世上就五六年之久呢。我聞言大驚。想離開膝下五年之久。不要想壞了父親麼。故而急急趕回來。這箇漁父。

就在兒子急於回家之時。失散了。不知去向。講到這裏。葉淇聲和幾箇幕友聽了。還當是真的。都異口同聲的贊嘆道。阿呀。這是你遇到仙家了。你不記得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話頭麼。文燦應道。不錯。我也在這們想。葉淇聲說道。總算是我家祖上有餘德。不叫我絕嗣。才會遇到仙家相救。如今應得望空拜謝一番。說着。當真立起身來。對天作了三箇揖。幕友們忙也立起來。隨着葉淇聲後面行禮。又對淇聲父子道過喜。同聲說難得今天公子回來了。我們應得湊個公份。備席上好酒菜。替公子接風。給大人道賀。淇聲道。那可不必。應得我來請請你們才是。衆幕友道。這個那有大人破費之理。一定是我們的幾個人說着。就退了出去。於是文燦纔將過去真情。大略說給父親聽了。葉淇聲聽說。更是喜不可言。想道。兒子居然成了劍仙了。這是比做官還榮耀呢。文燦說完了經過之事。猛想起我在太上凌虛觀裏。藏得的五六枚棗子。一向揣在懷中。如今可取出來。獻奉父親。這是很重要的事。遂向懷中去摸。不覺吃了一驚。原來這五六枚棗子。却祇賸了一枚了。況且這一枚。還有一張紙包着。忙拿出來打開一看。紙上還有字句寫着道。

字付葉文燦知悉。仙家珍品，豈同凡果，任意恣取，有違天意。念爾孝心，特留一枚。歸祝父壽。于文雲書。文燦看了，嚇得把舌頭一伸，嘆道：「恩師真神仙也。」遂將一枚白棗獻上。葉淇聲吃了，又將那張紙兒給父親看。葉淇聲看了書中語氣，知道若不是兒子一片孝心，這枚仙棗還是無份的。心中覺得慚愧，便問道：「這箇于文雲是何等樣人，你可知他底細？」葉文燦應道：「兒子在他書房中盤桓半天，略知一二。你道他是誰？他乃是大忠臣于肅愍公于謙的孫兒啊。」葉淇聲聽了，肅然道：「原來如此。」文燦又道：「父親問起于恩仙的來歷，兒子倒也想起一箇人來了。」葉淇聲問道：「是那箇？」葉文燦道：「說起此人，來頭大了。你道是誰？就是半邊月兒啊。」葉淇聲聽得半邊月兒四字，陡的一驚，連連說道：「這箇這箇，乃是建文皇帝的別號啊。你如何直口稱道？」（作者按：前幾回說的半邊月兒，他的真號此時才有了着落了。請讀者諸君留意。）文燦道：「兒子知罪。且聽兒子詳細道來。」便將那晚在凌虛觀院落裏看見建文帝的那回事一一說了。葉淇聲聽罷，說道：「不錯，這一定是建文皇帝無疑。」父子兩人在書房傾談多時，葉淇聲也將那天到五泉山，想去憑吊一

番路上遇到兩箇老道士的事。說給文燦聽。順便問道。這兩箇道人。你可曾見過。文燦想了想。說道。白髮星星的老道。從沒見過。我所見到的道士。瘦的。胖的。却有。但都在四五十歲光景。沒箇鬚髮斑白的人。想那兩人。大約是他們一起的。因為孩兒在太上凌雲觀。祇住了一夜。所見的人不多。可不詳細。說到這裏。當差的跑了進來。躬身稟道。衙署裏全體辦公人員。合上了公份。備下十桌筵席。擺在花廳上。要給大人道喜。公子壓驚。此時就請大人與公子一同出去赴宴。葉淇聲連道。他們太多事了。這箇又何必呢。又對文燦道。他們既然辦了。倒不能不去領他們的情。休辜負了他們一番盛意。文燦應道。是是。遂與父親到了花廳之上。只見滿廳上人頭擠擁。待他們到得堂上。紛紛過來道喜道賀。竟使父子兩人。應接不暇。葉淇聲手摸着鬚鬚。不勝快慰。少頃。大家入了席。講到葉文燦自從吃過了兩枚棗子。已有五年之久。在師父山上。從來不曾進過一些食物。此時坐在席上。也不喝酒。也不吃菜。應應景兒而已。葉淇聲呢。方才也吃過了仙棗。此時要想喝些酒。吃些菜。可是肚子裏覺得非常之飽。想道。我今天早晨起來。祇略吃了些餅兒。怎

的會不餓的呢。忽然想到方才吃過的一枚仙棗。曉得與兒子犯了同樣的不飢不餓之病。那種病。是不容易犯的。也就照着他兒子樣子。假喝假吃。應箇景兒。正吃之間。忽見巡撫林日瑞派旗牌官到來。氣急敗壞的。在葉淇聲面前請安稟道。大人不好了。我家大人教卑弁來知會大人。甯夏兵變了。快請大人前去議事。葉淇聲聽了大驚。想這還了得。那陝川豫楚一帶。已鬧得遍地是賊。所幸者這裏尙稱安謐。如今賊倒沒有來。官兵先變了。大約是受了賊的勾引。想必賊兵也隨後即到。皋蘭與甯夏。近在咫尺。若被闖入。子民休矣。當時推杯而起。合衙人員。聽了消息。也都無心吃酒。一闕散席。葉淇聲離席後。忙即步出大堂。乘轎到巡撫衙門而來。文燦獨自回到書房中去歇息。他方才進書房。劈面看見上首坐了三個。人。那三個人。一個是穿襪衫的少年。一個是披紅裳圍羅縷的女子。一個是頭尖如筆的瘦道士。文燦見了三人。慌忙跪下。叩頭相見。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八回

顯神通灰袋收徒

種皇帝方朴覓地

却說葉文燦走進書房。看見有三箇人在座。慌忙對他們跪下叩頭。你道那三人是誰。一箇穿襪衫的。就是于文雲。一箇女子。乃是救葉文燦的柏樹船上把舵的。一箇道士。乃是在那晚太上凌雲觀裏坐在老和尚身邊的。文燦拜罷起身。因不知他們在何時進來。忙問道。三位仙長。何時到此。弟子不知有失遠迎。望乞恕罪。于文雲笑道。我們剛進來不多時呢。文燦便垂手侍立一旁。不敢入坐。于文雲道。我們今日到此。非爲別事。特來向令尊商借一件東西。應用半天。便可奉趙。但不知令尊肯否答應。文燦聽說。忙道。恩仙吩咐。只要是家父有的東西。那有不答應之理。于文雲道。我來與他相商。當然是他所有的。但恐他有些膽小。不放心罷了。文燦道。家父因爲寧夏兵變。此時到巡撫大人那裏議事去了。請恩師告訴我詳細。究竟是甚麼東西。待少頃家父回來。稟知了他。便可奉上。于文雲道。如此。我便說給你聽聽。我要借的。乃是令尊的印信。文燦聽了。不稍遲疑。當時滿口答應道。

雖說印信不能離身。但是恩仙來借。別說是印信。什麼都可以。想家父聽我說了。一定答應的。于文雲道。你固然是肯答應的。只怕令尊保不定。你且先與他商議。妥當。再讓我們出面。免得他不答應時。倒弄得我們難以爲情。我們在後花園中。等你回話。說着。三人一齊起身。進內堂去了。文燦在後相送。看他們穿門過戶。好似曾經來過的。非常熟悉。直送他們到後花園中。怡然亭上。落了坐。于文雲道。你回到書房去罷。等候令尊回來。我們就在這裏等你的回音。文燦答應着。退出。過不多時。只見父親愁眉不展的回来了。一進書房。連聲長嘆道。文燦兒啊。方才爲父的。到巡撫那邊去。他對我說。現在甯夏兵變了。這裏的地位很危險。倘然蘭州有失。早晚要防賊兵到來。教我到岷縣去督同參將何錦標。保守糧台。我已預備。明日起程。不知此去吉凶如何。想帶我兒一同前去。做箇護衛。文燦道。父親到岷縣去。兒子當然要同去的。現在我有一樁要事。先要與你老人家商量一下。葉淇聲問道。你有什麼要事。文燦道。並非別事。父親可曉得我所遇到的那箇于神仙。同還有兩箇神仙。都在這裏呢。葉淇聲聽了。把眉毛一揚。眼睛一動。欣然問道。真

的麼。他們在那裏。我得先去見見他們。看神仙中人。是何等的模樣。葉文燦道。父親且慢。我要與你老人家商量的要事。還沒有商量呢。且待商量妥當了。才可去見他們。葉淇聲道。你要商量何事。可速講來。文燦便將于文雲要借印信的話說了。葉淇聲聽了一呆。心想這箇東西。乃是朝廷付託。做官的片刻不能離身的。也從來不曾聽見有人借用過。更不知他們借去。有什麼用處。與我有無妨礙。倘然有妨礙的。我就得犯法。那箇干係太大了。葉淇聲想着。有些猶豫不決。好一會才說道。既如此。待我去見過了于神仙。問明他作何用處。可借時。無不答應。否則斷難遵命。這也是從古以來。所沒有的事情。難道于神仙要去做布政使不成。文燦道。這是那裏的話。難道他做神仙不逍遙。還想做這煩惱的官兒麼。一定別有用處。我敢擔保他。千萬請父親借與他們一用。必無妨礙。若說要和他見面。那是不能的。因為他已先對我說過。恐怕你不答應時。倒弄得彼此不好意思。故而教孩兒先與你商量。老實說。他們起初原在這書房裏的。爲了這箇緣故。現在避到後花園怡然亭上去了。況且孩兒已經斗膽答應了他。不能反悔。快請父親也答應

了罷。立刻交與孩兒送去。免得他們等着心焦。葉淇聲聽了。仍是疑慮不決。忽然想到那枚白棗子。一想。這枚棗子。也是于神仙賜給我吃的。他待我很好呢。豈有害我之理。就暗中借他。一用。諒亦無妨。遂對文燦道。如今我允了我兒所請。就借與于神仙。一用。不過就要歸還的。遲到明日上午。在我未曾動身之時。送來還我才好。文燦連聲應道。曉得曉得。如此父親快教管印的拿來。葉淇聲遂叫當差的出去。把管印二爺叫來。自己就準備到後花園去。見見于神仙。當差的去後不多時。已把管印信的叫來。葉淇聲教他取出印信。交與公子一用。管印信的聽了。就出去到印信房裏。打開印箱一看。只嚇得魂不附體。原來這印箱裏那裏還有什麼印信。不知在何時失去的。管印信的只叫得苦。想這還了得失了印信。是要斬首的。待要放聲大哭。不料再一看。忽見箱子裏有張字條兒。忙拿起看時。只見上面寫得明明白白。寫的是『字付葉文燦知悉。印信既承令尊允借。因需用孔急。故而自行取去。准於卽晚戌時奉還。并須稟知令尊。限明日上午辰時。離開皋蘭。不得稍有遲延。遲則不利。我與你等。當在岷山相見。此致。于文雲。』管印信的

看了。莫明其妙。但見上面有字付葉文燦字樣。知道是留給公子的。便急急忙忙拿進來。先呈與公子觀看。並稟告葉淇聲知道。葉淇聲當時吃了一驚。待到文燦看過字條。稟道。父親。那印信給你一答應。于神仙已自行取去了。葉淇聲聽了又安心。又驚奇。想他們究竟是神仙。我纔一答應。就神不知鬼不覺的取去了。文燦又稟道。于神仙還叫關照父親。教父親在明日上午辰時以前。必須離開皋蘭。否則便有不利。請父親定奪。他又說。在岷山與我們相見。那末請父親明日辰時以前。動身前往岷縣罷。葉淇聲道。那當然遵照于神仙吩咐。我們准在明日卯時。動身便了。遂傳集幾箇幹練書吏衙役。教他們打點舒齊。預備明日卯時往岷縣去。書吏們領命。自去打點。這且慢表。如今要表這箇于文雲了。他們三人。這回到葉淇聲處來借印信。究竟作何用處呢。難道真的想去做布政使麼。不是的。他們爲的是要去救箇朋友。但是印信怎麼可以救朋友呢。他們要救的朋友。又是誰呢。且聽我詳細道來。他們所要救的。也是箇大忠臣之後。那箇大忠臣。只爲寫了『死則死詔不可草』七箇大字。遭了殺身之禍。還不算。連帶滅去十族。當時一共

死了八百七十三箇人。後世讀史的人。沒一箇不爲他哀痛驚駭的。若問那人是誰。便是大明建文帝。駕下侍讀學士方孝孺。這位方孝孺先生。因爲的燕王篡位了建文帝的大位。義憤填膺。不肯替燕王草詔。當時被燕王殺了。還被誅滅九族。另外又加一族。便是他的先生。所以世人稱爲方孝孺十族全除。其間却逃出了一箇曾孫。名叫方朴。那方朴逃出以後。輾轉流離。來到四川雲陽地界。遇着一箇世外高人。那人是箇道士。佯狂玩世。別號叫做灰袋。這箇灰袋。不知所取何義。方朴遇到他時。正是隆冬臘月。大雪紛飛之日。那天方朴投身在一處古刹之中。求得當家和尙允許。准其在客房裏權宿一宵。其時客房裏已先有一箇道士在。看就是那箇灰袋。原來灰袋也是來投宿的。於是大家在同一房中住下。漸漸攀談起來。方朴聽灰袋所講的話。有頭沒尾。像有些瘋瘋癲癲。便也不大去理會他。兩人當晚各據一隅。倒頭睡去。睡到午夜。方朴偶然醒來。覺得客房裏熱氣蒸騰。猶如燒了隻火盆。氣候比三春還暖。他心裏大爲奇怪。待到細細查察。纔知道這熱氣是從灰袋身上發出來的。方朴一想。看那人情形。非仙卽怪。決非等閑之輩。不

如拜他爲師。跟他去修真學道。待道成之日。便可以去報仇雪恨。想到此事。他就睡不着了。眼瞪瞪的坐待天明。看那箇灰袋呢。却是鼻息如雷。而且渾身汗出如瀋。等到天色將明。灰袋醒了。他這一醒。屋子裏熱氣就退去了。看他摩挲睡眼。又揩揩汗。怪叫道。這們熱的天氣。降甚麼雪。快給我住了罷。他未說這話時。外面雪下得很大。這被他一說。雪便登時止住了。再過一會。東方已推出一輪旭日來。明耀這粉裝玉琢的大千世界了。方朴覩狀。益發奇怪。便起身對他嘆的跪倒。口稱仙長在上。看弟子滿腹苦惱。求你老人家收我做箇徒弟罷。灰袋聽了。笑道。什麼。你叫我修做菩提啊。這修菩提。乃是和尚家的本事啊。我是箇道士。只好修做太上老君。請你不要叫我修菩提罷。說罷。哈哈大笑。隨又閉目睡去了。方朴聽他所答。非所問。想必他是有意裝瘋。非得苦求他不會成功。遂又連連叩頭。口內不住的說。請仙長大發慈悲。看顧我這箇逃亡無歸的忠臣後裔罷。灰袋雖是閉眼睡着。聽到這句話。便開眼了。對方朴苦笑一聲。說道。孽障。不是冤家不聚頭。我在這裏借宿。偏偏你也來了。罷了罷了。我就收你做箇徒弟罷。但是一件學道的。

人。最要緊的是心平氣和。你不可把這箇殺祖殺父殺你十族的冤仇。鎮天價放在心頭。時時刻刻想去報復。這樣的想着。就修一百世的道。也不會成功。徒然多費我一番心血。你須要從此拋却一切。無掛無礙。專心學道。纔有成功之望。成功之後。也不得肆意橫行。倘然悞犯了。就有大禍臨身。要曉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切記切記。灰袋說完話。就收了方朴做徒弟。這會兒却不瘋不癲了。說話時頭頭是道了。方朴私自忻慰。想我的目力不錯。不然當面錯過了。從此方朴便隨了灰袋去了。灰袋將他帶到洞府裏。教他苦苦修煉。直修煉到百餘年之後。道便成了。他入山時。是箇二十餘歲的青年。待到修成時。已有一百四五十歲了。他雖然有了這們年紀。但仙家有駐顏却老的功夫。看起來仍舊是箇二十餘歲的青年。他便拜別師父。下山來到南京。要報這不共戴天之仇。他到了南京。打聽燕王早已遷都北京。且已死去多年了。但燕王雖然死了。方朴這口怨氣。仍是難消。便想推翻永樂後裔。換箇新君。以消此恨。但是更換新君。不是尋常小事。第一要有箇德配天地的真人。纔可以扶他成事。他便雲遊四海。到處訪尋聖賢。差不多把大地

走了箇遍。却是毫無所得。他想尋現成的不容易。不如去培植箇未來的。這箇未來的。你道他如何培植。原來他又到天下各處去勘覓好風水。再尋箇有德行的人。教他將祖宗骸骨葬在那裏。使他生箇帝皇出來。他定了這箇宗旨。便走遍各省去尋。直尋到陝西米脂縣李家莊上。這李家莊東首有一箇土阜。土阜下有一箇水潭。那水潭平素供給村人洗滌溺器之用。村人當他是箇污濁之所。誰也不加注意。却給方朴發見了。大加嘆賞。說我尋了幾年。看過多少好風水。多少開國勦業的龍脈。都不如這裏的好。如今龍穴已得。且去尋箇安葬骸骨的人。回頭一看。這李家莊上數十戶人家。家家屋頂上罩着黑氣。毫無德行可言。獨有村後一家。却比衆不同。遠遠望去。有白氣透出。待我過去仔細看來。遂走到那家門前。向裏一望。有一箇婦人。在那裏紡紗。方朴要試試他的心地如何。便走上前去。對那婦人一揖。口稱小生乃是行路之人。道經貴村。錯過了市鎮。覺得腹中飢餓。要向貴府買碗飯吃。不知夫人肯行箇方便否。那婦人聽了。當時停止紡紗。向方朴打量了一眼。說道。先生既是錯過了市鎮。腹中飢餓。就請在舍間便飯。何必言買。那

婦人說着。很客氣的讓他坐下。自己到廚下去。端出飯來。給方朴吃。方朴假裝吃了箇碗。罄盤空。道聲多謝。回身便走。他臨走時。却隨手遺下一個包兒。這包兒裏頭。就是他方才所吃的飯。已變化了精圓雪白的珠子。那婦人待方朴走後。收拾碗盞。忽見桌上有個包兒。打開看時。是一包黃豆般大的真珠。忙替他依舊包好。等方朴回頭來拿。方朴走了一會。走回來。裝着急急忙忙的樣子。婦人見了。不待方朴開口。先說道。先生回來。莫非爲了那個包兒麼。現在這裏。請拿去罷。方朴接在手中。對他一笑。贊道。見財不起歹心。見人好行方便。這個婦人。德性如此。應得貴子。婦人看方朴拿了包兒不走。自言自語的不知說些甚麼。再看他面上。忽然起了變化。當初看他。是個二十餘歲的青年。此時却慢慢地變成了個五六十歲的老人了。再過一會。鬚髮皆白。竟有八九十歲了。婦人疑心自己是做夢。那有好的人。會老得這麼快。真真是「眼睛一霎。老母鷄變鴨」了。看到後來。那婦人心中驚嚇起來。只當是妖怪來了。嚇得渾身發抖。要想拔步逃走。兩條腿好比釘在地上。那裏移得動。正在這個當兒。門外來了一個男子。那男子便是這婦人的

丈夫名叫李鑑年。才從田間工作回家。看見自家門口。立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又見妻子立在門內。神色慌張。不知何故。那婦人看見丈夫回來了。便一把將李鑑年拖住。顫聲說道。嚇死我也。弄得李鑑年莫明其妙。急問爲了什麼。那婦人便指着方朴道。就是這個人。李鑑年想這個人我們村上沒有的。想必是過路客人。難道他敢調戲我的妻子不成。便追問道。這個人怎麼樣呢。快些說明了。我好向他說話。婦人便將吃飯遺珠。變相這許多情節。對李鑑年說了。鑑年聽得有些不信。那有霎時之間。一個少年。會變成老翁之理。想必是我妻子眼花看錯了。想着自己也對方朴呆看。那時方朴並不走開。依舊呆頓頓地立在門口。李鑑年不看他面上。猶可。待到細細一看。只嚇得他也想拔步飛逃。欲知究竟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困五台方朴避冤魂

集秦嶺建文解怨結

李鑑年聽了妻子所說的話。先有些不信。待到自己細細一看方朴的面孔也嚇得返身逃走。你道爲何。原來他才進門時。見得方朴是箇白髮老翁。此時却見方朴蒼白的頭髮。慢慢兒烏黑了。黃皺的皮膚。慢慢兒紅潤了。看不多時。又變成了箇二十餘歲的青年了。李鑑年一想。這箇人非妖卽怪。正要拉了妻子。一同向裏逃走。方朴見了哈哈大笑。隨卽叫道。你們不要害怕。老實對你說。我非妖非怪。乃是箇陸地神仙。今天到此。是特來試試你們的心地。說着。又踏進屋子裏來了。到底李鑑年是箇男子。聽方朴所言。覺得並無惡意。便不管他是妖怪。是神仙。也放心站住不逃了。方朴隨便落坐。教李鑑年夫婦也坐下了。那婦人膽小。竟溜進去。躲在屏門後面竊聽。方朴便問道。你叫李鑑年麼。李鑑年聽了一驚。想他怎會知道我的姓名。只得應道不錯。我叫李鑑年。但是你爲何會曉得的。方朴笑道。我不是對你說過。我是陸地神仙麼。神仙那有不知你姓名之理。不要說是你。便是你。

三代祖宗。我都曉得。說着隨口說出幾箇名字來。一些不錯。正是李鑑年的三代祖宗。只聽得李鑑年發了呆。回答不出話來。方朴又道。今天我試過了你們的心地。尚稱忠厚。現在打算賜些福與你們。你可隨我來。說着起身往外便走。李鑑年恐防有意外之事。不敢跟方朴走。方朴笑道。你可放心。我因爲看你的妻子德行好。才說賜些福與你們。你們得福的所在。就在村旁土阜下的一箇水潭裏。我與你們無怨無仇。方才又叨擾過你們一飯。想從前淮陰侯一飯報答千金。我現今打算報答你們萬萬金。豈有歹意對你。你可放心。隨我前去。如再不見信。可教你妻子同去。也可壯壯你的膽量。李鑑年聽方朴說話甚是誠懇。看來無甚歹意。如此就隨他前去。倘然有甚事情。可以大聲喊叫。村中人聽得。必來解救。方朴看了好笑。便道。你不要胡思亂想。快些隨我來罷。李鑑年到此也放大了膽。隨了方朴來到土阜之下。他的妻子却在後面遠遠地跟着。方朴領李鑑年到了那裏。便指着水潭。對他說道。你可曉得這下面有什麼東西。李鑑年答道。這下面不過是些污濁的泥土。方朴聽了。仰天大笑。李鑑年詫異道。難道這下面還有黃金寶物不

成方朴道。老實對你說。這下面並非是黃金寶物。却有箇皇帝在那裏。李鑑年聽了。也不覺捧腹大笑。他笑的是當方朴在說瘋話。你想這箇滌溺器的水潭。下面不過是些鰕鱖之類。連好好的魚兒都沒有。怎會有皇帝。再說皇帝在下面。不要淹死麼。當時心裏不信。也不去回方朴的話。方朴也笑道。你這箇人。實在太蠢了。你心裏想皇帝住在下面。要淹死的。要曉得我說的。不是現成的皇帝。但是這下面有一條真龍。困守多年。他想飛升上天去。却被你們村上人民。天天在這裏洗滌溺器。弄得他污穢滿頭。就想飛升。也不能振作風雷。我因感謝你們好意。代你們設箇法兒。你可將你父親的骸骨。用香草裹了。交給我。由我將這具骸骨。葬入龍口裏。過了三年。你們家裏就要生箇皇帝出來了。如此說來。這下面不是有箇皇帝麼。李鑑年聽了。如夢方覺。大喜過望。一面挽方朴到他家中住下。教妻子好生侍候。自己便負了鐵鋤。去掘取父親骸骨去了。他父親死已多年。骸骨深入土中。被李鑑年用力掘出。包了一包。拿到家中。一時可沒有香草。方朴說沒有也不妨。再一回顧。說這屋裏不是現放着香草麼。方朴說時。用手一指。果見那邊有一

大堆香草放着。李鑑年看了。想那邊是我放着的一堆乾柴啊。怎的會變香草呢。又一想。大約是神仙弄的神通。且莫去管他。拿來用了再說。就將香草拿起。包好了骸骨。方朴拿了。又教李鑑年的妻子。掌一盞油燈來。這燈兒須要鐵鑄的。可巧李鑑年家中有一盞鐵油燈。便拿來點着了。方朴接過來。向衣袖中一揣。你想這燈兒是有油的。又是點着了火的。放進袖裏去。不要油傾火滅麼。但見方朴却無所事事的。那燈光從袖子裏透出來。好好的亮着。而且他還不住的將袖子甩着。一手拿了骸骨。教李鑑年隨他前去。李鑑年便在後相隨。一同來到水潭之前。方朴對李鑑年道。你可把眼睛閉起。別管外面有風有雨有雷。切不可開眼。也不可移動寸步。待聽到我咳嗽三聲。你便哭叫三聲。父親不可有誤。要是有一椿不依我。弄糟了。我可不負責任。李鑑年也算是箇傻子。任憑方朴演導。深信無疑。然而也有好處。他這箇傻子。實在是做着了。當時閉起眼睛。過不多時。忽聽得風聲响亮。又聽得雨聲瀟瀟。夾着還有震天霹靂。他大着膽在風雨雷霆之中立着不動。這陣雨下得很大。但始終不曾滴到他身上半點。再過一會。聽得方朴咳嗽三聲。

他便哭叫了三聲父親。方朴叫罷，就聽得方朴喝道：「李鑑年可開眼看來。李鑑年一開眼，風也歇了，雨也止了。那個水潭已沒有了。水潭裏漲起土來，已成了箇土阜。土阜前且有一塊石碑，勒着李某某之墓五字。他看了大爲奇怪。想李某某正是我的父親。看去那箇水潭，竟變了一座墳墓了。且毫無新建築的模樣。倒像是百年前的古墓。李鑑年看得呆了半大。方朴說道：『你也不用奇怪了。我再對你說幾句話。你父親的骸骨，是葬在龍口裏了。這龍本想飛升上天，被我用土壓了。這箇墳下面，仍是水潭呢。把龍養在下面，過了三年，你便可得子。這兒子將來就是皇帝。你要好好教育他，不可使他流入下賤。還有一層，方才那盞鐵燈，此時已在墳墓中了。他會終年不滅的亮着。倘然燈火滅時，你兒子的皇位也不保了。』切記切記。方朴說罷，遂別了李鑑年，揚長走了。過了三年，李鑑年果然生下一箇兒子。待到長大成人，你道是誰？便是殺人不眨眼的李自成。李自成亂國殃民，把大明江山鬧得破碎。陝西巡撫汪喬年恨他刺骨，便發兵到米脂縣李家莊上，將李自成祖父的墳墓掘了。掘開之時，看墳內有條小金蛇，見了日光，正待飛去，被兵士

幾鋤鋤死。還有盞鐵燈。依舊亮着。被兵士踢翻了。講到這條小金蛇。便是龍種。鐵燈乃是方朴安置的。他說過燈火滅了。皇帝的命運也盡了。在汪喬年掘墳之後。李自成不久便打進北京。逼死崇禎皇帝。想即皇帝大位。不料這盞鐵燈在那時早已撲滅。便斷送了他的皇帝命運。他自進北京後。本想在三月廿九日登極。受百官朝賀。不料那日陞了正殿。忽見有箇白衣人。身長數丈。手持大刀。對他砍來。他吃了一驚。立覺頭暈目眩。初時還不信。再試一次。仍是如此。嚇得他不敢再坐這把龍椅。皇帝思想。就此作罷。李自成雖未即得帝位。可是大明天下。已被他鬧得落花流水。便從此滅亡了。那箇不得不說是方朴弄成的。於是也可想見燕王無道亂殺忠良的結果。然而這箇方朴呢。他一口怨氣。雖然出了。可是犯了天條。所謂欲成天仙者。當行一千三百善。方朴善倒沒有行。却派人去報了私怨。而所派的人。又是箇暴戾恣睢。殺戮無算的流寇。在汪喬年掘墳之後。不多幾時。方朴的罪案也發覺了。那時方朴在五台山上。坐洞潛修。他心中當然也知道。自己憑着一時忿氣。造下了彌天大罪。要想挽回。可已不及。只得在洞中苦心潛修。想懺

悔罪孽。不受天誅。你想這樣大的事情。即使天罰可逃。那數百萬無頭冤鬼。怎肯放他過去。方朴在五台山上。這些冤魂不知如何會曉得了。便齊到五台山會集。只鬧得五台山滿山滿谷。都是冤鬼。青天白日裏。鬼聲啾啾。上山下山的人。不論僧俗。常被鬼打牆。攔路作祟。嚇得他們將這座五台山當作陰山看待。不敢上山。山上和尚。也不敢下山。關起了寺門。大做道場。想超度這些冤魂。然而都不明白。這許多怨鬼從那裏來的。其間有一箇老和尚。是廚下燒火的。叫元元和尙。他却曉得。但他不願說破。却悄悄走到方朴那裏去。和他講理。那方朴是潛形藏匿在五台山後的古洞裏。誰都尋不到的。偏那元元和尙一尋便着。那時方朴在洞中。也早知道有許多怨鬼來向他索命。他便施展神通。將山洞四週。佈了天羅地網。使怨鬼不能近前。元元和尙衝進天羅地網中來。方朴吃了大驚。一看是箇老和尚。頂露白光。曉得是修煉到了火候的了。便不敢怠慢。下座相迎。元元和尙開口就對他說道。姓方的。你闖下彌天大禍。應當設法去了結。怎好躲在這裏。連累本山人民。害得我們寺裏。受了無形損失。我如今也沒旁的話。只請你立刻離開五

台山否則我要下逐客令了。方朴聽罷，想這老和尚說話太蠻了，簡直目中無人。要想作與他較量較量，仔細一想，我此時有罪在身，理應格外收斂，豈可再來鬧事？好了，這裏算是他們的山頭，我就讓了他們，那可沒話說了。便對元元和尙道：方才師父所說的，雖然不錯，不過太覺強硬了，未免有傷修道人的和氣。我並非怕你，但是不喜歡多事，你教我走，我就走。這些鬼不是我召來的，我可不能帶他們同去。請老和尚自己去調度罷。方朴道罷，手捏箇訣，對天對地作箇揖，喝聲疾，一聲未已，方朴早已借土遁走了。方朴走後，元元和尙四面一看，只見天羅地網把闔山圍了起來。知道方朴的用意，他人雖走了，這些鬼仍舊籠住在五台山上。要捉弄我們呢。元元和尙哈哈大笑，笑罷，急運靈光，偵查方朴行踪。知道他逃往陝西太上凌雲觀，天涯老人那裏躲避去了。元元和尙本想將這些怨鬼驅遣到那邊去，爲的天涯老人有箇朋友，與元元和尙是莫逆之交，大家難以爲情，方始作罷。至於方朴所佈的天羅地網，元元和尙並不放在心上，也捏箇訣，對西方一指，唵聲阿彌陀佛，立時退箇乾淨。天羅地網退去之後，那數百萬怨鬼，已得知

方朴逃走的消息。且也曉得他逃往陝西去的。但是不曉得落在何處。因爲太上凌雲觀是箇有形無形的神仙幻境。頭上沒有靈光的人。看不見的。至於元元和尙那箇莫逆至友。你道是誰。就是建文皇帝。他與天涯老人是知己。與元元和尙也稱莫逆。方朴逃到陝西之後。這些怨鬼追到陝西。一時尋不着方朴。這數百萬怨鬼就在陝西省內亂跑。鬧得陝西遍地是鬼。每天太陽尙未下山。鬼就滿街走了。商店裏賣買人鬼不分。都置一只大水盆。將錢拋在水裏。看浮起的便知是鬼錢。這樣的人鬼相混。你想還成箇世界麼。鬧上三天。驚動了建文皇帝。他從十洲三島遊玩回來。路過陝西。見得大地上怨氣冲天。急運靈光看時。原來都是被李自成殺害的怨鬼。在陝西滋事。他想不好。雖然是方朴種的禍根。算來我也有些抱歉。譬如我的侄兒燕王。不來與我爭奪天下。那箇方孝孺也不會誅滅十族。他不滅族。這箇方朴也不會去種禍根。而且方孝孺遭那滅族的慘禍。又都是爲了我。因爲他忠心於我。不肯屈降燕王。纔遇了害。算來方朴又是我跟前忠臣的後裔。應得另眼相看。想到這裏。這些冤結。只好由我來解散了罷。當時建文皇帝左

右一看。見得秦嶺上面。有箇高崗。倒甚清幽。便在那裏落下雲頭。盤膝坐起。念動經咒。將流蕩在陝西的數百萬怨鬼。立時召集到秦嶺下面。一霎時偌大的一箇秦嶺。給怨鬼圍了起來。那些怨鬼。都抬着頭。求建文皇帝伸冤超度。建文帝當時將靈光放出。隨手向溪泉裏掬了一握水。輕彈五指。向四下裏怨鬼頂上洒去。並隨口祝道。

嗟爾冤魂。無辜傷生。溯其罪惡。或基乎朕。朕躬不幸。披菑爲僧。一念大量。超脫凡塵。嗟爾冤魂。遭此不幸。速解前怨。皈依佛門。我佛慈悲。度爾衆魂。冤仇宜解。豈可相乘。聽我良言。賜爾法輪。點點甘露。共飲無存。佛在心頭。靈山彌近。一念回向。剎那超升。嗟爾冤魂。毋再留停。

建文帝祝罷。說也奇怪。那些怨鬼。都啾啾的叫了幾聲。紛紛四散。不知去向。建文帝遣散怨鬼後。便到太上凌雲觀來。那時方朴正在觀中住着。每日與天涯老人論道談經。忽見進來一人。看是箇和尚。鬚眉皓白。天涯老人見他進來。忙起座相迎。方朴不認識是建文帝。想到前幾天在五台山上受過和尚的氣。看見和尚。睬

也不睬。建文帝的道行。比方朴高得多。其時他並未將頂光露出。方朴也不大注意。更不曉得他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却早曉得他是方朴了。對他看了看。就在上首坐定。在建文帝尙未坐定之時。猛聽得天空中一聲霹靂。那時建文帝坦然無事地從容坐定。天涯老人也置若罔聞。惟有那箇方朴。却震驚得放出頂光。預備抵抗。欲知究竟。下回再叙。



第十回

凌雲觀幸逃雷劫

布政署巧返印章

方朴在太上凌雲觀中。見進來的老和尚方纔坐定。就聽得一箇震天霹靂。平空响亮。他本有事在心。不免吃驚。急忙放出頂光。端坐自持。建文帝看看暗自好笑。他誤當是雷劫臨頭。因此起了恐慌。原來這箇雷是建文帝所發的掌心雷。他的掌心雷與別人不同。最像天空霹靂。故方朴一時審察不出。只惴惴的坐着。天涯老人看得忍不住。纔開口道。老方。你也太膽小了。這箇雷乃是你祖父的主人放的啊。你且放了心。我與你介紹則箇方朴聽了。開眼看時。但見老和尚頭上放出圓光。照耀如同白日。他見了大驚。當是大羅金仙降臨。急忙上前參禮。天涯老人指着老和尚道。方朴。你可認識他是誰。他就是建文皇帝。就是你祖父盡忠於他的老主人啊。方祖聽了。恍如夢覺。連說慚愧慚愧。算我道行不及老兄。皇帝在前。竟會茫然無知。說罷。又對建文帝行箇頂禮。建文帝笑着。教他坐下來說。方朴便坐下。聽建文帝說道。方道友。當時令祖父丹心耿耿。爲我而死。且連累滅去了

十族。這是我所十二分抱歉的。現在你爲報仇洩恨起見。種下了偌大禍根。使天下蒼生。平空死了數百萬。大明天下。敗亡在即。你的怨氣雖然消了。天律可也犯了。諒你總也知道。今天我從十洲三島回來。路過此處。只見陝西全省。冤魂遍地。我一見就曉得他們是來尋你索命的。你躲在這裏。他們找不到。便竟天在陝西地方滋擾。鬧得陝西百姓。日夜不安。我看了情形。覺得不好。便到秦嶺上召集他們。洒放甘露。超度他們。並勸告了他們一番。教他們各自散去。毋再尋仇。他們依了我的勸告。却已去了。但是冤魂雖然去了。我看天譴就在目前。方才一聲霹靂。乃是老衲所放。不必驚慌。老衲曾經再四思量。狠原諒你種此禍根。多少爲的是我。假使令祖不爲我而死。你也不會去種此禍根。如今禍是闖了。難道坐視你遭受天譴不成。待我來與你想箇方法。在九死中求得一生。也算是我報答令祖的一片忠心。方朴聽了建文帝的話。感激到五體投地。想這箇皇帝真不錯。怪不得我祖父肯這們忠心於他。忙又頂禮。要求建文帝教那九死一生之法。建文帝道。這事說來也容易。也不容易。爲什麼呢。我替你算來。在今天下午酉戌相交之際。

就要遭雷劫了。方朴聽了大驚。建文帝又道。這箇雷劫。不但是一雷便罷。還得五雷齊來。不管這裏太上凌雲觀如何隱祕。你總躲避不過。只要有箇封疆大員的印信。在你頭上頂着。便可保你無事。不過燒去一身衣服而已。方朴聽了。轉憂爲喜道。那箇容易辦的。建文帝道。這箇怎能說是容易辦呢。方朴道。要幾箇封疆大員印信。不管他總督巡撫布政使。一取便得了。建文帝笑道。那箇當然是容易的。但是我所說的。不是如此。你不能用法術去攝取他。要正大光明的去向他借取。他肯借給你。你拿來纔有用。否則是竊取而來。就失了效力。方朴聽了。覺得有些難了。這箇印信。不論做到大員的。就是箇知縣官兒。他的印信。也是保得牢牢的。怎肯輕輕借給人家。也從來沒有把印信出借的。還有一層。譬如我有父兄親戚人等在做大員。那倒還可以。偏偏我父兄親戚都死完了。這箇可難住我了。建文帝看方朴在那裏呆想。知道他這箇印信是無處去借的了。便說道。你也不用憂愁。我既說了方法。當然要給你想法子。借到那箇印信。實對你說。停會兒有箇人來。他可替你去借的。而且必可借來。如今且略爲等等是了。建文帝說着。閉目靜

坐不再多講。天涯老人也垂眉合目的睡去。講到這箇天涯老人。他修的是臥功。竟天是睡覺。就在和人家說話之間。有時他也會時時睡去。方朴是閉着眼睛。要等那個人來。過不多時。忽然眼前飛來三道金光。睜眼看時。堂前已落下三人。你道來者是誰。一箇就是于文雲。一箇是瘦長道士。一箇是紅裳鶴鬢的女子。他們剛落下地。建文帝便開眼說道。借印信的來了。方朴聽了。想這三人之中。不知那箇是替我借印信的。且待建文帝說明。我再請託他。那時于文雲等落地後。看在一座有三箇人。建文帝是他們稱呼老和尚的。自然相識。天涯老人是他的師傅。更不必說。這箇方朴。他們可不認識。看他是一箇書生裝束。頂上有圓光露出。曉得有來歷的。先對建文帝天涯老人見過禮。問天涯老人道。這位是誰。天涯老人給他們介紹過了。三人在旁坐下。建文帝便對于文雲道。今日有椿小事。想拜託老弟去辦。不知老弟肯答應否。于文雲聽了拱拱手道。老和尚如有吩咐。晚輩那有不答應之理。且請說明便了。建文帝道。並非別事。我想請你去借件東西。于文雲道。只要晚輩有借處。一定去借。快請說明便了。建文帝道。我乃是託你去借箇封

彌大員的印信。于文雲聽了。想道。這箇那裏去借呢。比不得我祖父父親在日。尚
可設法。可惜他們早死了。想着便對建文帝道。這箇並不是我不肯去借。想來實
在無處可借。請老和尚原諒。另委別人罷。建文帝笑道。我曉得有借處。你偏偏推
託了。還說與我老和尚很親近的。遇到了總是老和尚長老和尚短。如今小小的
一件事兒奉託。就回絕了我。可見你平素對我的好意。都是虛偽的。建文帝說罷。
呵呵大笑。于文雲聽了。有些生氣。說道。我當真無借處。老和尚說出這幾句話。實
在使人受不下。想老和尚靈光透徹。你可以算一算。我在何處可借。而不去借。算
明了說給我聽。使我心服。否則我總不服氣的。建帝文聽了。笑說道。你要服氣麼。
那末我就說給你聽。你可記得五泉山上救的那箇葉文燦了麼。這葉文燦三字。
一出建文帝口中。于文雲聽了。立時省悟。連道服氣服氣。這是我自己糊塗。應該
受老和尚的捉弄。如今待我算來。那箇葉淇聲尚在任上麼。于文雲想罷。當即露
出頂光。靜坐著一推算。欣然對建文帝道。巧極了。我那箇救過的葉文燦。他今天
剛從南山二爺處回家。此時正在與他父親談話。我們就去借來。但不知這箇印

信借作何用。莫非老和尚要簡放箇布政使麼。老和尚笑道。你開頑笑了。我做了和尚。還會封官麼。此中別有用處。略對你說了罷。是去救一箇人的劫難。半天功夫。就可歸還他們的。速去速來爲要。于文雲奉了老和尚吩咐。就飛行到皋蘭而去。瘦長道士與那紅裳女子要同去走走。便同行前來。這就是于文雲來借印信的過去原由。他借得印信之後。回到太上凌雲觀。交與建文帝。到那時。建文帝纔將方朴要用的原由。告訴了他。他們纔明白。作者于此。又要表明幾句。凡是一箇仙家。在道行相訪的時間。你不知我。我不知你。待到我的道行超過了你。你自己糊塗。他却看得明明白白。于文雲與方朴的道行。正在相訪的地步。故而自知不能知他。建文帝與天涯老人道行。比他們高深。能夠看透他們底細。于文雲等雖然看不出建文帝等。但教他看着人世間事情。却明如觀火。什麼都曉得。正是一處不到一處迷。地步不到。無法可想的。且說建文帝將印信交與方朴。教他藏在頭頂上。運足元神。默然坐着。自己與天涯老人在旁放出靈光相陪。于文雲借到印信。是在午後未時左右。他要看看雷劫是怎樣的。就與瘦長道士等一時不走。

開也在旁邊坐着。如此坐到申牌相近。就聽得天空中隱隱發起雷聲。黑雲陣陣。從四處集將攏來。不到半刻辰光。把箇光明大地。變成了黑暗世界。黑雲一聚集。就有電光閃閃。撩人眼睛。那天的天黑。是歷年來所未曾見過的。真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居民都嚇得望屋裏亂躲。街道上行走的人。彼此都看不見。弄得亂撞亂碰。當時箇箇成了盲人。還有幾隊賊兵。正打算去洗劫寶鷄縣。被天黑阻止了他們行程。領隊的說這是寶鷄縣百姓的福氣。應該不受我們洗劫。所以天上立時黑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如此。我們快些回去罷。他們便退入寶鷄縣西面隴山裏去了。如此便無形中便宜了寶鷄縣的百姓。當時天黑之後。電光閃閃。還不算。接着便是傾盆大雨。且加上轟天似的霹靂。這個霹靂大得了不得。從古說雷聞百里。那天的雷。可說是千里之外都聽見的。陝西全省。都在雷聲隆隆之下。不但是良善百姓。嚇得亡落魂魄。心頭亂猜。自己從前所作的事。有無傷天害理。那些殺人不眨眼的亂賊。凡在陝西境內猖獗的。聞了雷聲。也沒一個不嚇得手足發抖。這時太上凌雲觀裏。所有建文帝。天涯老人。方朴。于文雲。瘦長道士。紅裳。

女子等六個人。都是正襟危坐。頂放圓光。默然無語。那雷聲在他們頭上。轟隆隆地接二連三的亂响。响了一陣。却對准方朴頂上。劈將下來。忽喇喇一聲。雷着了頂。又給碰了回去。但見金光萬道。火星亂迸。方朴的頭顱沒有劈開。身上衣服已經燒焦了。這時建文帝口念阿彌陀佛。連稱善哉善哉。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如此連說數聲。那雷竟不再向下劈了。可是仍舊在頭上隆隆的响着。如此直响到晚。上戌時以後。足足有三個多時辰。方始雷退雨止。雲散天霽。天上推出一輪明月來。建文帝先開眼見了。又道。善哉善哉。諸位且開眼來。于文雲等一齊開眼看時。見了方朴。大家吃一大驚。只見他衣服頭髮眉毛鬚鬚。盡行燒去。變成了一個光頭。頂着一個印信。這時方朴也已開眼。自己失了形像了。不覺面紅耳赤。建文帝道。仙家遭雷劫。火劫風劫水劫。都是常事。何足爲奇。要曉得成個大羅金仙。若非經過雷火風水四大劫。決計不會成功。在這雷火風水四劫之中。雷算第一劫。尚可躲避。這個躲避雷劫。不但是人在修煉。就是妖魔鬼怪六畜諸類。也可躲避的。倒是火劫風劫水劫。這三劫難過。講到這個火。並不是風火天火。乃是本身上

的三昧真火。到那時候犯了他。燃燒起來。若非有大法行。真功夫。決難逃過。往往修煉一場。逃過雷劫。逃不過火劫。火劫被你逃過了。這風劫水劫。就容易了。因爲風水兩劫。也是發作在本身上的。火劫能避免。風水兩劫。便不成問題。現在方道友。總算是逃過雷劫了。不過這個雷劫。並不是你修道上應得的雷劫。乃是意外招來的一切。在老衲算來。你的雷劫。還要經過百餘年。纔到此番爲的是你種下禍根。殺傷了數百萬生靈。纔得此報。這數百萬生靈。雖非你所手刃。但所謂我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現在雷劫既過。方道友可從此收斂心性。加緊修積德行。補充欠缺。以防將來修道。上還有個雷劫臨頭。那時若無充分準備。更比這番危險了。這個理由。是等於世上受官刑一般。初犯可以從輕發落。重案故犯。須罪上加罪了。于文雲等聽建文帝道出一大篇。修道人遭劫的情由。不禁爲之股慄。因爲他們。都未曾受過雷火水風四大劫呢。建文帝正說得起勁。那個天涯老人。却又呼呼睡熟了。建文帝看了。笑道。老天真逍遙。他以爲在四劫之外了。人家說得起勁。他却酣然又睡。待我來嚇他一嚇。說着就聽忽辣辣一聲。在天涯老人頭上。

劈下。乃是個掌心雷。這一個掌心雷。在別人無有不被他嚇得跳起來的。可是那天涯老人却聞如未聞。等於沒有這回事。在座的別人倒給嚇了一跳。尤其是方朴。已成爲驚弓之鳥。嚇得急放靈光。建文帝看天涯老人毫不爲動。笑道。老天的睡功畢竟不錯。建文帝說猶未罷。天涯老人却開眼笑了。說道。老和尚。你也太惡作劇了。人家正在圓個好夢。你却將我好夢打破。我在夢中夢見白日飛昇。剛在飛起。未到半空。被你一個掌心雷。驚得我在半空中倒栽觔斗。跌下地來。就此驚醒。否則說不定已經蟬蛻了。如今你應得賠我損失呢。建文帝也笑道。不錯。你要蟬蛻。但是我曉得你時機未到。怕你太早蟬蛻了。成爲早開早落。不經久。故而將你驚醒。在理應得謝謝我呢。天涯老人哈哈大笑。謝你謝你。一定謝你。他一面說着。又入睡鄉。建文帝覩狀。忽然靈機一動。說道。不好。我有件要緊事兒。不是老天說這幾句謝謝。我倒忘了。如今方道友的事情已了。可將印信交與于老弟。教他去還了葉淇聲。你們也可分頭散去。各自靜修。待到有事之時。我自當給信你們。叫你們前來相會。如今我要走了。老天由他去睡着。我也不驚醒他了。建文

帝說畢。一拂大袖。就失了踪影。建文帝去後。于文雲接過印信。放在袖中。準備起身。那個女子與瘦長道士。要與于文雲同去。于文雲道。你們無所事事。也不必去了。我到那邊交了印信。就要回翠雲岫的。不如你們在翠雲岫上等我罷。于文雲這樣說了。他們說道。如此也好。便對天涯老人行了個禮。借金光去了。方朴呢。看衆人都走了。便也起來。揮揮身上。摸摸光頭。垂頭怛喪地。借土遁而去。此時不知何往。暫且按下。于文雲走得最晚。他看師父睡去。就對他叩了個頭。正要借金光飛身而去。忽見師父開眼叫道。于文雲。你且慢走。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精忠大俠傳 (第二集)

蛟川雕龍生著
漱六山房校訂

第十一回

龍羅漢贈碧玉扇墜

虎弟子發金色劍光

于文雲正要動身到皋蘭還印信去。忽被天涯老人叫住。便肅立聽候吩咐。天涯老人道。方才爲師的睡夢中。得了一個不祥的消息。這個消息的究竟。一時不能對你明言。但你須即刻回來。回來後自有要言吩咐。至於你明天約了葉文燦等在岷山相候。這個恐怕沒有時間前去了。況且他們到了岷山。當別有所遇。也無須你勞心勞力。如此你得趕快去還了印信。速去速回。于文雲聽了吩咐。忙借金光飛向皋蘭。他在途中一想。師父的悶葫蘆中。不知在賣什麼藥。一時倒摸不着他頭腦。既然叫我速去速回。我想也不必明去。省得葉文燦父子見了面。難免要留住談心。恐其擔誤時刻。不如暗中歸還。關照他們一聲便了。至於明天約他們到岷山的事。據師父說。我不去。那邊自有別人去會他們。唉。這個人又是誰呢。我如何算不出來。如此看來。萬事真有定數。我約了他們到岷山。不想已有人要到

那邊去會他們。這個不是倒給他們做了個牽線了麼。他想着不覺已到皋蘭。落下布政使衙門。把身子用隱身法隱住了。登堂入室。來到印信房內。將印信安放在原處。後看管印信的書吏。坐在那邊看書。他便將掌心向印信箱上連拍了兩下。並隨口說道。管印信的聽者。你們大人的印信。現在借用過了。特來奉還。請你點收。拜上你家大人。謝謝他厚意。于文雲說畢便走了。他是回到太上凌雲觀去的。此去天涯老人究竟有甚麼吩咐。我且按下慢表。且說那個管印信的書吏。他正在凝神觀書。猛聽得印信箱上拍了兩掌。抬頭看時。杳然無人。正在奇怪。聽得空閒有人說了許多話。知道是來還印信的。教他點收。又教他謝謝葉大人。他聽了毛髮直豎。過了一會。聲音沒有了。纔敢慢慢起身。拿了鑰匙。將印信箱打開看時。果然印信端放在原處了。心中又歡喜。又驚奇。便將箱門鎖好。彝到書房。來稟報大人。及到書房一看。只有公子文燦在那裏盤膝靜坐着。書吏上前。將方才的事對他說了。文燦心中明白。便對他點點頭道。既是仙長來歸還了。你就好好兒去看管。一切我都明白了。此時父親在書房整理物件。等歇我給你轉稟就是了。

你去罷。書吏聽了。才退出去。葉文燦想于神仙來了。爲什麼不與我們見面。想必他尚有別事。省不下功夫。他關照我過。教我們在明天卯時離開皋蘭。遲恐不利。又說在岷山與我們相見。我們明天聽他吩咐。准在卯時動身。父親想把心愛的小件古玩帶了去。我想一身之外。萬物都是假的。要他何用。然而父親却撇不開。這也是無可如何的。只好由他去整理了帶將去罷。想着。只見父親已從裏頭出來。手中拿了一隻碧玉扇墜。到書房中坐下。對文燦道。我想在這亂世之中。此番到岷縣去後。能否再回到皋蘭來。尙在不可知之數。以我十年來所收儲的古玩。多至數千百件。若說盡行拋却。放在這裏。倘然不能回來。落在他人手中。心有不甘。方才去整理了多時。想將珍貴的小件帶些去。但是看看都是心愛的。一件都丟不了。要帶都帶去。不帶索性一件不帶。講到不帶。也未始不可。然而有一件必須帶的。你道是什麼。就是這箇碧玉扇墜。這碧玉扇墜有何來歷。他雖是小小一件東西。來歷倒極大。他的來歷。也不是皇上所賜。也不是先人所遺。乃是杭州西湖昭慶寺裏降龍羅漢贈給我的。降龍羅漢乃是泥塑木雕的偶像。如何會贈我。

碧玉扇墜呢。說來奇怪。這段話我一向隱着不會對你說過。因爲他贈給我的時候。他關照我道。你得了這碧玉扇墜。什襲珍藏。不可告訴別人。告訴了誰。誰就要與你永遠分離。所以這箇扇墜。連你母親在日。我也不肯告訴他來歷底細。今天檢着了。他本想對你不說。但是不說。好似喉嚨裏梗了一件東西。此時說了。覺得非常痛快。我所以拿出來對你說明。想你是我兒子。第一次在五泉山落水。總以爲從此分離了。竟會尙有團敘之日。如今對你講明了。想你已成爲劍仙。一時不見得有什麼意外。諒情無分離可言。說了想也不妨。我且將降龍羅漢贈我扇墜的事。說給你聽聽。在我二十二歲之時。舉了孝廉。娶了你母親。你的外祖母那時住在杭州。我便往杭州拜親。就在杭州住下。遊玩半月。有一天遊到昭慶寺。對許多佛像。逐箇禮拜過。拜到降龍羅漢跟前。叩了頭起來。舉目看時。只見降龍羅漢似乎對我嫣然一笑。我當時吃了一驚。當是眼花也就完了。但是心中覺得有些志忑。回到你外祖母家中。覺得神思恍惚。便睡倒床上。剛合了眼。這個降龍羅漢就走了進來。對我仍是一笑。在懷中取出一箇碧玉扇墜。交給我。叫我收好。將來

可以位至一品。又關照我。不論何人。不可對他說。說了那箇人。就要與你永遠分離。此後無相見之日。我收了扇墜。降龍羅漢就走了。一覺醒來。曉得是南柯一夢。也不在意。那知側首一看。真的會有一個碧玉扇墜。放在枕邊。我大爲奇怪。曉得這個夢有些講究。不是亂夢。便將扇墜藏好。後來果應了他的話。從京官外轉直做到甘肅布政使。這段往事。可對你說明了。你想希奇不希奇。所以我別的東西。不帶去都可以。惟有這個東西。不能不帶去。如今且交給你。好生代我藏好。將來我老死之時。預備將他殉葬的。說着交與文燦。文燦接過一看。只見那碧玉扇墜。雕的是隻金毛犴。鬚目畢張。神氣生動。不是凡品。他反覆看了一遍。見得下面有一行蚊蠅足跡。大小的蝌蚪文。文燦有了劍術。目光與常人不同。他父親藏了多年。不曾看出。却被他一看就出。他本認識蝌蚪文的。只見鑄的是靈鷲峯大雷音寺阿羅漢手製。他看了忙告訴葉淇聲。教他看。葉淇聲看了半天。看不出來。說道。我年紀大了。目光不好。你看得出。總不會錯。文燦道。此物真是佛國至寶。不是輕易可落在人間的。想必父親前世。也是阿羅漢。葉淇聲聽了。笑道。我那有這個。

福氣。說到此時。已是晚上。文燦想明天父親要趨程的。不如讓他先安睡罷。便請葉淇聲去安歇。淇聲也覺倦憊。教僕人掌燈引領入內去了。文燦在書房裏安歇。那晚一宵無話。別了次日。天一黎明。文燦便起身。先傳集要同去的人。教他們打點齊備。才去請他父親起床。忙了一陣。倏忽卯時已過。文燦看預定時辰已過。有些着急。教他們快些起身。那時衆人心想到帽縣去也用不着這們早。何必如此慌張。衆人不知就裏。心中却在好笑。那知文燦是奉着于文雲吩咐。教他在卯時離開皋蘭的。不離開就有不利。他知于文雲乃是神仙。關照他必有講究。故而一看卯時已過。心裏不免着急。連催他父親動身。依他父親的意思。還要上巡撫衙門一走。文燦忙道。昨天既已說妥了。何必再去回他。還是一逕前去。不要再擔誤辰光了。這樣的被他接二連三催逼着。纔得在卯末辰初時起身。一衆人共有十數騎。方纔出得布政使衙門。就見街坊上人聲鼎沸。有不少百姓。扶老攜幼。從西門街上。直向東門逃去。嘴裏喊着不好了。亂賊殺來了。快些逃命啊。葉淇聲聽了大驚。對文燦道。什麼。賊兵已經來了。據昨天林大人說。賊兵還在甯夏。怎的有這

般快呢。這便那處。文燦道。別去管他。守城破賊。自有巡撫大人。和其餘的文武在着。我們就遵着巡撫吩咐。趕快往媚縣保護糧台要緊。文燦說畢。便保了父親。一騎在先。向東門如飛而來。一衆人在後。縱轡相隨。這時街上。已見禁亂之象。百姓們。你傳我說。紛紛攜眷逃難。又見守城兵士。一隊隊往城上而去。葉文燦看了。想果真賊兵來了。便教父親等。馬上加鞭。快些出城。免得被賊兵圍在城中。到那時弄得欲出不能。誤了公事。又誤了自身。葉淇聲此時也着了急。連加數鞭。如飛的隨葉文燦沖出東門。纔離開城垣數百步。賊兵早已漫山遍野。從南北兩門上。包抄過來。來圍城了。看見有十數騎沖出城去。防他們去請救兵的。都追將過來。一霎時。把葉文燦等圍在中央。看去有五六百個賊人。把他們圍得水洩不通。一圍攔賊將賊兵。早不客氣。對他們刀槍齊下。葉文燦拖住了父親。坐馬勒韉。要想沖出重圍。那裏能夠。忽而想到。我一時糊塗。竟會忘了我五年苦功練就的好傢伙了。此時不用更待何時。他念頭剛一轉動。那柄飛劍。早已奪口而出。這時已有不少賊兵。對葉文燦父子砍來。他便指揮飛劍。在兩人坐騎四週。如轉輪般的揮了

幾週。但見金光萬道。勇悍些賊兵想得功。冲上來的。都被劈爲兩片。不多時。被他劈了百來個。殺得屍橫遍地。重疊臥起。血在地上。汨汨流淪。馬蹄浸在血水中央。把蹄一翻。血水飛濺起來。葉淇聲是個文官。看了嚇得閉起眼睛。葉文燦雖在揮動飛劍。是第一次出手。一殺便殺了百來個。也覺有些礙手。這時賊兵不悉葉文燦用的什麼傢伙。但見金光萬道。在他們兩乘馬上。四週飛繞。刀槍遇到金光。紛紛折爲兩段。人上去。着了金光。就被劈爲兩片。這樣厲害的傢伙。賊人雖凶悍。那個敢再上前。這時隨在葉文燦後的書吏們。早已被賊兵殺個乾淨。一個也不會逃脫。葉文燦呢。也因一時措手不及。只管保了父親。也無暇去保護他們了。其實他是第一次出手。臨陣昏了。否則五六百個賊人。何消他幾揮。早都了結了。這幾個書吏人等。那會傷生。然而那些人都是在大劫之內的。故而無可挽回。這時葉文燦殺了百來個賊人。一時忘却冲將出去。反與賊兵相對望着。賊兵看那金光飛舞得好看。也都忘了廝殺了。內中有個賊將。叫李大力的。他在遠遠見了。想不如放他一冷箭。便攀弓搭箭。對葉文燦颺的一箭。這支箭。那裏射得進。只聽得噹

的一聲。箭被金光裹住。一時剝成寸斷。葉文燦聽他們放了箭。益發不敢將飛劍離開四週。又想到站在此地。有何用處。不如沖將出去。便一夾坐騎。喊聲不怕死的賊人。可上前來。喊畢。拉了父親坐馬。向東馳來。賊人見了。都不敢攔阻。紛紛讓開一條大路。由他們過去。在他們過時。四面箭像雨點般射來。可是都不中用。斷的斷。墮的墮。等於沒射。葉文燦拉了父親坐馬。一口氣跑了十里多路。遠開了賊人。纔始停蹄。回頭看看父親。還閉着兩眼。拔牢了馬鞍。急得滿頭是汗。葉文燦收了飛劍。叫聲父親開眼看看。賊人已經離開了。葉淇聲纔敢開眼。回頭看看。見得皋蘭附近。一片喊殺之聲。隱約可聞。葉淇聲見那書吏人等。都不在了。問葉文燦時。他說道。多落在賊陣裏。兒子一時要緊。保護父親。也無暇去兼顧他們了。葉淇聲道。那末這班人。恐怕都不得生了。葉文燦道。這個可保不定。大約是被害的了。葉淇聲聽了。歛歛道。可憐他們。跟了我十幾年。毫無生色。反弄得死在邊陲。葉文燦道。這也是大數使然。沒法想的。我們且莫管他。走罷。葉淇聲只得嘆息幾句。父子兩人。縱轡向前而去。他們此去。往岷縣去。還是往岷山去。且按下慢表。先要表。

明來犯皋蘭的賊人。那班賊人從何而來。如何有這般神速。且聽我道來。原來他們乃是李自成手下的副將賀錦的部隊。李自成自己在從西安起兵。向北京去時。曾派副將賀錦領兵分道向西邊攻入甘肅寧夏。適逢甯夏兵變。他們便與變兵聯合了。即日進取靖遠。靖遠百姓聞變。大驚。竟開門迎賊入城。原來賊兵有令。攻掠城池。望風歸降者。官民一律免死。守一日者。屠百姓十分之三。守兩日者。屠百姓十分之六。守三日者。闔城全屠。靖遠百姓與守將膽小如鼠。得了這個消息。明知賊勢浩大。守也守不住。早遲被他攻入。殺得鷄犬不留。不如及早歸降。可免殺戮之慘。故而賊兵一到。他們便開城納降。賊兵入城後。賀錦說道。靖遠既得。皋蘭在望。不如連夜進兵。使他們措手不及。一鼓可下皋蘭了。當時使人不離鞍。留下一部份賊兵守靖遠。自己統率大軍。連夜向皋蘭進兵。到次朝卯末辰初時間。已到達皋蘭。探子們得了訊報。入巡撫衙門。巡撫林日瑞得了消息。驚愕萬分。他想昨天探子來報。賊兵還在甯夏。與甯夏變兵會合了。准備進窺靖遠。怎的忽然會到了這裏呢。真像飛將軍從天而降了。他得了消息。一面召集闔城文武商議。

大計。一面急派軍士。火速關閉城門。上城把守。講到這個林日瑞。乃是個膽大心細。有謀有勇的硬漢子。他是詔安人氏。號叫裕元。賜進士出身。做過兵部侍郎。加過太子少保。後來叫他巡撫甘肅。他是赤膽忠心。對答大明皇家的。在賊兵未到以前。有幾個舊將。對他說。賊勢浩大。看來明朝天下。將要不保。萬一到了危急之時。不如棄城一走。退到中原。再圖別策。林日瑞聽了這話。立即將那個說話的。批了兩下頰。對他說。要是再說這樣話。就得砍你的腦袋。我抱定宗旨。要與這梟蘭共同存亡。一不棄城。二不降賊。大家須得仔細了。別再胡說。嚇得說的人。不敢再口。今天賊兵臨城。林日瑞召集了文武。商議了陣。派定各人。各守要隘。自己乘馬。帶了數十名親兵。上西門來。未到西門。聽得那邊喊聲連天。人馬返犇。林日瑞見了。吃了驚。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十二回

碧血丹心忠臣報國

愁雲慘霧流寇屠城

甘肅巡撫林日瑞。以賊兵臨城。便率領數十騎。一馬冲到西城上去。在他尙未到臨西城。聽得那邊喊聲連天。人馬返犇。他看了。大爲吃驚。急便按住轡頭。教帶來的親兵。一字擺開。對返犇下來的兵士。問何故倒退。兵士們大叫道。大人不好了。快作準備啊。賊兵已經攻陷西城了。小的們把守不住。只得退下來了。林日瑞聽了這幾句話。一時怒氣沖出幾丈多高。大喝一聲。親隨們。隨我來。快去守住西門。不使賊兵進城。親隨的兵士們。一想。我們老爺真太不識時務了。賊兵已經攻陷西城。還守得住麼。這明明是送死去。但是感念平日林日瑞待他們的恩惠。兵心都是一致。聽林日瑞說要上去。他們無有不跟着走。遂齊聲應着。來壯他的膽氣。大喊兄弟們啊。不要返犇。快跟了老爺殺賊去。當時便一擁上前。從西城退下的兵士。看見巡撫大人來了。膽氣也爲之大壯。便大家擁了林日瑞。向西城賊堆兵裏殺入。此時賊兵已入西城。來勢如潮湧山崩。那裏抵擋得住。作者寫至此處。要

補述幾句。講到賊兵在卯末辰初到皋蘭的。到不多時。如何忽而就被攻進了。難道這皋蘭城。是紙糊泥封的麼。這可不是。原來賊兵有箇特別破城的好法。這箇方法是李自成自己想出來的。凡是他的兵士。一到城下。開門納降的。是不必說。不降的。前部早預備着衝城隊。他是分做三排的。每排五十人。每隊一百五十人。這三排人。第一排手持斧鑿。頭戴革帽。一聲衝城令下。第一排先飛身到城垣下。對城磚猛鑿數下。卽行退回。乃由第二排衝上前去。第二排手拿鐵鈎。衝到城下。在方才第一排鑿毀之處。猛力鈎出城磚一方。卽行退下。乃由第三排上前。亦用鐵鈎鈎出磚牆一方。卽行退下。從此便由第二第三兩排輪流進退。至將城牆鈎成一箇大窟窿爲止。他們爲何要輪流進退。蓋防城上滾木擂石。所以像偷偷竊竊的一進便退。待到既成窟窿之後。此時第一次持斧鑿之兵。已將斧鑿懸諸腰間。手中更換木椿矣。卽持木椿飛身入城牆窟窿處。將木椿支撐在窟窿處。防其下陷。木椿撐定。第二第三兩排兵士。已將鐵鈎更換鐵鍬。亦飛身入窟窿中。遂實行其搗城工作。城上兵士。因他們在窟窿之內。望也望不見。無從防禦。由他們將

城牆中磚土之類。斂取一空。城牆既虛。他們遂一齊退出。在退出之時。將巨繩纏於所撐木樁上。拖繩至軍中。五十人執一繩。盡力拉之。將支撐木樁拉倒。城牆亦隨着崩陷。立在城堞上的兵士。遇到城崩。都隨着倒跌下來。城既崩陷一角。所有毀城的兵士。卽向兩旁讓開。由後面預備的馬隊。一聲令下。像風捲殘雲似的。衝將上去。他們此次攻陷皋蘭。用的也是這箇方法。又快又簡便。所以不到多時。城就攻陷。西城先陷。南城北城。也相繼攻進。待到林日瑞到西門時。賊將賀錦早已入城。一馬當先。掃將過來。遠遠看見那邊大纛飄動。上面有箇林字。曉得是巡撫來了。便拍馬來擒。這時從西城退下的兵將。奉了林日瑞的命。重又返身殺來。與賊將接着。拚命巷戰。林日瑞親在後面督戰。忽見來了五六騎探馬。接二連三的報告。這箇來報說南城陷了。那箇來報說北城陷了。一霎時。得了五六探報。都是陷城的消息。差不多這皋蘭城。完全被攻陷了。他聽了。知道大勢已去。事不可爲。與其被賊所擒。不如早些自裁。遂長嘆一聲。拔劍自刎。親隨們要待救護時。已是不及。當時血洒紅袍。一縷忠魂。飛向夜臺去了。林日瑞自刎後。屍首仍在馬上。坐

而不仆。親隨們牽了他坐馬。直回到巡撫署中。馬到大堂之上。馬卽回身向南立定。不稍移動。那馬如林日瑞生時。坐在上面一樣。林日瑞呢。喉管雖斷。頸項未斷。仍是怒目突睛的。流了滿懷的血。手持寶劍。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在馬上坐着。此時親隨們已逃走殆盡。只有一箇多年老僕。立在馬旁。準備收主人的遺體。過不多時。賊將賀錦已將西城兵卒殺散。帶了數百騎。衝到巡撫衙門。直進大堂而來。未到大堂。就望見堂上站着匹白馬。馬上馱了箇紅袍紗帽的人。看他怒目突睛。手持寶劍。賀錦吃了驚。一時不敢上堂。要攀弓搭箭。射他一箭。剛一舉臂。忽覺臂上一陣痠痛。好似有件兵器。擊他一下。遂挽不起弓。他的左右道。看這箇人已經死了。否則如何還立而不動呢。待小的們先上去看來。幾箇左右。上堂去一看。見得血流滿頸。果是死的。便告知賀錦。賀錦有些希奇。下馬上堂。在林日瑞左右一看。真是自刎死的。又看地上倒臥箇僕人。原來老僕見賊人進來。嚇得昏倒地上。賀錦教左右將僕人叫醒。問他道。這箇人是誰。僕人道。是我家老爺林日瑞。賀錦道。既是你家老爺。他已死了。你爲何不逃走。僕人道。小的隨了老爺一輩。

子得了他不少好處。他死了。小的不能跟隨地下。已覺對他不起。現在不走。想要收葬老爺的遺體。賀錦聽了。點點頭。說道。看你倒有一片好良心。如此俺就遂了你的心願。回頭教左右。去覓一口棺木來。由他成殮了去。賀錦說畢。林日瑞的屍首。在馬上搖了幾搖。嚇得堂上賊兵。四散犇開。賀錦也給他吃了大嚇。再看他仍是挺坐不仆。不知如何。賀錦會忽然起了敬心。對他彎彎腰。行箇禮。祝道。俺賀錦念你是箇忠臣。許你僕人成殮了你。你爲何還不仆倒。想必顧念全城百姓。俺的軍中有令。守城一日者。屠全城十分之三。如今看在你面上。一律免死罷。那末你總可放心了。說也奇怪。賀錦祝罷。這幾句話。林日瑞便將口一開。噴出口鮮血。曲倒身軀。俯伏在馬背上了。這口血。正噴在馬頭上。將雪白的馬頭。噴得鮮血淋漓。賀錦見了。實在心忒。教快成殮過了。一面傳令皋蘭百姓。一律免死。賀錦這箇號令。傳出去。可已遲了些。這時城中百姓。已被他們殺去十分之二。殺得哭聲震天。賊兵還要強姦婦女。一時投河跳井。河井爲滿。等到軍令傳下。你想雜亂無緒的。時間。一時傳達也感困難。總算賀錦號令有准。得了令。都歸隊去。不再姦殺了。這

些也是林日瑞英靈不滅。急難中保全了不少生命。皋蘭既被賀錦所得。他便略事整理。派出幾箇部將領兵去取嵎縣糧台。部將得了令。領了三千人馬。如飛向嵎縣進發。那時葉淇聲父子。尚在途中。正未到達嵎縣。他倆縱轡趨程。也不曉得此時皋蘭已入賊人之手。和林日瑞與城偕亡的回事。父子在途中談談說說。來到烏鼠山下。突見道旁閃出一箇小孩子。那孩子頭挽雙髻。胸繫紅綾兜肚。向當途一攔。大叫葉文燦。停住馬來。喊聲輕脆。順風送入葉文燦耳中。連忙勒住馬韉。閃目看去。一看那孩子。就是太上凌雲觀中見過的舞火棍的婷兒。他不知他如何會在這裏。連忙下馬。趨步上前。問他從何而來。那婷兒抱着小拳。拱拱手。與他見過禮。卽說道。我從寶鷄縣到此。奉了于師伯的命。教我在這裏等你。同來的。還有箇花師伯。他就在烏鼠山上等你。有話與你講。可隨我前去。又問道。後面這箇騎馬的是誰。葉文燦道。那是我的父親。婷兒道。花師伯說過。若有回來的人。不管是誰。都不能帶去見他。可教他暫在山下少候。你隨我去。見了花師伯。就可下山。葉文燦聽了。唯唯聽命。遂回頭稟過父親。此時葉淇聲在馬上。也早聽得清楚。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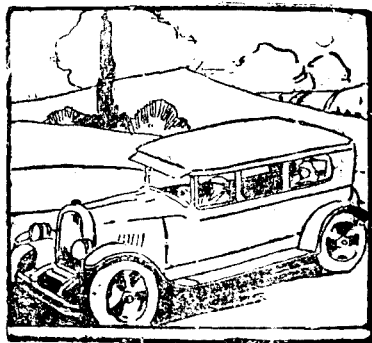
先起。看見這孩子。生得一片天真。甚是可愛。後來聽他所說。又知不是等閑之人。益發欽佩。此時葉文燦要到山上去。教他在山下等候。便道。我就山下等候。你可去去就來。葉文燦便下了馬。隨婷兒上山而去。葉文燦去後。葉淇聲牽住了葉文燦的馬韉。按轡立在道上。等了好久。不見葉文燦回來。他等得十分心焦。正等間。忽聽得後面金鼓喧天。回頭看去。那邊塵頭大起。想道不好。那邊有兵馬來了。但不知是從皋蘭退下的官兵。還是賊兵。不如到山崗上一看。便縱馬上了山崗。向那邊儘望。不覺大驚。但見來兵打的旌旗。都是賊人所有的。知道皋蘭失守了。他們是去取峒縣的。這便那處。又想峒縣。乃是儲糧之所。被他取得。如虎生翼。我受了林巡撫的囑咐。說我老成持重。教我去守住糧臺。你看賊兵來了。我還在這裏徘徊。如何了得。如此。我也不去等候兒子了。想他回來。見我不在。一定會追到峒縣來的。我得馬上加鞭。趕往峒縣。保守糧臺要緊。他想罷。馳驅下山。遂卽棄了葉文燦的坐馬。自己催馬如飛。直望峒縣而來。後面賊兵。到達烏鼠山下。看見山下有匹黃標色坐馬。駁轡鮮明。大家便停住步。先將那匹馬牽過了。報入軍中。這時

前軍一停。中軍後軍也一齊停止進行。領軍賊將不知何故停留。正要查問。忽見前軍頭領報將入來。說道有匹黃標色坐馬。放在山下。看那馬匹駿轡鮮明。不是尋常兵卒所騎。莫非有大官員。從皋蘭逃至此處。見我們來了。棄了馬。竄入山中去了。故而報與主將知道。可要搜索一下。領兵的賊將聽報。沖馬來到軍前。看了黃馬。果覺可疑。卽傳箇令。先把烏鼠山四面圍起。再派兵士上山搜索。兵士們得了令。立刻將烏鼠山圍得水洩不通。那賊將率領數百兵士上山搜索。搜了多時。踪跡毫無。正搜間。忽聽得金鼓喧天。那箇賊將和賊兵大爲吃驚。急打從四面眺望。不見動靜。這金鼓聲敲了陣。就停止了。過不多歇。又是一陣。大家細聽聲音。乃是從山中土石下面發出來的。好像山底下有兵馬埋伏着。那箇賊將和賊兵聽出聲音。不敢再搜索。相率下山。解了圍。回頭一看。見得山上旗旛翻空。刀槍如林。這些旗旛刀槍都祇見得一半。其餘一半隱隱約約。看不清楚。且喊殺之聲相繼並起。衆賊人見了。心中益慌。都不約而同的棄了烏鼠山。向岢縣而奔。一時秩序大亂。走了好久。纔始鎮定。漸漸恢復原狀。衆賊人都在說。是我們搜山觸犯了山

神土地的怒氣。他們就調集大兵。天將來。捉拏我們了。衆賊兵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是大家一陣風趕去。比風馳電掣還快。何消半日。就被他們趕到媚縣。這時媚縣守將何金標。得了探報。早將城門關起。在賊兵將犇到城下之時。但見前面一騎白馬。如飛向城關而去。賊將見了。想是入城中報信去的。遂卽縱馬趕來。你道那箇騎白馬的是誰。就是葉淇聲。葉淇聲不及賊人行得快。要是賊人不在烏鼠山搜索。此時早在途中被他們捉住了。他自在烏鼠山飛逃而來。將抵媚縣。聽得後面殺聲又起。曉得賊就在後面了。心中要緊進城。想進了城關。就不怕他們了。遂連加數鞭。那馬像飛風的。帶縱帶跳。跑將過去。後面賊將細看馬上騎的。乃是箇官兒。紅袍紗帽。不是小官。便拚命追來。葉淇聲本想進城的。待到城下一看。城門已關。大叫開門。那時何金標手持大砍刀。立在敵樓之下。望下一看。曉得是從皋蘭逃來的官兒。但不認識他是誰。因爲他們向來沒會過面。要待開門迎他進城。看後面有箇騎馬的賊將。手提長矛。後隨百來箇賊兵。將要追到城下。倘然開了門。防被賊兵衝入。只得大叫道。來投犇的大人聽者。此門不能開的。可向南門上

進去。叫着。用手指向南面。教葉淇聲打從南面走。葉淇聲聽了。在心急意慌中。竟會拉轉馬頭。向北門而去。說時遲。那時快。這賊將已如飛追到城下。看葉淇聲回頭向北繞城而逃。便也領兵向北追來。何金標看得親切。攀弓搭箭。對賊將一箭射去。颯的一聲。這支箭着在賊將坐馬股上。那馬負了痛。前蹄一起。後蹄一蹦。把他從馬上摔將下來。賊將倒地。急忙爬起。知道馬中了箭。一時怒他不該將他摔在地下。拔出腰間寶劍。將馬頭劈爲兩片。賊將砍殺坐馬。將軍沒了馬。不好施威。遂分派一半兵士。去追葉淇聲。自己在城下候着。不多時。大隊賊兵。都到城下。霎時將城圍起。早有賊兵牽過一匹好馬。給賊將坐了。他上了馬。想到那箇逃走的。可惡。又不見兵士們將他捉來。便再縱馬到北門來看。追到北門。派去追趕葉淇聲的兵士回來了。到馬前稟道。說那箇狗官。被他落荒逃走了。賊將聽說大怒。厲聲道。既然落荒逃走。爲何不追將前去。快給我追趕回來。倘然追不到。就取你們性命。賊兵聽了。不敢開口。一齊回頭。向葉淇聲逃竄的方向。追去了。這且慢表。且說那員賊將。待兵士去後。自己回到西門。西門就是何金標把守的所在。那箇何

金標。是箇記名參將。爲人精明幹練。深諳兵法。武藝也極嫻熟。甯夏兵變的事。他昨天已經知道。想自己轄地。乃是儲糧之所。非常重要。他便早作準備。將城垣把守得如鐵鑄一般。賊將看守將不降。吩咐攻城。一聲令下。照舊法。又炮製起來。賊兵正待上前。忽然狂風大起。飛沙走石。一霎時。濃霧四合。天昏地暗。對面不相見了。賊人大驚。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十三回

威靈顯赫聖帝拯民

妙算奇謀將軍劫寨

賀錦部下賊將領兵來到帽縣。正要攻城。忽然狂風大起。飛沙走石。天地昏暗。對面不相見得。賊將大驚。要待傳令暫退。聽得天空中。忽喇喇一聲。立時大放光明。在光明燦爛中。顯出三位神聖。中間一位。青巾綠袍。赤面長鬚。豎起臥蠶眉。圓睜丹鳳眼。一手斜拉着長鬚。一手用兩指指着賊將。左首一位。是個白面小將。手捧金印。右首一位。是個黑面大漢。手握大刀。且高高擎起。像要劈下的樣子。賊將和兵。都看得清清楚楚。齊聲大叫道。不好了。關聖帝君來了。我們快逃啊。當時不待賊將傳令。早已拔步亂逃。一時自相踐踏。死者無數。那個賊將。膽氣較爲大些。要想彈壓他們。教好好兒後退。那裏壓得住。竟一窠蜂直退去五十里之遙。到座山下。方始停住。賊將也無法可想。明見是關帝顯靈。並不是部下貪生怕死。便吩咐暫且安營。安好營。教埋鍋造飯。在賊將心中。還不肯收兵回去。預備明天再去攻城。想關帝總不至再來的。這裏賊兵。在埋鍋造飯。那邊何金標。在發放探子。前來

探聽賊人行動。講到何金標。他在城上。看賊兵有數千之衆。到來將城圍起。曉得他們要攻城。忙教兵士們。準備灰包。擗石滾木。火箭等類。想打退賊兵。忽見城外狂風大起。飛沙走石。又見濃霧四合。陣陣下降。立時將峒縣全城。籠罩在濃霧裏面。城外賊兵。一個也看不見。何金標看了驚慌。想道。莫非天助賊人。要攻破此城。如此。只有跳城死了。以報皇上。正想問。聽得天上一聲响亮。遂即大放光明。在光明燦爛中。見到關聖帝君顯聖。似乎在怒斥賊人。他看了。方始定了心。再過歇。光明漸退。關聖也隱去不見了。濃霧也退了。濃霧退後。看城外賊兵。都已逃走。在城上還望得見影子。看他們在那邊落荒亂奔。何金標想道。定是他們見了關聖。嚇跑了。但不知他們。逃到那裏去。是否要重來。須去探聽明白。一面吩咐照舊守城。一面遂派出探子。前去探聽。待到探子回來報告。說道賊人在離此五十里之遙的獅子山下安營。何金標喝聲知道了。心裏盤算着。賊人遠來。疲於奔命。看去今晚不至來攻城的。不如今晚去劫他的營。殺他個片甲不回。想定。縱馬回衙。傳集部下都守千把總等。商議一番。挑選二千個精壯士卒。分作五隊。三隊去劫營。兩

隊守在途中。防中賊人詭計。好來接應。調度停當。當晚一更時分。悄悄離了峒縣。率領五隊人馬。向前趨程。來到中途。便留二隊在道左。埋伏停當。再將三隊分作三路。兩路向左右包抄過去。自己在中間。直搗賊營。那晚天上黑雲密布。星月無光。官兵是人結口馬啣枚。四更相近。已到賊營面前。賊兵自從出甯夏過靖遠。越皋蘭。兩日裏。奔走數百里。個個累得精疲力盡。賊將也已倦極。一睡到地。都是呼呼睡熟。像死去一般。就是看守營門的。也都是倦眼惺忪。想睡覺。所以何金標率兵到了營前。他們還不曾覺得。官兵一到營前。立時點起火把。一聲吶喊。何金標手揮大刀。一馬當先。大叫弟兄們。隨俺來殺賊啊。他們來勢凶猛。喊聲震天。左右兩路也同時包抄到來。三路會兵。攻入賊營。賊兵在睡夢中驚醒。聽得喊聲震天。知道官兵來劫營了。又不知有多少人馬。嚇得手足無措。人不及弓。馬不及鞍。個個不思抵敵。只備逃命。被官兵遇着了。殺的殺。砍的砍。那何金標呢。非常勇猛。就如一隻餓虎。咬緊了牙齒。直衝中軍。賊將在夢中驚醒後。知道不好了。急忙取過長矛。衝將出來。與何金標對面相逢。一個在馬上。一個在馬下。馬來如風捲殘雲。

刀下如流星趕月。呼的一聲。那柄大刀直望賊將頂門劈下。賊將一時閃讓不及。用矛桿來架。何金標踞高臨下。勢同泰山下壓。賊將那裏支架得住。拍的一聲。震開虎口。拋了長矛。要想逃命。不客氣。那柄大刀已順勢直下。早將賊將從頂門上劈下。直劈到下體。平平正正。將身體分爲兩片。鮮血四散飛冒。那時何金標的坐下馬。好似也拼了命的。見主人劈了賊將。便放開四蹄向四下裏亂闖。那馬擇賊人多的所在闖去。上面何金標把板門般的大刀。旋風似的亂舞。賊人碰着了。不是頭顱飛空。便是攔腰斬斷。一衆賊人向外要逃。有官兵圍着。捉一個殺一個。要在營中躲避。有何金標率領兵士。四下砍殺。正是殺得屍積如阜。血流成渠。有許多賊人拋了刀槍。跪在地下。苦求饒命。何金標深恨那班賊人。到處姦殺。毫無心肝。今日落在手中。非殺個乾淨不可。就此一來。這數千個賊兵。竟被何金標殺得一個也不留。何金標將賊兵殺盡後。天色已明。何金標傳令軍中。將賊兵的輜重糧食。刀槍器械。馬匹等類。悉行取去。賊人的屍首堆積在營中。四面疊起乾柴。連營帳旗幟。一起放火燒了。兵士們得了令。依令辦事。就見一隊隊搬運物事物事。

運空就疊柴放火。霎時火光燭天。燒着屍首。臭氣四溢。何金標也不去管他。帶了兵士回轉媚縣而去。何金標回到媚縣後。防賊人來報仇。日夜准備着。且說賊將賀錦。自從派部將取媚縣去後。他總以爲皋蘭已得。林日瑞自刎。那個小小媚縣。得了消息。豈有不望風歸附的道理。不料等到次日。勝負的消息。竟也沒有。便派探子前去探聽。探子得了令。向媚縣而來。走到離開媚縣五十里遠的山下。嗅得那邊臭氣厲害。且見有餘火在燃燒着。他不知究竟。掩了鼻孔。走到那邊。一看吃了驚。原來尙有不曾燒着的旗旛。和殺死的賊兵。認識是自家人馬。曉得出了岔子了。再犇到媚縣城下。又不見一兵半卒。城門關着。探子立時回頭。犇到原處。拾起火燒賸的旗旛。如飛回到皋蘭。報與賀錦知道。賀錦聽得。曉得部將中了敵人詭計。全軍覆沒了。所以一些消息都沒有。當時勃然大怒。連說蕞爾媚縣。膽敢抗拒我們。真好大膽。那個守將。非把他捉着。碎屍萬段。難消我心頭之恨。賀錦說罷。怒冲霄漢。立刻點起五千兵馬。親自統率了。向媚縣殺來。將到燒燬賊營的獅子山下。天色已晚。在賀錦心中。預備連夜前去攻城。故而催軍速進。正走着。忽見獅

子山頭。火把大明。明耀得如同白日。天空中。懸起了兩盞大燈。大燈下面。立着三位神聖。賀錦看這三位神聖。不是別個。便是關聖帝君。他的威嚴。與昨天在峒縣城上所表顯的相彷彿。也是拉了長鬚。用兩個指頭。指着賀錦。怒目而視。握大刀的周倉呢。也是將大刀高高擎起了。要劈下來似的。賀錦那廝。賊膽包天。什麼都不怕的。惟有這個關聖帝君。在他幼年時候。見了偶像就畏悚的。等到做了賊。帶賊兵在外面劫殺。看見有人跑進關帝廟裏躲去了。他便不進去搜索。由他去了。他對於偶像的關帝。如此害怕。今天見了威靈顯赫的法相。在天空中。對他怒目戟指。嚇得他不敢仰視。立刻傳令退軍。這時賊兵是誰都見得的。也都嚇得失了魂魄。聽說退兵掉轉頭亂跑。大家一口氣。跑回數十里。回頭看看。見得關帝尙在後面追將下來。且看他的法相。比初見時。還長大了一倍。大約有三丈多高。那位周倉呢。高高擎起了青龍偃月刀。刀面足有一丈長。五尺闊。賊兵看了一想。這口刀要是劈下來。一刀至少可砍去百來個腦袋。於是大家拚命狂奔。自相踐踏而死的。有十分之三。待奔到皋蘭城下。三停人馬。去了兩停。一到皋蘭。關帝的法相。便

隱去了。賀錦也定了神。帶兵進城。從此不敢再想去攻掠峒縣了。作者寫到此處。要講那峒縣。他有什麼講究。爲何關帝不在皋蘭。和別處顯聖。去嚇退賊兵。偏要到這峒縣來呢。難道峒縣與關帝。有特殊的關係麼。不錯。峒縣與關帝。確有許多關係。一來。是峒縣百姓。風俗敦厚。素重禮教。不應該懼此浩劫。二來。是那箇參將何金標。對關帝敬重。到無微不至。方才說的賊將賀錦。是從小極怕關帝的。這箇何金標呢。是從小敬重關帝的。畏懼與敬重。兩人却有不同。他在七歲上。就請父親。造了箇神龕。供奉着關帝偶像。一天到晚。不去遊玩。專心對關帝禮拜。家中人等。看這小孩子。性情奇特。想來他前世與關帝有緣。所以小小年紀。就這們敬重他。他自七歲上。敬重關帝起。直到四十多歲。數十年來。如同一日。所謂至誠通神。聽說關帝常常託夢於他。且不時顯聖保護他。記得有一次。在他三十歲上。他到湖北岳陽做守備去。在江中覆了船。落在水裏。見得水底。紅紅綠綠。五花八門。這紅紅綠綠。五花八門的好看。原是水底返光作用。他落水不懂水性。着了慌忙。不向上冒。望水底直闖下去。不是要淹死麼。在那危急之時。關帝來了。他看見關

帝將他一把提起。直出水面。打撈的人。見了救他上岸。這是他的往事。他說了。人家有相信。有不相信。在那媚縣嚇退賊兵的事。是萬目睽睽的。不能胡說。媚縣自從關帝顯聖以後。賊兵從此不再來犯。且丟開不表。再講到那箇落荒而逃的葉淇聲。他自從在西門上。見得守將何金標。用手指向南門。教他往南門進城。不想在慌張之際。真會提錯馬頭。向北門去了。要想再提轉走南門。後面賊將追近。時間迫促。只得將錯就錯。向北門而走。將到北門。回頭一看。賊將未來。有數十箇賊兵。風捲似的在後追趕。且看北門城關。也是閉着。吊橋拉起了。要想進城。萬來不及。便不去叫開城。只得落荒而走。當時連連加鞭。胡裏胡塗的跑去。竟會走了一夜天。到了次日上午。纔始勒馬。看後面不見賊兵。方才放緩了轡頭。揩去頭上汗。嘆口氣。左右望望。不知到了何處。見得前面有座高山。擋住去路。要尋箇土人問聲。不見有人。他無精打采的走着。想到兒子葉文燦。此時不知在那裏。是否已經追趕下來。還是仍在烏鼠山上。左右想着。不覺已抵山麓之下。坐下馬。跑了許多路。肚裏飢餓。看見山麓下。青草芊絲。便不走了。低下頭亂嚼。葉淇聲被馬一嚼草。

本來要想到飢餓。可是他曾經食過仙棗了。不但不覺肚飢。騎了許多路。腿也不覺酸痛。想待坐下馬吃飽之後。看箇方向。跑到武都縣去。到得那邊。再定辦法。正想着。忽聽馬後脚步聲過去。急回頭看時。原來是兩箇羽冠道士。兩箇道士。一長一矮。長的清瘦。矮的肥胖。他們邊走邊說着。說的甚麼。聽不清楚。他們面龐也看不見。祇見得箇後身。道士走去有幾百步路。葉淇聲忽而一想。我何不去問他箇訊。問他這裏。是甚麼所在。到武都去。走那條路。想罷。看馬嚙了多時草。諒也夠飽。否則待問了訊。再給他嚙。便一提馬勒。夾夾腿。拍馬追趕道士。兩箇道士。本在山下道上走的。待到葉淇聲一追。他們雖不回頭。聽得鸞鈴响。也曉得了。便折道向山兜裏轉灣。山兜的路徑。又狹又蹊蹺。馬過去。很不好走。溜溜滑滑。險將葉淇聲。摔下馬鞍。一想不好。不如下馬。將馬拴在道旁。自己步行上去。問明了。再回來騎坐。想着。便下了馬。將馬繫在道旁一株楓樹上。即便搶步上前。來追兩箇道士。追了不多遠。被他追上了。將追到道士身後。道士一齊回過頭來。對葉淇聲上下看了眼。立定不走了。且劈頭問道。看長官匆匆追來。不知有何事故。他們問這兩

句話。正中葉淇聲下懷。遂接口道。下官迷失路途。要請問箇訊。不知這裏是什麼地方。到武都縣去。走那條路的。道士聽了。一箇矮胖的微笑着說道。我道追趕我們。爲了何事。原來是來問路的。待我告訴你。這裏叫岷山。到武都縣去。越過岷山。向南走。便是了。道士說罷。不再多說。掉頭俱去了。在道士告訴他路徑之時。葉淇聲在對他倆呆看。看這兩箇道士。面熟得很好。好似在何處見過。一時想不起來。等那道士走後。看他上山轉入山中去了。到那時。忽而被他想着。說聲。唉。這兩箇道士。不是五年前。在五泉山下。遇見過的麼。那時。我叫僕人福安去追過他們。追不上。被他們走了。不想今天。又在這裏相會。看去。他們是來尋我的。這是我一時眼鈍。認不出。當面錯過了。又一想。好在他們走去不遠。不如追將上去。當時便拔步追來。他要緊追他們。抬了頭。不留心着脚下。犇了幾步。覺得脚下一絆。撲的跌了一交。跌得膝蓋發痛。幸虧雙手撐在地上。不曾跌傷頭額。爬起身。要看絆他倒地的是什麼東西。略爲一看。像根火燒樹木。有合抱粗大。仔細一看。不像樹木。上面似乎有鱗甲。他拭拭眼睛。要看箇究竟。一面在想。松樹是也有鱗甲形的。便低頭

去細看。一低頭。嗅得有陣腥氣。吃了驚。再看時。見得鱗甲在閃動。不但鱗甲在閃動。連那軀幹。也在行動。這一來。他急忙抬頭向左右一望。望罷。嚇得連忙跳過那東西。慌慌張張。直犇回原處來。一到繫馬之處。又吃一驚。你道爲什麼。原來那匹馬不在道旁。被人家偷騎去了。且聽得那邊鸞鈴响亮。循鈴响看去。却還見得馬在遠遠地犇馳。馬上馱了箇人。是何等樣人。那馬跑得絕塵似的快。看不清楚。欲知究竟。下回再叙。



第十四回

渡迷津頭陀作怪

竊鄆縣孝女蒙災

葉淇聲在岷山下。遇到兩個道士。問了路。回頭再去追他們。被跌了交。又失了坐馬。這兩件事。先要講明。絆他跌交的。是什麼東西。在葉淇聲目中看來。乃是條遍體生鱗甲的大蛇。他跌後起身。左右一望。看那條蛇蜿蜒綿亘。橫在地上。移將過去。首尾不見在那裏。真長得不可測度。他想這樣大蛇。被他掉轉頭來。咬一口。性命休矣。故而連縱帶跳。奔到原處。一看馬被人家盜去了。當時雖見得馬在遠遠馳去。要趕又趕不上。急得頓足無策。又想那蛇就在左近之地。此地不宜久站。依方才道士所說。到武都去。須要越過岷山。要過岷山。有蛇在當途。不過岷山。教我打從那裏走。馬又失了。這便那處。他邊想着。邊望山前道上走來。走不多遠。見迎面來了一個頭陀。那頭陀瘋了一手。爛了雙腳。且是個癩子。頭上抓得鮮血淋漓。他的面目。尤是黧黑得不可名狀。他的衣服。也可說是骯髒得舉世無儔。這樣一個頭陀。拐拐晃晃。灣灣手。托個破鉢。蹣跚到葉淇聲跟前。在他未近跟前之時。就有

陣穢氣沖人鼻孔。嗅了使人作嘔。葉淇聲嗅得穢氣。正要發嘔。覺得喉間沖出陣香氣。聞得是棗子香。這纔將穢氣打退。那頭陀既到跟前。便止住步。將手中破鉢。向葉淇聲胸前一托。口裏唸聲阿彌陀佛。大施主。瘋和尚苦惱得緊。前天在皋蘭城中。蒙人家施了枚棗子。吃下肚。充了一霎時的飢。不想到了次朝。賊兵來了。攻陷皋蘭。自刎了巡撫。逃走了布政使。賊兵亂殺百姓。和尚不幸。也被他們捉住了。本要殺我。看我滿頭癩痢。鮮血淋漓。生怕穢了刀口。放我逃生。就此跑出皋蘭。跑一日夜。跑到這裏。肚中餓得不得了。要想施主。佈施幾個錢。好到鎮上去買些饅首充飢。頭陀說了大篇話。說畢托着鉢。翻着黑而又亮的眼珠。對葉淇聲看着。似要等他佈施。葉淇聲初見那頭陀。看他這樣骯髒。有些討厭。待聽他說話後。曉得是從皋蘭逃難來的。却在他口中。又聽得巡撫林日瑞已經自刎的消息。十分驚悼。又聽他說逃走了布政使。不免一驚。想道。皋蘭百姓。在說我是逃走麼。這可不對。我並非畏賊圖逃。是奉了林公囑託。去督同何金標保護糧台的。那末未免冤屈我了。想我在甘肅。做了多年官。一向聲譽很好。照他說來。林公肯捐軀報國。我

反偷生逃亡了。這話那裏說起。此時本想再問他些消息。一想別同他多講了。佈施他幾個錢。自管自走罷。想畢。向身邊一摸。沒有零碎錢。却有幾兩銀子。便摸出兩塊銀子。向他鉢中拋入。也不與他講話。揮手令去。葉淇聲因爲聽到頭陀說他逃亡的話。心中極不高興。施了銀子。要想走路。看頭陀將銀子拿了。把路一攔。唸聲阿彌陀佛。謝謝施主。難得施主這樣慷慨。如今尙有一事相商。說着。向懷中取出一件東西。放在鉢中。說道。施主看和尚有件古玩。在二十年前。往杭州朝山。到昭慶寺中。遇見個捉蛇的和尚。他與我同是佛門弟子。一見如故。在杭州同住半月。贈我這件古玩。留作記念。他說那件古玩。是佛國至寶。是阿羅漢親自手製的。不信。可看下面有靈鷲峯大雷音寺阿羅漢手製等字樣。頭陀說到此處。拿起鉢中的東西。給葉淇聲看。接着又說。如今和尚窮到十分。實在不得已。想將這件希世古玩。讓與施主。看施主紗帽紅袍。不是現任官兒。定是告歸大吏。我讓與你。並無何等奢望。只希望把我一座破寺。修葺整齊。就得了。頭陀只管自言自語的說着。葉淇聲呢。却有心無心的聽他。一面去看他的古玩。你道那個古玩。是什麼東

西。乃是個碧玉兔子扇墜。他看了吃了驚。想碧玉扇墜。祇有我昔年在杭州。夢見降龍羅漢。贈我的。況且那件東西。已付與兒子收藏好了。怎的他也有呢。想着。不覺伸手接過來看。一看真與自己的絲毫無二。當時想他所說。也甚奇怪。什麼也在杭州得到的。莫非也是降龍羅漢贈他的。想着。對那東西細看。再看些時。覺得有些不對。似乎是磁質的贗品。並非真正碧玉。看到這裏。頭陀催問道。阿彌陀佛。施主發個大願。接受了罷。葉淇聲聽了。有些不耐煩。將扇墜還了頭陀。對他道。你且看來。這個東西。是件古玩麼。他是磁質的贗品啊。老實對你說。真的。我倒有呢。頭陀聽了。把眼一翻。說道。這箇東西。是贗品麼。你有真的。可拿出來。我看看。葉淇聲道。我有真的。已給與兒子了。頭陀聽到這句話。不覺哈哈大笑。施主真好胡塗。這箇東西。可以給與別人的麼。給了他。他就要與你永遠分離的啊。頭陀說罷。大笑不已。笑時。眼露金光。光芒四射。葉淇聲聽他說。給了別人。要永遠分離的。想這句話。乃是降龍羅漢在夢中對我說的。祇有對兒子說過。他如何會曉得。繼而一想。猛然想到。這箇頭陀。有來歷。聽他所言。句句點我心事。與我碰面時。就說在

皋蘭吃了枚棗子。又說什麼賊人捉住他。嫌他癩痢。放了他。你想賊人屠殺。還管你癩痢。怕污了刀口麼。明明是滑稽之談。又說自刎了巡撫。逃走布政使。就使他真在皋蘭。慌亂之時。有誰知道我出走。那明明是取笑我。他自說自話。說到後來。還拿出碧玉扇墜來了。當時看去。並不見假。看到後來。忽然變成贗品了。又明明是來戲弄我。莫非他就是降龍羅漢。不然定是阿羅漢自己。今天佛在面前。還不求他超度。更待何時。葉淇聲身爲一品大員。天資何等聰明。又以前天吃了仙棗。更加了得。當時便不加遲疑。對頭陀就地跪倒。口稱佛爺慈悲。望搭救弟子。出此苦海。弟子厭棄塵寰。已非朝夕。只因功行淺薄。罪孽深重。一向遇不到仙佛。今天得逢佛爺。也是三生有緣。總望佛爺大發慈悲。救度弟子。葉淇聲邊說邊叩頭。頭陀聽了。更是笑不可仰。說道。施主。你看錯人了。我是箇叫化頭陀。說我是佛。佛生得怎麼樣。連我自己都不曾見過。快些起來。這件古玩。你要不要。不要。我也要走路了。葉淇聲總是跪在地下。苦苦哀求。不肯起身。頭陀有些不悅道。癡男子。你真當我是降龍羅漢。和阿羅漢了麼。快些起來。讓我走路。葉淇聲聽到這裏。立刻抬

起頭。問頭陀道。佛爺既說不是降龍羅漢。和阿羅漢。那末我心中的想念。你如何會知道呢。葉淇聲真聰明。只這一句話。那頭陀被他問住了。聽得哈哈笑了幾聲。對葉淇聲道。你既認我是佛爺。我就當箇佛爺。你也莫去管他是降龍是阿羅。快些起來。脫了紅袍。去了紗帽。隨我走罷。葉淇聲聽得大喜過望。又叩了幾頭。纔始起身。當時去了紗帽。脫却紅袍。頭陀遂即接了去。將紗帽向癩痢頭上一戴。將紅袍向身上一披。問葉淇聲道。我像箇布政使麼。葉淇聲叩頭答道。佛爺休得取笑了。頭陀聽了。厲聲說道。誰對你取笑。你且再來看。看這箇模樣是什麼。葉淇聲對他再一看時。不覺大驚。看那頭陀戴的那裏是紗帽。披的那裏是紅袍。他頭上所戴的。乃是頂毘盧帽。身上披的。乃是件大紅袈裟。原來紗帽紅袍。已化爲毘盧帽袈裟了。再看他時。手也不瘋了。脚也不爛了。手上托的破鉢。已化爲金鉢了。赤脚下。已穿了雙八鈕黃金草鞋了。那件古玩。已化爲蟾蜍了。在金鉢內。跳跳躍躍。頭陀的面目呢。也化爲黃金色了。一眼望去。真與寺院裏塑的金羅漢一般無二。葉淇聲見了。忙再跪下禮拜。頭陀顯出法身後。用手一指。喝聲孽畜。還不回來。更待

何時。這一聲未已。聽得山麓旁。風聲大起。揚塵飛沙。老樹爲拔。風過後。聽得龍吟大起。葉淇聲伏在地上。側首看去。就見山麓旁。駕起幾座大橋。細看那橋。就是方才絆了一交的蛇身。那條蛇。在葉淇聲目光中。看他不是蛇。原來不是蛇。乃是條天龍。但見他將身軀橋形似的拱起。有五六處之多。拱起後。有兩處露出五爪的龍足來。葉淇聲見了龍足。纔始看出。方才絆他跌交的。誤當是蛇。原來是龍。又見山麓下。骨都都噴起白雲。所謂雲從龍。風從虎。一霎時。山麓下。雲霧漫天。把龍身護起。只稍稍露些龍背。雲起後。頭陀手再一指。聽得半空中起箇霹靂。一聲霹靂未過。那條龍。便冲霄飛起。山腳下。有幾株老樹。被他帶起了。一齊飛向空中。在天上亂舞。接着被幾陣龍風。不知吹到那裏去了。那龍一到天空。被雲遮住了。就看不見形跡。但見雲陣在上面。盤旋行走。在這時。頭陀的金鉢中。有萬道金光透出。直上雲端。金光與雲端相連。卽見一條小小金龍。矯天地循金光。落在鉢中。龍一落鉢。天空的雲。也隨風飛散。頭陀托了鉢。哈哈大笑。低頭叫聲。葉淇聲快起來。隨我去。葉淇聲聽得。又驚又喜。爬起身。隨頭陀去了。頭陀是何等樣人。是不是就是降

龍羅漢。或者是阿羅漢。這箇還請讀者自己去猜想罷。恕作者不再交代。葉淇聲隨他去後。從此便一去無消息。也丟開不提。至於他的坐下馬。被何人盜去。下文自有交待。此時要回講到他的兒子葉文燦了。葉文燦自前天與父親行到烏鼠山下。平地來了婷兒。將他叫住。引他人烏鼠山中。去見花師伯去。這箇花師伯是誰。在本書上。倒有幾次聽見。婷兒叫過。但不知他真實來根。我且說明了。也好讓讀者明瞭。那花師伯姓花。叫花逢春。是箇女子。那女子在本書上也曾出現過幾次。第一次就是與于文雲在柏樹船上救葉文燦。第二次在太上凌雲觀中。第三次在皋蘭布政使衙中。他是婷兒的師伯。于文雲的師弟。天涯老人的第八箇徒弟。天涯老人一共有十六箇門徒。于文雲算在第七。婷兒的師父算在第九。此時婷兒的師父遠往他方。他是誰。因爲無他事情。暫且不表。單表花逢春。他是寧波鄞縣人氏。父親花茂芳。是箇遊手好閑的賭徒。竟天在外面。呼盧喝雉。輸了錢。回到家中。拿物事去質錢。得了錢。又去賭博。贏了來。買酒買肉。請些賭友們大嚼。這樣不務正業的混鬧。過了不久。將祖上留下的幾許汗血財產。變化殆盡。財產盡後。

花逢春的母親心頭一氣。就此得病死了。花逢春是箇大智大慧的孝女。對於花茂芳的行爲。當然是不表同情的。然而他是父親。他喜歡怎樣幹。也沒法想的。只有在背地裏。苦苦的勸諫。花茂芳不但不受他勸。賭得高興。索性將他女紅所得的幾箇花粉錢。一齊拿去賭。輸却不夠。再去質女兒的衣服。弄得花逢春寒不得衣。飢不得食。幾乎要向外求乞了。但是又要顧全顏面。窮雖窮。不肯向人家門前伸手站立。這叫做進退兩難。度日如年了。到了這樣地步。花逢春口中。並無半點怨言。挨餓挨冷的過去。到了他十六歲上。隆冬臘月。金滿日是大除夕上。那天他的家中。要鬧翻了。爲的什麼。因爲他父親變盡了祖上財產。質盡了家中什物。無可想法。在外面到處借債。債雖借得不多。債戶到有數十箇。都是零星星。一貫、兩貫、三兩、四兩的數目。債戶平時向他索欠。他總以婉詞游約。被他約到金滿日。上是無可再約了。這箇鄞縣地方。有箇習慣。每年金滿日上。不論大小賬目。人欠欠人。都要算箇結束。那天從早上索欠起。直可討至半夜三更。不管你睡了。也要叫開門索欠的。過了那晚。第二天。是新年初一。就不好說話。要說話。須待到五月

端午節。原來他們是分做三節揭賬的。所以那晚花茂芳的家中。各債戶都趕來收取。怕他延到明年。再不付時。不知要拖延到什麼時候呢。那晚花茂芳呢。他自己知道。今天家中定要鬧得不得了。自己又沒錢去開銷。只好暫不回家。由女兒逢春去打發罷。又想不回家去。必須尋箇地方。度過一夜。忽然想到南門那邊。一箇躲債廟了。原來鄞縣城裏。有個躲債廟。負了債。到金滿日上。無力償還時。可向躲債廟避入。就是你坐在廟門口。債主走過。見了你。不好向你索欠。猶如兩軍開戰。對方掛起免戰牌。這裏只好收兵回去了。這座躲債廟。何人所建。建於何時。廟中供奉何神。作者不會進去躲過債。不得其詳。且說花茂芳。既想到了躲債廟。想還是那處。是箇臨時安樂窩。暫躲一夜。明天是新年初一家家公開賭博。我又可大顯其身手了。讀者請想。愛賭的人。到了這箇地步。還是念念不忘的想賭。真是孺子不可教也。那時花茂芳轉到此念。如飛向躲債廟而來。走在路上。不敢走大街。生怕遇到債戶。慌慌張張穿小巷小弄。直到躲債廟前。廟祝曉得那晚年年有人來躲債的。早將廟門開放了。花茂芳竄進廟中。先對神像行過禮。便在神案

前坐定。對外胡思亂想。他坐不多時。忽見外面又轟進箇人來。看他鬼鬼崇崇。怕人家看見的模樣。花茂芳想那箇進來的別是賊伯伯。想到這裏來打伙啊。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十五回

橫財來平地因福成災

至孝勸蒼天逢凶化吉

上集說到花茂芳在躲債廟中避債。坐不多時。忽見從外面進來一人。鬼鬼祟祟的像是箇偷兒。花茂芳暫不則聲。心想看他一箇究竟。須臾。那人已到殿上。一見花茂芳在着。好似覺到慚愧。面上立時飛紅。花茂芳也不去理會他。且看他幹些什麼。原來那人也是來避債的。悄悄向那邊坐下。只是歎氣。花茂芳才明白了他的來意。彼此同道。却是一對可憐虫。便也不再猜疑。上前去。與他攀談。解解寂寞。待到一談話。曉得他是箇販鹽的鹽商。姓陳。叫陳國材。本也是箇做大買賣的。只爲這一年在水裏。翻了好幾隻鹽船。虧折了數萬銀兩。一時無法彌補。到此金滿口上。被債主逼得走頭無路。只好到躲債廟來避債。不期遇到花茂芳。兩人談了一會。陳國材問花茂芳虧欠幾何。花茂芳據實告訴了他。姓陳的聽了。笑道。依你所說。總數不到二三十兩銀子。也值得來此躲避麼。那可犯不着。我這箇人。反正是窮了。此時身邊還有幾十兩銀子。就給了你罷。你拿回去。打發債戶。可以平安。

過年了。花茂芳做夢也想不到躲債。會躲出銀子來了。一時快活得心花怒放。便收了陳國材的銀子。千恩萬謝的拜別了。犇出躲債廟。如飛的回到家中來。這時他的家中已是人頭擠擠。也有敲檯拍桌。在那裏吵鬧的。也有破口大罵的。都說這花茂芳不是好人。欠了債。避不見面。再加這些債主都是下流人物。不顧面子。肆意謾罵。把箇花逢春姑娘氣得在房裏嗚嗚啜泣。想父親又不回來。這班人又無法打發他們回去。自己晚飯還沒下過肚。明天新年初一。不要說齋供天地的香燭糕餅沒有。連早餐的米也沒一粒。眼兒得明天要挨餓了。花逢春越想越苦。直哭得眼皮浮腫。襟袖淋漓。正在難解難分之際。花茂芳回來了。他滿面春風的。大踏步走進家門。見了這班債主正在吵鬧。他便大發脾氣。高聲說道。你們來討債的。儘管討債。不要勞勞叨叨的。大爺聽不慣。你們休小覷人。這裏有的是銀子。會事的只管拿去。若有半句無禮的話。我就要對不起了。他一邊說着。一邊向櫬上坐定。把腿一蹺。袖口一捲。喝聲女兒出來。將爲父的銀稱算盤一齊拿來。花逢春正在房裏哭泣。聽得外面人聲。忽然寂靜了。只當是討債的通通去了。繼而

一聽有父親的聲音喊他。要銀稱算盤。想必在外面賭錢贏了回來還債了。不免心中一寬。遂即拿了銀稱算盤。到外面一看。滿屋子的債主還在。不過換了一副嘴臉。都向他父親低聲下氣的說好話。有的說道。花兄你不要生氣。我們並沒有說甚麼。早就曉得你最有信用。不會少錢的。有幾箇說。我們曉得你慷慨豪爽。所以一向不來索討。到今日纔來的。這班債主。看見花茂芳進來的神氣。就曉得不對。今天看上去。有銀子了。及聽到他發脾氣。和叫女兒拿銀稱算盤出來。益發明瞭。小人眼中。只要有錢。便是叫你幾聲老子。他也願意。那時花逢春將銀稱算盤。交給父親後。又回身進去。花茂芳便將銀子拿出。按照欠數。該錢的折錢。該銀的給銀。一概還清。還賸下十幾兩銀子。債主走後。再叫女兒出來。將銀子交與女兒收好。說道。爲父的賭了一生。連你的娘。都被我氣死了。自己想想。實在對不起祖宗。今天在躲債廟裏。遇到一箇好人。肯把銀子借給我。使我還清欠債。平安過年。這大約是我祖上餘德未盡。尙有一線生望。從今以後。爲父的決不再賭了。就將餘下的銀子。去做些小本經紀。安分度日。免得連累你受苦。再者我這樣鬧下去。

你的終身大事。也很爲難。現在好了。爲父的想明白了。你將銀子拿進去。只給一兩與我。待我上街坊去買些食物。且過一箇快活的年夜。花逢春聽了。心中非常感激。那廟裏的人。恨不得立刻去叩謝他。遂將幾塊碎銀子。交與父親。花茂芳接了銀子。匆匆來到街坊。買了些柴米魚肉酒果香燭等類。回到家中。花逢春接到了廚下烹調妥當。端出外面。祭過天地祖宗。父女兩人都吃了箇飽。吃罷。花逢春對父親說道。那箇在躲債廟裏的陳恩人。不知現在吃過晚飯沒有。這一句話。倒把花茂芳提醒了。連說要緊要緊。我們不管他有沒有吃過。快快預備魚肉酒飯。待我拿去。給他充飢。不然。就請他喝些酒。也可擋擋寒氣。花逢春聽了。連連點頭。急到廚下去整理。不多時。都齊備了。裝了一筐籃。交與花茂芳拿着。興沖沖到廟中。進去一望。却不見影踪。原來他已經走了。花茂芳想何故不等天明就走了呢。只得回身走出廟門。提着筐籃。才到半途。一箇不留意。脚下滑了。一交跌倒地上。竟將籃中所有東西。連碗帶菜。盡行打翻。要待爬起身來。忽見路旁泥土。被野獸掘了一箇老大的窟窿。窟窿中間。有一隻酒罈。酒罈裏盛着黃澄澄的好像是

金子。隨手掏出一塊瞧瞧。果然是輝煌燦爛的黃金。心中別別亂跳。當時怕給人
家看見。慌忙前後一望。不見有人。便過去將筐籃拾起。撇了籃中碗碟。將罈中黃
金盡行裝入。一數共有二十錠。約有百兩光景。忙脫下一件布衫來蓋好。老實不
客氣。提了回家。這時他心中的快活。幾乎發狂。急急奔到家中。將黃金交給女兒。
收藏好了。說道。我們從今以後。可以過好日子了。花逢春見了。當然也有說不盡
的歡喜。父女兩人。快快活活過了除夕。明天是新年元旦。轉瞬已到了元宵佳節。
花茂芳有箇賭友。因為好多天不見他出來賭錢。特來看他。且邀他去同賭。花茂
芳這時有了黃金。又有白銀。被這朋友一勸。又動了賭興。竟把大除夕上說的話
忘却了。教女兒拿出幾兩銀子。攜了。偕朋友一同去賭。賭不多一會。已輸掉了。回家
再拿。花逢春知道父親舊病復發了。連忙婉言勸諫。花茂芳笑道。我去翻轉了輸
錢。就不再賭了。即使再輸。也不過這幾兩銀子為限。以後決不再賭便了。花逢春
勸他注。只好由他去了。過不多時。又輸了回來。這樣一來。惹起了他賭錢的火
性。發箇很。家中將所餘的銀兩。盡數拿去。不想又輸了。他看銀子輸完了。

便回來拿金子。花逢春苦苦勸諫。無奈他輸發了火。什麼話都不聽。當時拿了兩錠金子。如飛而去。不料爲了這兩錠金子。竟鬧出人命大禍來。他拾得這些金子之時。是在黑夜黃昏。不曾細看。未悉來源。不料這金子是浙江藩台衙門裏的庫金。失去有一年多了。不知如何。會埋在路旁酒壘裏頭。且不早不遲。會給花茂芳發見。浙江布政使聶文砥。在失金之初。曾經行過海捕公文。通飭各州縣嚴緝務獲。這公文上面說道。在某月某日本署內庫。忽被飛賊潛入。竊去黃金二十錠。白銀五十錠。金銀錠面。均烙鑄有浙江布政使署庫藏八字云云。當時寧波府奉到密札。限緝得非常嚴緊。後來日子一久。老拿不到。也就漸漸地鬆下來了。今天花茂芳拿去賭錢的金子。正是庫藏之物。他還在夢裏。毫不知情。走到賭博場中。掏出兩錠金子。望桌子上一擲。那些賭客。平素知道花茂芳底細的。曉得他家中稍微有些薄產。早已賭光的了。怎的今天輸了許多銀子不算。還拿出金子來了。這些東西。他從那裏來的。俗語道。賭極做賊。莫非他做了賊了。登時大家面面相覷。詫異起來。其中有箇賭友。姓蕭。叫蕭老官。是鄞縣衙門裏的捕快。他見花茂芳有

這許多銀子來賭。早已注意。待到拿出金子來。益發使他紅了眼。當時眼不轉睛地注視着金子。等到輸贏定後。這兩錠金子。花茂芳完全輸掉。贏家正要收金子。那捕快就說道。請把這金子。借我一觀。贏家認得他是本縣捕快。不好說不肯。便遞給他看。同時心中暗想。這花茂芳。今天賭得很有可疑。他是一箇窮光棍。怎的會有這許多黃金白銀。又聽得人說。去年大除夕上。他把債務還一箇清。好似平地暴富了。莫非此中別有隱情。那末這兩錠金子。恐怕要充公呢。或者還要連累我到公堂走遭。贏家想着。心頭已在發跳了。那箇花茂芳呢。他原希望在這兩錠金子上。贏回輸去的銀子的。故而發狠。作孤注之一擲。不料又輸了。心中一陣懊惱。轉念家中尚有十八錠。不如再去拿兩錠來。拚他一下。這一下。不管他輸贏。輸了。也就算完了。從此無論如何心猿意馬收拾。再也不賭了。他自騙自的想着。正要起身。回去拿金子。不防斜刺裏人叢中。伸過一隻手來。一把將他的領襟抓住。隨後又伸過一隻手。向他臉上劈劈拍拍地打了幾下。末了。又聽得豁郎郎一聲。不客氣。一根鐵練。早套上了他的頸項。花茂芳一時賭昏了。對於方才蕭老官在

那裏注意金子。沒有看見。此時弄得他莫名其妙。回頭一看自己。被蕭老官鎖住了。急忙問道。老官。新正月裏。我又不犯什麼法。你何故來惡作劇。壞我的利市。蕭老官聽了。罵道。該死的賊。你幹得好事。還假裝不知道。不看在平時相識分上。先得打你箇半死。快快起來。隨我到衙門裏去。你若不走。就要不客氣了。這時兩錠金子。已被蕭老官揣在懷中。那箇贏家。一看情形不對。早已溜之大吉。連這兩錠金子。也不要了。一衆賭徒。也一鬨散去。花茂芳雖然被人鎖着。心中一想。我花茂芳平生不做歹事。只喜歡賭錢。並未犯法。我就跟他去。見了縣官。最多說我不務正業。游手好賭。也不到得甚麼大罪。便立起身來。跟了蕭老官。到得縣衙。捕快將他在班房中暫押。自己進去稟過了縣官。縣官立刻升堂。將花茂芳帶到堂上。喝問盜竊浙江藩署庫金的事。且要他說出其餘銀兩。藏在何處。花茂芳一時摸不着頭腦。只得將大除夕上。在路拾得金銀的話說了。縣官不信。一面派差役到花茂芳家中起贓。一面將他用刑。問他尚有五十錠白銀。何處去了。當時一連幾夾棍。夾得花茂芳死去活來。叵奈他實在是路上拾得的。教他供出些什麼來。縣官

見刑訊不出口供。只得吩咐暫且收押。一面申報浙江院司。說本縣獲到賊人花茂芳一名。黃金二十錠。尚有白銀五十錠。未能抄得。口供也未承招。容審理明白。卽行解省歸案等語。聶文砥便發回文。命將花茂芳。立卽解省審問。縣官奉諭。只得派人起解。起解之日。花茂芳身後。隨着箇散髮披肩。荆釵布裙的女子。一路號哭呼冤。那女子是誰。不用說是花逢春了。他自從那天花茂芳被捕。天天到獄中探視。獄卒念她可憐。許她出入。父女見面。只是痛哭。起解那天。花逢春剛去探監。要是遲一步。就碰不見了。花逢春聽說父親要解到省裏去。急得她昏過去了兩次。想父親解了省。自己孤身弱女。在家下也無人照顧。不如隨同前去。到撫台衙門呼冤。倘然不能伸冤。便代父親一死。他抱定宗旨。隨了解差。一同出西關向杭州進發。路過之處。人家見了這樣悲慘情形。無不心酸落淚。到了杭州。虧得藩台聶公公正廉明。問了花茂芳口供。知道非他所爲。因爲偷庫藏的。乃是箇來無形去無形的飛賊。這種飛賊。豈能一捉便着。又看他有箇女兒。隨來呼冤。倒是箇孝女。聶公有動乎中。便存心要出脫他。但是真贓現在。又不能作無罪論。就發交首

縣定了箇私藏庫銀不報。罰充軍三年。發配五百里外。這箇花逢春呢。聶公很嘉許她。對花茂芳道。本司看你這箇女兒。天性純孝。意欲將他留在衙中。伺候夫人。待你軍役期滿。回來領去。也可免他飄泊無歸。不知你意下如何。花茂芳聽了。當然遵命。此時花逢春也在堂上。聽了。却不願意。回稟聶公道。小女子不願離開父親。父親到那裏。小女子也到那裏。情願隨至配所。求乞度日。等到父親軍役期滿。一同回家。聶公聽了。點頭嘆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豈無芳草。既然你這樣孝心。本司格外開恩。賞你官銀二十兩。作爲川資。成全你的志願。隨你父親前去罷。便叫首縣挑兩個老成慈善的差役。押解花茂芳。也算保護花逢春。花茂芳遇到這位青天大人。總算死裏逃生。與女兒同往充軍所在。他是充發到江西萬載縣去的路。過龍虎山下。花逢春走得疲乏極了。要求解差休憩片時。解差知道這箇女子。是藩台大人另眼看待的。不敢得罪。便依了他。一同席地坐下。那時是四月天氣。薰風徐來。渾身爽快。坐了一會。不覺困倦起來。四人一塊兒睡着了。待到花逢春醒時。一看父親和解差。不知去向。但見對面坐着一隻牯牛般大的。

金錢豹。他自幼不曾見過豹。却在畫冊上見過老虎。他誤豹爲虎。看那隻虎當面坐着。還對他吮舌磨牙。分明要吞嚙他的樣子。嚇得他失了魂魄。又想父親和解。差一定是被他吃了。心中一急。這一嚇一急。便把她昏了過去。欲知究竟。下回再叙。



第十六回

金錢豹本命度嬌娃

梔子辣報讐攝翁仲

花逢春嚇得昏暈之後。過不多時。漸漸甦醒轉來。想起方才情形。自己疑心已經被老虎吞下肚去。變了鬼物。便把手指屈伸了幾下。覺得仍是活着。但是膽小不敢睜開眼來。怕這老虎還沒走。仍舊坐在面前。那樣子實在怕人。忽聽得耳畔有人叫道。花逢春醒來。何故還不開眼。聽那聲音。不是父親。也不是兩箇解差。陌生得很。但甚响亮。便忍不住微睜杏眼。偷偷一瞧。原來那隻老虎依舊坐着。背上却多了箇道士。他忙又閉眼。心中奇怪。想老虎背上如何可以坐人呢。忽聽那箇道士又叫道。花逢春。你開了眼。爲何又閉起來了。不必害怕。可再看來。花逢春聽了。想這箇道士倒奇怪。我又不認識他。如何曉得我的姓名。此時他的害怕已減了許多。不期然而然的開眼打量了那道士一眼。但見他童顏鶴髮。身穿八卦道袍。頭戴純陽道巾。手揮塵尾。眯着兩眼。只對她笑。此時那隻金錢豹已閉起眼。合了嘴。在那裏打盹了。逢春膽便大了些。輕輕地立起身。一時不敢與道士對答。只走

了幾步。四面張望。要尋父親。和兩箇解差。道士見狀。笑道。你要尋你的父親。和解差麼。花逢春聽了。回頭一看。暗自想道。想他如何都會曉得。難道是神仙不成。繼而一想。真的是神仙。不是神仙。如何能騎跨在老虎背上呢。既是神仙。當然曉得。我父親和解差的行踪。且待我問他一聲。是否已經給老虎吃了。或者向前逃去了。我也可追將上去。大約他們走得還不遠呢。花逢春想罷。要待問他。但對着陌生人。一時覺得開口不出。因爲他生長閩中。雖說是小家女兒。却有大家風範。道士見狀。似已知道。便先說道。你不必問我。我先告訴你罷。他們方才看見了這一隻金錢豹。嚇得來不及叫醒你。先向前途逃去了。此去一路可得平安。過了三年。軍役期滿。就可回鄆縣去的。你呢。也不必記掛他了。因爲你與他父女之緣已盡。却與我三生之緣到開始了。我特地從陝西趕來。要收你回去。做箇徒弟。跟我修真學道。別再在紅塵之中受苦。你看如何。花逢春幼年不曾讀過書。天資却很聰慧。想我自出世以來。過了十餘年。覺得在紅塵中做人。真是苦惱。不如就跟他前去。看是如何。當下存了箇冒險尋求究竟之心。便對道士跪下叩頭。口稱師父在

上。弟子花逢春情願出家修道。老道聽了。哈哈大笑。用拂塵向他臂上一拂。叫聲賢契免禮。起來說話。花逢春站起身來。聽老道吩咐道。此地不是說話之處。你可坐在金錢豹背上。馱你陝西去。待到了觀中再說。老道說罷。跨下地來。那隻豹仍是閉目合嘴。豎着前腿。蹲着後腿。動也不動。老道喝令上去。花逢春只得放大了膽。慢慢坐上。覺得煖烘烘地。倒很舒服。老道又在腰間解下一條絲縑。向豹頸上套定。兩端給花逢春拉了。當做繮繩。接着喝聲嶗山六君子何在。忽然四野裏風聲大起。風過處便跳出五隻金錢豹來。與花逢春坐的一般大小。花逢春嚇得忙又閉起眼睛。只聽得老道又喝道。六君子聽者。你們速回陝西。莫再停留此地。去罷。接着風聲又起。花逢春覺得坐下的豹。已把後腿站起了。霍地一掀。已轟騰而去。耳畔但聽得風聲呼呼。嚇得他緊緊拉住絲縑。連氣都不敢出。過了一會。才聽得師父在耳畔說道。花逢春開眼看來。他便睜眼一瞧。見已到了一座道觀之內。師父剛在一隻豹背上跨下來。當時六隻豹在院中打了箇轉。一齊對師父抬頭望着。好似聽候吩咐。老道只對他們擺一擺手。喝聲此刻無甚事情。你們且到外

邊伺候去罷。六隻金錢豹聽了，便搖頭擺尾出去了。你道這老道是誰？就是天涯老人。這座觀呢，乃是太上凌雲觀。花逢春到了那裏，就此跟天涯老人學道。他算是第七箇徒弟。後來又來了于文雲這班人，算來花逢春學道却比于文雲要早數十年。成道之後，天涯老人便將嶗山六君子歸他指揮。天涯老人跟前，共有南山三傑和嶗山六君子。那南山三傑，是歸花逢春的師兄指揮的。就是第一集上葉文燦在潭影洞前看見兩箇肩背花籃的女子。這兩箇女子，覆姓司空。一箇叫映玉，一箇叫映雪。本是姊妹行，同時拜入天涯老人門下。算是天涯老人第五第六箇徒弟。花逢春既得了道，本要到鄆縣去看望他父親。曉得父親從軍役期滿回來後，相隔多年，早已去世，只得罷了。花逢春的來歷，既已敘明，就得講到他今天奉了師父之命，帶同婷兒前來烏鼠山中，等候葉淇聲的事了。他爲什麼要到這裏來等葉淇聲？一來是葉淇聲父子緣盡，應當分離。二來葉文燦的師父南山二爺新近受了冤家的報復，不但自身被害，連那南山大爺三爺都蒙了害，所不會死的，就是大風大雄兩箇弟兄。葉文燦的師父如何被害，須得說明一下。原來

他的師父。自從在大散關前。救了大風回來。將亂賊混世王曹操殺却以後。那曹操有個兄弟。叫做混天魔曹洪。這曹洪有個師父。無姓無名。只叫梔子辣。梔子辣精通左道。隱居在穎州郊外。一座破廟裏。燒丹煉汞。竟天忙得不可開交。曹洪見兄弟曹操被人殺了。聽說當時祇來了一陣狂風。曹操的頭就落了地。殺他的究竟是何等樣人。不得而知。不過在同時。營中失去了一隻前天獵得的小虎。甚是可疑。曹洪想這樁事。有些怪異。非去請求師父報仇不可。那曹洪也是亂賊。跟羅汝才合夥的。手下有兩萬多烏合之衆。當時將匪徒交與副將管理。自己換了便裝。帶個馬夫。騎馬直望穎州進發。到得那裏。見過師父。述明來意。梔子辣聽了。先從左袖中取出一箇望遠鏡似的東西。又從右袖中取出一箇八面玲瓏的小球。把望遠鏡似的東西。對着小球上。團團觀看。看了多時。對曹洪道。殺你兄弟的仇家。我已查得了。此人有大來頭。靠着一時不易下手。你且回去。待我想箇方法。早晚總替你兄弟報仇便了。曹洪聽了。叩頭別去。作者趁此空隙。得聲明一句。所謂曹洪曹操這一類名字。請讀者不可誤會。作者抄襲三國志上的人名。的確是那

時亂賊的混號。這類的混名。奇奇怪怪。不可思議。却都載在史乘的。往後正要舉出許多來演述呢。且說曹洪去後。梔子辣又將小球看了一遍。他患的是近視眼。所以看甚麼東西。比人家要費力。他看罷。又低頭想了一回。忽然被他想出一箇方法來了。便起身出了破廟。施展縮地法。直向汝州尋陽山進發。他走在路上。每從人家身邊擦過。祇見一道黑影。眼睛一霎。便不見了。有時穿過城市人多的地方。被他衝跌的不計其數。跌倒的人。一時還摸不着頭腦。當是自己發昏。那裏知道有箇人縮地過去呢。他到了汝州。直上尋陽山頂。來到一箇丈餘高合圍大的石人面前。對他拱拱手。叫聲石道友。久慕大名。今天特來奉託一事。請道友至甘肅寧夏一走。有座洞府。煩道友暫管幾時。望勿推却。說也奇怪。這箇石人。雖不會開口。却懂得說話。當時便點點頭。表示答應。梔子辣大喜道。既如此。請隨我來。石人聽了。便移步走路。隨了梔子辣下山。到得山下。梔子辣一想不對。帶了一箇石人。走在路上。很惹人注意。雖說可用縮地法。但帶了石人。便縮得不快。要被人家看出的。待我來想箇方法。不如將他攝了去。用袖裏乾坤的法術。借土遁走路。便

了。他想罷。卽將道袍一甩。喝聲收。一箇丈餘長。合圍大的石人。被他攝入袖中去了。這箇碗子辣的邪術。你想厲害不厲害。碗子辣袖了石人。借土遁如飛來到寧夏清水河旁翠雲岫中。出了土。走到潭影洞前。將石人放出。教他站在洞口不可移動。將來自有好處。碗子辣將石人安排停當。仍借土遁回去了。碗子辣去後。石人心中暗想。我好端端立在尋陽山修真平地來了。箇道士。我又不認識他。硬叫我來看守洞府。我本想不答應他。但看他眼露凶光。雖是修道之人。却非善類。恐爲所算。棄了前功。沒奈何。答應了他。他又將我攝入袖中。悶了好久。如今教我看守此洞。他自己倒回去了。他說將來自有好處。不知他究竟有何用意。且此洞不知何名。待我看來。便抬頭一看。只見寫着古潭影洞四字。又看看洞前飛瀑。好比懸着一幅水晶簾櫳。暗暗喝采。這個地方。確是好去處。可惜我石人功行淺薄。沒福消受這個洞天福地。只配在尋陽山上。露天立着。風吹日晒。雨打霜侵。遇到霹靂交加之時。又要提心吊膽。防遭雷劫。想來着實苦惱。待要投個名師。求教道法。偏我生成這副形狀。非人非畜。既不在六道之中。又不列三教之內。且又不能言。

語誰肯垂青及我。他又想着。這洞外風景如此。洞內必定更好。不如進去看看。遂轉身入洞。週圍一看。不見有人。但見高處石上。有天然生成的石觀音。及善才龍女等像。他看了大喜道。這是我的同類啊。但不知他們也通靈否。遂對佛像行了個禮。又看了一回。並無異狀。便回出洞來。將到洞口。忽聽得虎吼連連。好像有兩三隻老虎就在近處。他聽了不但毫無畏懼。且反精神大振。白石面頰上。竟會泛起紅光來。既而四面一望。不見有虎。便站在洞口候着。過不多時。聽那虎吼聲漸漸近了。一霎時。就見三隻牯牛般的大蟲。搖頭拽尾。走將過來。石人見了。暫不發作。待到逼近跟前。立即舉起兩隻蒲扇大的石手。對那三隻大蟲。憑空拍了一下。那三隻虎正走着。那裏想得到有石人在此。及至看見。已躲避不及。被這石手一拍。立刻倒地氣絕死去。講到那三隻虎。不是別的就是南山三傑。他們雖是畜類。都有很深道行。且會幻化人形。又能收徒授藝。怎會見了石人。就被輕輕打死。那麼這個石人。究竟是甚麼東西。何以有如此厲害。待我細細說來。那個石人。原本是尋陽山下古墳前的翁仲。他得了天地靈氣。又受了日月精華。因此修成道行。

不願再在墳前。與石馬銅駝爲伍。逐漸遷移到尋陽山巔。便在上面朝星禮斗。苦
苦參修。又修了幾百年。可巧有個仙家路過尋陽山。見了這石人。知道他的苦行。
一時起了憐惜之心。便在石人身上。畫了一道符籙。使他延長壽命。不受雷擊火
毀之災。但畫這道符籙之時。那位仙家一時匆忙。竟會多畫了一筆。可是符籙這
個東西。原來錯不得一筆的。錯了一筆。用處就不同了。因此那道符籙。不能避雷
火之災。却能制伏猛虎。猛虎見了他。立即倒地死去。有不可思議的玄妙。那道符
籙畫成之後。仙家匆匆走了。石人也不知他是何用意。過了幾時。有一隻老虎。在
他面前經過。見了他。忽然倒地死去。當時石人也不知是爲了他身上那道符籙
死的。再者死的那隻虎。是雄虎。死後不到半月。就有隻雌虎來尋雄虎了。大凡虎
尋虎。是按着足跡走的。那雌虎發見了雄虎足跡。跟尋到石人面前。一見石人。也
就立刻倒地死了。可是石人還未注意。及至雌雄兩虎死後。又有子虎來尋母虎
了。走到石人面前。也就死了。總計不到兩個月。大小死了四隻虎。到後來。又接着
死了幾隻。都是一到石人跟前。倒地就死。於是石人自己覺得奇怪起來。怎的老

虎到我跟前。都會倒地而死。繼而一想。是了。記得幾月前。有位仙家。路過此地。在我身上。畫了一道符籙。當時不知他用意。據此看來。莫非就是這道符籙作怪。他登時恍然大悟。從此又過了幾百年。不知在他面前。屈死了多少老虎。他自己想想。倒有些不忍起來。無緣無故。害死了許多生命。不是有傷上天好生之德麼。繼而一想。畫符籙的人。乃是仙家。其中必有講究。或者到我跟前來死的虎。都是害了人。應該遭劫的。石人這樣一想。此後對於有虎死在面前。便毫不介意了。這些話。並不是作者憑空構造。實在都有根據的。在那唐朝時代。有個太常少卿。姓段。名叫成式。他作過一部書。記載此事。但是說得很簡單。祇曉得尋陽山上有個石人。高丈餘。虎過其前。輒倒地。這幾句話。對於虎過其前。爲甚麼要倒地的原由。可不會知道。現在作者將他說明了。也可補段成式記載的不足哩。再說石人的來歷和厲害。既如上述。此時被椀子辣攝到潭影洞前。死了南山三傑。石人不知道這三傑是有道行的。而且有大能耐的。只當是普通的虎。死了也便由他。不料三傑死不多時。忽見前邊來了兩個人。這時石人正在東瞧西望。見有人來了。連忙

立正不動。怕被人家看破。那知來者。目光如電。早已見得分明。登時詫異起來。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十七回

妖道奸心聚殲神虎命

麻姑仙掌怒劈石人頭

却說石人斃死了三傑。正在觀望洞前風景。忽見那邊有人來了。連忙立正。已被來者看破。很詫異的對後面一個說道。奇了。那裏來的這個石人。而且還能活動。剛纔正在東瞧西望呢。你道來者是誰。正是花逢春與頭尖如筆的瘦道士。這話是講回來了。讀者可記得在第一集中。方朴避過雷劫之後。于文雲到皋蘭還印。花逢春與道士到潭影洞來的。他兩人一路走着。道士在前。花逢春在後。過了螺旋路。道士目光如電。已被他看見了。洞口有一箇石人作怪。那道士姓邱。叫邱濟時。是于文雲的朋友。並不是天涯老人徒弟。當時邱濟時對花逢春道。這事情太奇怪了。你可曾看見。洞口多了一箇石人。在那裏東瞧西望呢。說着已到洞前。他們先還只管看那石人。及到洞前。花逢春眼快。忽見南山三傑。倒在地上。不免一驚。正要喊時。邱濟時也已覺得脚下有物。低頭一看。是南山三傑。便叫道。奇哉。他們爲何倒臥在這裏。順脚踢了一下。子他們讓路。不見動彈。彎身下去細看。不料

已經氣絕。邱濟時越發驚詫道：「阿呀！這是怎麼回事啊！花逢春也很奇怪的。」對邱濟時道：「這不是南山三傑麼？給誰害死的啊！我看這箇石人來得奇突。這潭影洞口人跡不到，何處搬來這箇石人？據道兄說，方才看見他東瞧西望，似乎已經通了靈的。難道南山三傑是他害死的？我倒不信。再者南山三傑雖是畜類，頗有能爲。普通山精木怪，不是他的對手。這石人即使通靈，也難把三傑一齊害死。至少也可以逃走一二箇。這樁事倒難以猜測了。請道兄想想是何道理。」邱濟時一邊想着，一邊細看那石人。他眼角上起有三條紅筋，便對花逢春道：「這石人確是通靈的。不信且待我試他一試。」說罷，便放出頂上靈光，喝聲跪。那石人便立時跪倒。曉得他們兩人不是等閑之輩。又聽他們說死的是什麼南山三傑，都有道行的。但是我不過看他們來勢汹汹，只把他們輕輕拍了一下，怎麼就會死了。現在這兩箇人說我有意害死，真是冤枉。要想分辯幾句，又開不得口。只對邱濟時叩頭。邱濟時看了，回頭對花逢春道：「你看，真是這箇東西害死的。我要問他，用何方法將三傑害死，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好替三傑報仇。」便喝問道：「何處精

靈敢到這裏來撒野。你將巡山夜叉害死。快快實說致死原由。否則立刻教你五雷殛頂。那時悔之晚矣。石人一聽。說要他招出致死的原由。不說便要五雷殛頂。叵奈自己開不得口。否則還可將從前仙家畫符的事。和此番道士攝他來此的話。告訴他們。真把他急得心中發慌。沒奈何。只得用手。指指胸前。教邱濟時看他。那道符籙。邱濟時看他情形。知道還不能通言語。這是雖有了靈。尙未得道。此中更有可疑了。他既未得道。怎能將三傑致死。又看他胸前。一時看不出什麼來。便教花逢春看。花逢春看了一會。也不見什麼。便道。我們道行淺薄。不能推算上清數。祇能算人間之事。這椿事。若要明白。只好去問師父。我想請你在此。看住石人。待我上太上凌雲觀一走。邱濟時道。如此你去去就來。花逢春答應着。立刻借金光飛去。到了觀中。見過師父。天涯老人不待徒弟開口。先就問道。你莫非爲南山三傑之事麼。花逢春聽師父已經知道。忙答道。正爲此事。弟子不知來歷。特來叩問。天涯老人聽了。微微點頭道。這椿事。你且丟開。莫管。如今有箇去處。着你前往。你可帶了娉兒。領了嶗山六君子。趕到烏鼠山上。等候葉文燦。如此這般。這般如

此不得有誤。又道：這箇去處。本教于文雲去的。只爲了南山三傑之事。文雲別有去處。就教你去走遭。回頭再來聽命。花逢春躊躇稟道：但是邱濟時現在潭影洞口。等候弟子呢。該怎麼辦。天涯老人道：你只管去就是了。這箇我會安排停妥的。花逢春不敢多說。卽叩別師父。左右一看。不見婷兒。忙到庭前。叫了聲。婷兒在那裏。連叫幾聲。不見答應。忙到後院去尋。只見那邊場上。有許多人在那裏捉迷藏。婷兒也在其中。他正用一塊布。蒙了眼。伸張兩臂。東西摸索。那些躲躲避避。和他玩着的幾箇人。便是嶗山六君子。和大風大雄兩兄弟。此時他們都幻成人形。正嬉笑得有趣。被花逢春叫了聲。婷兒來啊。婷兒聽得。連忙去了眼蒙。犇將過來。六君子和大風大雄等。也急忙走近跟前。此時大風大雄兩兄弟。還不曾知道父親伯叔的噩耗。正在快活嬉游。花逢春看了。也不對他們說破。仍教他們在院中玩着。不可走開。但吩咐婷兒。隨我前去。又教六君子也一同走。自己便騎坐了大君子。二君子叫婷兒騎坐了。只喝一聲起。二十四條腿一齊騰空。向烏鼠山而來。到得那裏。落在山上。花逢春打發婷兒。在山下等着。看見葉文燦來時。叫住他。帶他

上來。婷兒領命。便立在山下。等了多時。果見那邊來了兩騎馬。一黃一白。馬上騎的。前面是葉文燦。認識的。後面是箇紗帽紅袍的官員。不知是誰。他等葉文燦馬到面前。急便攔將上去。叫住葉文燦說道。花師伯在山上等你問話。葉文燦認得是婷兒。就跟了他上山。剩下與葉文燦同來的。那箇紗帽紅袍的官員。就是葉淇聲。葉淇聲在山下等候兒子。等了多時。不見下山。可巧遇到賊將賀錦。得了皋蘭。派部將來取崑縣。葉淇聲遠遠望見兵來。心慌意亂。便不待兒子下山。竟自隻身逃去了。遺下葉文燦騎坐的一匹黃馬。待到賊將趕到山下。見了這馬。疑心有人逃入山中。便分兵將山圍起。團團搜索。人倒不見。却聽得山底下。金鼓喧天。像有千軍萬馬殺來似的。便不敢再搜。撤了圍。竄到崑縣去了。這些都是第一集上過去的事情。此處正在行文前後呼應的當兒。故而循環接敘一遍。好使讀者格外明白。如今要講到賊兵搜山之時。爲何不見花逢春等人。而他們也不與賊兵爲難。這金鼓之聲。又從何而來。都要表箇明白。原來葉文燦隨婷兒上得山來。不到半山。已瞧見一位紅裳翠袖。鶴羽披肩的美貌女子。坐在樹下。樹後圍立了六箇

彪形大漢。狀貌凶惡。形式打扮。却與自己師父相彷彿。心裏想道。這六箇大約也是此道中人。走近樹前。便雙膝跪下。對女子叩頭。想起他與于恩師。一同在柏樹船上。救過我命的。算來也是恩人。當時便叫聲花恩仙在上。弟子葉文燦參見。花逢春一擺手。叫聲葉公子免禮。葉文燦拜畢起身。一旁站定。偷看了花逢春一眼。見他生得端嫻妍妙。有不可形容的儀表。真是神仙中人。與俗世女子不同。只聽得花逢春說道。葉文燦。你可曉得你師父師伯師叔三人。今天在潭影洞口。一齊遇了害麼。葉文燦聽了。陡然受驚。心裏想道。非以顛倒。不是等閑之輩。怎的就會遇了害呢。便道。弟子愚昧。不知道師父等爲何被害。請恩仙指示。花逢春道。被害的究竟。此時連我也不大明瞭。我此來是奉了師父之命。他祇對我說。你師父是被仇家託人害死的。他的仇家。名叫混天魔曹洪。現在河南邊界。是亂賊羅汝才手下的餘黨。師父教你。不必與你父親同往峒縣。并且說你父親。別有高人會來救度他去的。你可放心。但教你帶了婷兒。往河南鄭州。投奔平賊將軍左良玉部下。協助他破賊。便可殺了仇人曹洪。報仇之後。卽回太上凌雲觀。當別有機宜授

你你就此速速前去。勿再逗留。說罷。又對婷兒道。祖師爺教我關照你。你可好好兒隨着葉公子前去。你的劍術比他老到。遇有不妥之處。須得助他一臂。不可有誤。就此去罷。兩人聽了吩咐。不敢遲延。即便叩別花逢春。飛劍向河南而去。葉文燦和婷兒去後。不多時。賊兵趕來。那時葉淇聲曾經乘馬到崗上瞭望過。花逢春坐在樹下。用遮眼法障住了。葉淇聲不會見得。葉淇聲下山。往帽縣去後。花逢春隨卽起身向那邊山岩裏尋着箇山洞。進去坐定。教大君子到洞外。尋塊大石。端進洞中。他順手一指。已化爲皮鼓。又教二君子到洞外。尋片大石。也用手一指。已化爲金鑼。遂教大君子擊着皮鼓。二君子敲着金鑼。三四五六四君子。狂聲吶喊。他安排停當。賊已上山。他們一陣金鼓。一陣吶喊。賊兵聽了。像有千軍萬馬殺來。嚇得連忙遁走。賊去後。皮鼓金鑼仍化爲石。至今烏鼠山中有塊大石。用物擊之。鑿鑿作鼓聲。有片平石。用物敲之。噹噹成鑼聲。就是花逢春當時留下的遺蹟。却說花逢春嚇退賊兵後。便帶了六君子。回轉太上凌雲觀。一到觀中。只見堂上坐了許多人。師父坐在中間。左右坐了許多師兄弟。邱濟時于文雲也在座上。又見

堂下跪着箇石人。細看就是潭影洞前害死三傑的。花逢春走上堂來。見過師父。稟道。師父吩咐之事。弟子都已辦妥了。天涯老人道。如此甚好。你且一旁坐下。花逢春遂轉身揀箇空位坐下。原來此時天涯老人正在訊問石人。那石人本在潭影洞口站着的。自從花逢春奉命到烏鼠山去後。過不多時。于文雲已從皋蘭送還了印信回來。天涯老人將南山三傑的事。告訴于文雲。且教他卽刻到潭影洞口。將那石人帶了來。說時。取出一箇小小盒兒。教把石人藏在裏面就是了。于文雲聽說南山三傑遇了害。深爲惋惜。遂拿了小盒。飛到潭影洞口。遇到邱濟時。看有箇石人對他跪着。地上躺着南山三傑的屍體。于文雲看了一肚皮忿氣。也不及與邱濟時談話。先將小盒蓋揭開。說也厲害。這小小一箇盒兒。那箇偌大的石人。見了他。竟會漸次縮小。一霎時變成箇一寸來長的小偶人了。于文雲便伸手抓過來。放在盒子裏。蓋上蓋兒。纔對邱濟時道。我奉師父之命。特來收取石人的。如今且與我一同回去罷。這南山三傑的屍體。可暫時放着。俾會兒教他們兒子大風大雄。來收殮便了。邱濟時道。那也好。我們走。兩人遂飛身來到太上凌雲觀。

中將盒子交與天涯老人。老人接了隨手打開盒蓋。取出石人向堂前拋去。但見砰的一聲。隨風生長。立刻還復原形。仍有丈餘長合圍大了。石人到此抬頭一看。見堂上坐了箇頂放金光的老道。知道不妙。連忙跪下叩頭。天涯老人喝問道。你這蠢才不在尋陽山頭苦修。却來供人利用。到這潭影洞口。把我的巡山夜叉害死。該當何罪。石人聽了。急得有口開不得。只用手指指良心。指指天地。表示他實在沒有惡意。完全是受了人家的愚弄。天涯老人看了。怒道。你以為自己沒有惡意。為甚麼不當時拒絕他。你管你修道。他教你看守洞府去。你又不是他的道童。多是你貪生怕死。膽小如鼠。一見他形狀凶狠。就胡裏胡塗。跟他走了。你可曉得。殺人要償命的麼。如今殺了我巡山夜叉。可還他們的命來。不然。你也休想活命。天涯老人說時。瞋目而視。石人聽罷。嚇得渾身發抖。頭上汗出淋漓。好似冒過大雨。于文雲和邱濟時看了。想想這箇石人。修到如此地步。也是不容易的。便覺也很可憐。想起南山三傑死在他手中。便覺怒氣上升。要把石人處死。那石人因為不能開口。好歹只是手指腳劃。叩頭求饒。在這箇當兒。忽來了映玉映雪兩姊妹。

後面還隨了許多師弟兄。此時天涯老人的十六大弟子。算來有十二箇到了。映玉映雪兩人乃是南山三傑的指揮者。此時他們剛從外面歸來。路上遇見許多師弟。都是來拜望師父的。便一同進來。相將登堂。對師父叩拜過。齊退到旁邊坐下。映玉映雪看師父怒氣沖沖。不知何故。又見堂前跪着箇很高的石人。究爲何事。正要問時。天涯老人却先叫聲映玉映雪。你兩人可曉得南山三傑。給這石人害死了麼。南山三傑。乃是映玉映雪兩人的親隨。平素非常愛惜。忽聽到被這石人害死。不由得鳳眼圓睜。蛾眉倒豎。急問師父道。南山三傑。如何會被他害死的呢。天涯老人便詳細說了一遍。映玉火氣比映雪大。聽罷。心頭怒不可遏。便立起身來。疾似驚鴻。快如閃電。不待師父吩咐。早已搶步過去。舉起纖纖玉掌。對石人頭上猛力劈下。只聽得刮喇喇一聲。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十八回

千眼瓜臥遊探杏紛

雙劍俠飛走逐嬌嬈

映玉聽得南山三傑被這箇石人害死。不覺勃然大怒。起身對準石人頂門就是一掌。這一掌叫做華公劈泰山法。你想那泰山尚且能劈爲兩開。何況是箇石人。當時刮喇喇一聲響亮。可憐一箇數百年修煉的石人。早被劈爲兩片。石人內部已經有了血液。當時淌了滿地的血。衆人看了。多有不忍。天涯老人呢。方才好端端在說話的。等到映玉立起身來。他曉得是過去劈石人的。却會閉起眼睛。呼呼睡去。不知何故。此時還有箇比衆人更不忍的。你道是誰。就是花逢春。花逢春本是天涯老人命他到烏鼠山去的。他就在那天涯老人說給映玉映雪兩姊妹聽的時候回來的。他見過師父。回過話。即便歸坐。坐不多時。就見映玉立起身來。將石人劈死了。一衆師兄弟。咸謂映玉此舉。有些不對。因爲未奉師父之命。在師父面前。擅開殺戒。似乎把師父不放在眼裏了。當時衆人心中。都在怪他。映玉自己呢。仗着一時怒氣。等到劈死石人之後。回頭看看師父。却已入睡去了。便省悟自

己此舉有了錯誤。衆人也看見師父入睡去了。曉得師父有些不满意。都悄悄溜開去了。還賸下映玉映雪于文雲花逢春邱濟時五箇人。面面相覷。都無話說。過了一會。還是于文雲先開口說道。既然映玉師兄將石人劈死了。這石人的屍體。不如叫他們搬出去扔了罷。花逢春道。不錯。扔了省却眼前的污點。遂高叫道。嶗山六君子何在。叫聲未已。忽見從外面犇進六條大漢來。齊到堂前。參見衆人。花逢春便吩咐道。你們可把這石人搭去。拋在山下。六人答應着。要想俯下身去。扛抬。募見石人胸前隱隱花紋。嚇得犇開不迭。原來石人雖死。他胸前的符籙。還未除去。這符籙。雖然祇可制伏猛虎。但金錢豹與猛虎形狀種類。相去無幾。若在石人未被一劈爲兩。那道符籙。也未分開之前。六君子雖不至步南山三傑的後塵。倒地死去。至少也要使他們跌幾箇筋斗。此時石人既碎。符籙已破。仗着餘力。尙能使六君子見了喪膽。不敢下手去搭。也可想見這道符籙的厲害了。花逢春見六君子忽然怪叫着跑了開去。不知何故。原來這道符籙的事情。不要說花逢春沒有知道。連天涯老人都未分曉。這是何故呢。因爲那把石人畫符的仙家神通。

廣大。他所留的手澤。不論你是何等道行。要算出他來。萬萬不能此時天涯老人也只知道那石人有殺虎的能力。當是他自己的本領。並未防到仙家給他畫有符籙的一回事。更遇到這石人不會開口。且在天涯老人面前。石人自己也未轉到畫符的念頭。否則石人一轉念。天涯老人也可想到了。這是仙家的妙用。他的心與你的心通靈的。你一轉念。他就曉得。不轉念。就無從知道。故而天涯老人怪他。不應該任人呼喚。供人利用。此時經六君子一逃跑。花逢春暗想南山三傑被他害死。是在他活着之時。等到他死了。爲什麼豹見了他。還要逃走呢。便叫六君子過來。問道。這箇石人。已是死了。你們爲什麼還見了他。害怕。六君子齊聲答道。這箇石人雖死了。他胸前有道殺氣還在着呢。花逢春聽了。問道。他胸前有什麼東西。六君子道。這箇我們不曉得。不過我們見了他。就害怕。花逢春聽了不信。于文雲與邱濟時映玉姊妹們也不信。一齊起身去看。六君子不敢近前。只躲在衆人後面。指着石人胸前道。喏。那箇石人肚子上。有一塊很可怕的。似乎是什麼符籙呢。衆人依他所指看去。却無所見。你問我。我問你。都說不見。花逢春道。奇了。難

道我們的眼光。還不及六君子麼。于文雲側首一想。想道是了。這道符籙。不是硃筆粉筆墨筆等類所畫。必是憑空用指端畫的。所以沒有痕跡。至於他們如何看得出呢。我想南山三傑之死。並非死在石人有甚麼本領上。必是死在這道符籙上。不然六君子見了符籙。爲何要逃跑呢。便問六君子道。你們不是見了這道符籙害怕麼。六君子道。不錯。我們見了這塊地方。覺得身上發抖。不知何故。花逢春道。這樣說來。于師弟的思想。一些不錯。衆人既知道有這符籙之事。要想去掉他。可是沒有痕跡。無從下手。只得上堂來稟明師父。五人對師父跪下。候了多時。看師父祇是酣睡不醒。五人無奈。只得起身。兩旁坐下。等他醒來再說。不料那五人起身後。還未退到座上。忽聽得階下六君子在那裏怪叫道。不好了。石人飛去了。五人聽得。卽忙回頭去看。瞥見萬道金光。捲了石人。向南方電逝般飛去。五人見了大驚。待要追趕時。猛聽得師父哈哈大笑。醒了轉來。五人一齊上前。將石人身上有符籙利飛去的事稟明了。天涯老人聽了。有些疑訝。舉目一看堂下。果然不見了石人。便對于文雲等道。爲師的。方才夢遊王屋山。遇到明月道人。與他在山

上下了幾局棋。他連輸給我兩局。我一時高興哈哈大笑。因此醒來。據你們說。石人身上有符籙。又說他飛去了。且說有萬道金光。捲他南行。這箇却有講究。待我運靈光去查來。原來天涯老人每次入睡。都不是真睡。乃是入定去的。他說方才遇到明月道人在王屋山上下棋。那箇道人是他的師兄。道行比天涯老人深奧。將來本書上自有交待。暫且不表。單表天涯老人運用靈光。他盤膝坐起。放出頂上金光。上窮碧落下竭黃泉。宇內海外。統都查過。也查不出一個究竟。便將金光收入。側身臥倒。教花逢春到珍寶房裏。取箇西瓜來。花逢春奉命如飛而去。不多一會。端出一隻大西瓜。那隻西瓜比斗還大。生得稀奇古怪。周圍有一隻隻眼睛。却都閉着。看去像是畫在上面的。其實是天生成的。天涯老人接過西瓜。將他放在頭下。當着玉枕。甜然睡去。睡了不久。只見瓜上的眼睛。一齊睜了開來。骨碌碌向四面亂看。看了一會。又將眼閉起來了。這瓜眼一閉。天涯老人便開眼醒了。仰起身來。自言自語道。原來有這回事。說着。將瓜遞與花逢春。教他仍去放好。這時五箇徒弟。都不悟得師父鬧的什麼玩意。聽他口氣。對於石人的事。似乎已經查

得于文雲先忍不住問道。師父對這回奇事。想已查得。可否說給弟子們聽聽。天涯老人笑道。此事於你們無甚關係。可不必追究他。你們且各散去。爲師的又要入睡了。說罷。他又閉目合睛。酣然睡去。說也笑話。于文雲等拜了箇渴睡漢的師父。橫要睡覺。豎又睡覺。真是天下少有的。于文雲等聽了師父這們說。又不好相強。想想石人飛去。本不關他們甚麼事。對於害死三傑的石人。已被映玉用掌劈死。也算報了仇了。師父教我們散去。我們只得且散。當時同下堂來。于文雲總是和花逢春邱濟時在一塊的。他們三人便聯袂走了。映玉與映雪要走。忽然想到還有大風大雄兩兄弟。不知安好否。這箇師父倒不曾提起。待我看來。當卽在觀前觀後一找。不見踪影。回身到外面。看見嶗山六君子。映玉便問道。你們沒有隨花仙師等同去麼。六君子答道。方才花仙師等出門之時。說南山三傑死了。這裏暫派我等巡守。映玉道。這也不錯。我要問你。你們可曾看見大風大雄兩兄弟麼。六君子道。他們方才在後園游玩的。此時想必回山洞去了。映玉對映雪道。這樣說。他們倆沒有死。又問道。然則他們父親死了。已知道否。六君子道。恐怕還沒有

人對他們說過。要是知道了。怎會不到潭影洞前收屍去呢。映玉道。如此我們先到潭影洞去。把他們屍體收了。帶回他的山洞去。交與那哥兒倆。好讓他們見見父親伯叔的遺體。也盡了相隨我們多時的義氣。兩人遂對六君子道。我們去了。你們好好在這裏巡守。六君子拱手答應着。兩人便飛身向潭影洞來。不料到了洞前一看。那裏有三傑屍體。想道。莫非大風大雄兩兄弟已到這裏來過。見了屍體收去了麼。且到他們山洞裏去看看。原來他們的山洞。就是葉文燦去住過的。第一集中並未提及山名。此時順便一提。那座山。坐落在陝甘交界的地方。叫做隴山。映玉映雪到了隴山。進洞去一看。大風大雄哥兒倆。正在石上閉目參禪。映玉想這兩孩子倒很用功。再向洞中一瞧。不見屍體。又看他們情形。料定還沒有知道父親伯叔的死耗。便叫聲大風大雄。兩人忙開眼一看。見是指揮他們父親的主人到了。慌忙起身。化爲原狀。映玉先嘉獎他們道。你們兩人。很肯用功。將來造就。必有可觀。說着。連連撫摩他們的頭頂。大風大雄聽了。非常高興。繼又聽映雪說道。你們可曉得。你們的父親和伯叔。都遭仇人害死了麼。那兩兄弟聽了。不

覺大驚。連忙幻化成人。跪下哽咽問道。請主人告訴我們詳細。父親和伯叔。給誰害死的。映玉道。誰害死他。此時我們還沒知道。那箇行凶的兇手。却已被我劈死。算報了仇了。兩兄弟聽了。齊聲大哭。映雪道。死者不能復生。你們也不必過於傷悲了。所要緊者。你們父親伯叔的遺體。如今竟會不見了。不知給誰收去埋葬了。我本想去問我們的師父。奈他此時入睡。不便驚動。我看你哥兒倆。好好在這裏參修。暫時也不必隨侍我們左右。我們也不來呼喚你們。你們父親伯叔的遺體呢。究竟在那裏。慢慢替你們查究。等查究明白了。再來看你們罷。你們須得節哀忍痛。這也是劫數注定的事。無法挽回的。映雪說罷。兩兄弟相抱大哭。哭得不勝慘悽。映雪等見了。不免也爲他們洒了一掬同情之淚。遂對大風大雄道。我們有事要走了。過幾時。再來看你們。你們好好兒在這裏。不要各處亂走。說着。兩人離開虎洞而去。暫且不表。現在要將那飛去石人。和失去三傑屍體的事情。提上一筆。這箇石人。究竟如何飛去。天涯老人查了好久。查着了。又不說明。那南山三傑的屍體。本在潭影洞口的。怎的會失去了。也很可疑。這兩樁疑案。本想在此時表

明。可是此時急於要講葉文燦帶了婷兒。到河南投奔左良玉。要剿滅殺害師父的主使人的事。只好將這兩件重要疑案。暫時攔置一邊。好在順勢下去。作者重重放落。也會輕輕提起的。請讀者不要怪我放刁。纔是話既說明。便得詳敘葉文燦了。那葉文燦自從在烏鼠山上。拜別花逢春。便與婷兒日夜趲程。兩人都是劍仙。行路都仗飛劍。只見兩道金光。在空中像閃電般飛去。一到河南境界。不知左良玉屯軍在那裏。便在許昌地方落下。到許昌城內一問。才知道左將軍屯軍在鄭州。許昌離鄭州不遠。依葉文燦主意。還是借飛劍走。却因婷兒說我生長在凌虛觀中。悶的慌了。飛行天空。也覺平常乏味。不如在地上行走。可以看看人間景物。倒也別有風味。葉文燦依了他。兩人便從許昌取道向鄭州而來。走了好些路。來到嘉魯河畔。聽得後面鸞鈴響亮。兩人正要回頭去看。不想那匹馬。已從身邊掠將過去。接着一陣香風。撲面吹來。吹得兩人閉眼不迭。待開眼時。已不見馬的影子。婷兒道好快的馬。怎麼一霎眼。便不見了。便對葉文燦道。葉兄。你看此處前面是條大河。近處又沒橋樑。那馬若是繞隄而去。這隄長得很。憑我們目力。無論

如何去得快。總可望得見。怎的竟會不見些影子。若說那馬躍過了河去的。那對岸一片平原。直可望到數里之外。也不見有馬。左不見。右不見。難道那匹馬鑽入河中去了不成。且看那匹馬。在身旁掠過去時。雖然快同閃電。似乎眼前一瞥。馬上有箇穿着綠衣的人。好像是箇女子。我且聞得有陣麝蘭香氣。你可聞着。葉文燦道。你不說。我也要說了。我所見到聞到的。都與你一樣。料定那馬上過去的。必是箇女子。若說是女子。騎得這樣快。馬那人的能耐。也就不可限量了。倒要去見識見識。看是何等樣人。婷兒道。既如此。我們駕着劍光追將上去。你看好麼。葉文燦道。好雖好。不知他是走向那方的。你我對那一邊追呢。婷兒道。那容易。我們只消飛上天空。四面瞭望。憑高臨下。可以俯瞰大地。任憑他快得如同閃電。總逃不了在大地上走。我們豈有望不到的道理。葉文燦想他年紀雖小。思想倒很不錯。便道。好好。我們就飛劍看來。兩人立即飛起空中。四面瞭望。竟不見一些影子。婷兒道。我們且飛向前去。一頭飛。一頭望。便了。兩人於是分開左右。雙飛並進。越過嘉魯河。頃刻飛到離商邱祇有百來里路了。那時被他們望見了。只見前面有一

匹白馬。緩緩走着。馬上坐的。正是箇綠衣女子。兩人飛到女子頭上。離開他數十丈高的空中。細看那女子的打扮。頭包綠緞扎巾。身穿綠緞窄袖英雄襖。下着綠緞褲。扎着腿。露出三寸粉紅緞弓鞋。踏着金鐙。白雪也似的玉手。一手控着絲繮。一手垂着。指上懸一條馬鞭。慢慢地向前行走。他的面龐呢。可以不必說。比花逢春映玉映雪三人。還要曼妙得多。竟看得葉文燦和婷兒都會發呆。想這樣一箇女子。看去是弱不禁風的。怎能有這般好身手。馳騁得這樣快馬。兩人想着。葉文燦要落下地去。婷兒道。不好。我們且在上面看着。看他走到那裏去。他們兩人。本是要到鄭州去的。却爲了這女子。竟會走到商邱這邊來了。那女子正走間。前面有座高山。阻住去路。一到山前。忽見他把坐下馬加上一鞭。只見那馬四蹄一翻。絕塵飛去。頃刻飛過山頭。不知去向。葉文燦吃了一驚。他們此時劍光飛得不高。這座山却很高。將他們去路擋住。婷兒低頭向山中一望。叫聲葉兒。快來看呀。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十九回

戴千舫雄踞風涼山

葉文燦俯瞰郝家鎮

葉文燦與婷兒飛進那座山頭。却被高山阻住去路。婷兒偶一低頭。看了山中。暗暗吃驚。忙叫葉文燦來看。其實葉文燦比他早就看見了。他看見山岡上排列着許多隊伍。有筒頭領似的。坐在交椅上。兩旁站了幾十名長槍手。都是雄糾糾。氣昂昂的。那頭領似的人。生得奇形怪狀。十分難看。紅布扎了頭。身上披件烏金軟甲。手中執了面令旗。葉文燦看到這裏。被婷兒一喊。便飛近婷兒跟前。婷兒問他。看見沒有。他答道。是不是說這山上的人。婷兒道。不錯啊。葉文燦道。我早已見到了。婷兒問道。這是何等樣人。可是亂賊麼。葉文燦道。看他形狀。不是亂賊。定是落草的強盜。婷兒道。既是這樣。我們就在山頭落下。發劍殺盡他們如何。葉文燦道。這箇不好。他們雖是強盜。強盜中。也有好有歹的。況且他們與我們。近日無怨。遠日無仇。殺他何故。非待探聽明白。應當殺。就殺。不應當殺。不可妄開殺戒。葉文燦說着。婷兒又叫道。葉兄。你看。葉文燦低頭再看。但見那箇形似頭領的人。將手中

令旗揮動。接着就見一隊隊人馬魚貫下山。葉文燦對婷兒道。婷弟。你看他們都在行動了。不知下山到那裏去的。還是和官兵打仗去。還是到邨莊劫掠去。我們且尾隨其後。倘然是與官兵打仗去的。我們就下去助官兵殺賊。倘然是去劫掠邨莊的。我們就下去阻止他們。你看好不好。婷兒道。這箇倒好。我一向住在觀中。會了飛劍。還沒試過鋒。今天倒要試他一試了。他們兩人都在年輕。血氣正盛之時。殺心一起。便不可遏止。連那奉命到左良玉那邊去的正事。竟會置諸腦後。這時山上頭領似的人。不斷地揮動令旗。直等到山上人走盡。只賸了他自己背後。的幾十箇長槍手。那時有箇彪形大漢。牽來一匹五色花馬。頭領似的人。便翻身上了馬。將令旗向背上插定。又見牽馬的大漢。捧過一柄宣花鉞斧。看他接了斧。一夾坐下馬。那馬便從山頂。如飛般冲將下去。葉文燦見了贊道。好箇騎馬的功夫。他這一聲。聲音很大。被山谷回聲應和。十分響亮。下面還有幾十箇長槍手。站着未走。猛聽得頂上有人喝采。大家抬頭來看。這時太陽快要下山。陽光返照過來。照得山上。一片金黃。加之彩霞片片。又映出了許多顏色。他們在上面的劍

光。被陽光霞光迷蒙了。下面人都看不出來。且也想不到頭上有劍客停留着。葉文燦與婷兒倒看見他們了。看他們都在對自己看。想到方才贊歎聲音太大了些。引起他們注意了。婷兒不覺笑了起來。這笑聲。比葉文燦方才喝采的聲音更大。大山上人都聽得哈哈大笑之聲。這一笑。下面很張皇的亂望。葉文燦對婷兒說。不要笑了。害得他們扭折了頭頸。望穿了眼睛咧。我們趕快去跟踪那箇下山去的罷。說着。便帶了婷兒向山前飛去。他們一走。這裏山上幾十箇長槍手。也同時嚇得紛紛竄走。因爲他們起初聽到贊聲。看不見人。後來又聽到笑聲。也不見人。人既不見。只聞聲音。便當是山精木怪作祟。嚇得一齊跑了。他們是跑回山寨去的。且丟開不表。那葉文燦與婷兒。跟踪那箇騎馬的下來。看騎馬的下了山。在一隊隊刀槍明亮的身後跟着。葉文燦要看出他們是亂賊。是強盜。直跟他們過了四五十里路。天色已由黑暗而達於黃昏了。只見前面有箇大市鎮擋住。看他們到了鎮前。一聲呼嘯。立刻將全鎮圍起。葉文燦到此。已經明白他們是打家劫舍的強盜。全鎮圍定後。騎馬的盜首先衝入鎮上。後面隨了許多小頭目。看他們來。

到一家客寓之前。先有幾箇翻身跳上寓牆。不料剛到牆頭。瞥見一道紅光。把牆頭照得燦亮。紅光過後。這幾箇跳上去的人。就不見了。如此又接連上去了幾箇。都是給紅光一亮。人便沒了。等到後來。外面的人再也不敢上牆。都在牆外交頭接耳。竊竊私語。似乎怕那牆內的紅光。過了一會。那箇盜首。下了馬。一掄右手。斧。走到牆下。翻轉身。用背貼住牆上。便漸漸的移將上去。那箇盜首。用的是壁虎功。可以吸壁而上。看他將到牆頭。一時不再把身體上升。只把頭與牆齊爲止。卽舉起左手。攀住牆頭。遂卽翻轉身來。將胸脯貼在牆上。慢慢地探頭出牆。向牆內瞧去。他的頭。剛露出半箇。還未過鼻。牆裏紅光又起。只對牆上一亮。那盜首見了。知道不妙。急忙向外仰首避開時。已是不及。早將半箇頭額削去了。鮮血直噴。左手攀不住牆頭。墮將下來。一衆小頭目見了。慌忙上前。將他額上。用布包好。騎在馬上。由另一箇人上了馬。將他掖住。撥轉馬頭。帶了一羣人。出得邨鎮。呼嘯一聲。立時撒了圍。紛紛擾擾。跟了五花馬。如風捲殘雲似的去了。原來這一羣人。乃是風涼山上的強盜。盜首姓戴。叫戴千舫。兩臂有千舫之力。能開五石硬弓。且練得

一身好內功。他練的是自然門。方才施展的壁虎功。也是他的專長。他在風涼山上。嘯聚了兩千亡命之徒。落草爲寇。專門打劫標車餉銀。對於就近邨莊。趕路單客。他却秋毫無犯。嘯聚十餘年來。左近的名譽很好。這戴千舫三字。幾十里之內。婦孺皆知。而且他常常輕裝便服。帶箇嘍囉。到各邨莊去游玩。待人接物。十分和氣。後來這些邨莊上居民。明知他是強盜。但見了面。都稱他聲戴員外。戴員外三字。威震遐邇。官府雖有所聞。因爲他並不驚擾閭閻。也便不去打草驚蛇。所以嘯聚至今。一向無官兵過問。他既不打家劫舍。就全靠標車餉銀。上別山的強盜。對保標達官。都通聲氣的。惟有他呢。凡有保標的達官。要去見他。一律拒絕。他却有牌示立在山前。說本山前不准通行標車。如違悉行留下。這樣的牌示立着。你如不服氣。偏要從他山前經過。他便下山把你搶了。你若與他抵抗。他氣力又大。功夫又好。誰都不是他的對手。所以嚇得這些標車。只得繞道而走。你若繞道一走。他便不來打劫。那末大凡標車都可以繞道過去了。他山上的開支。又從那裏出產呢。原來他正要你繞道走。你繞道一走。他四面都有探子放着。市鎮開客寓。

的也有在路上做買賣的也有不曉得的人看他們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那知都是風涼山上的探子他有這樣周密的探子對於繞道而走的標車今天走到那裏歇在何處就是離開他們山頭有百里以外的路他不消兩三箇時辰就得知了他一得知馬上趕來把你搶了搶時又不留名你也不曉得是他搶的若是請人去問問他他推說我們不做遠買賣的使你無法可想這樣搶法就近官府不會過問閭閻也無驚擾人家還都說他好他用這樣辣的手段搶標車搶着了一次足夠山上幾個月的開支他一年中並不多做買賣只做三四次就算了還有一層他對於標客一年裏祇搶劫一次第二次遇見不來搶你他有時也到山東地界去做些買賣此番他剛從山東回來搶來三十輛標車有二十多萬銀子回到山上不多時辰光約在午牌時分忽見探子報上山來說道有大批標車約有百來輛打從山前來了戴千舫聽得大喜想是初出茅廬的達官不知本山規矩你如犯規經過就要將你全部留下今天說有百來輛這筆買賣大了大買賣我就客氣些叫他留下一半放他一半要是不答應給他個照單全收他心中盤

算着。既而一想。又問探子道。你可曾探聽過。何人保標。探子稟道。問起這箇保標。倒有些希奇。小的從許昌那邊跟踪下來。一路上。只有車夫。沒有保標的。戴千觔聽了。不信道。你看錯了。別是達官都改扮了車夫呢。那有百來輛標車。無人保護之理。探子稟道。小的眼光有準。這些車夫的確是常常來往的趕脚。並不是標客改扮的。戴千觔道。那又奇了。想此時。亂賊遍地。盜匪蜂起。有這許多銀子。不要說亂賊盜匪。見了垂涎。就是官兵見了。也要眼紅。沒有保護的人。等他到冷僻之處。搶了。有那箇知道。看來其中必有緣故。且待我自己看來。戴千觔敞了十多年強盜。老於此道。當然比衆精明。便傳令教嘍囉們站隊聽令。要自己察看來人的虛實。一聲令下。幾千名嘍囉。立時整隊出寨。齊到演武場站定。山上原有一片平陽。可以聚集數千人。便把他作爲演武場。日常操演嘍囉之用。當時他到場中將台上坐定。靜悄悄看着山下。坐不多時。果然遠遠地來了百來輛標車。車上也無旗幟。也無兵勇。也無達官。每車祇有兩箇車夫。一推一挽。車行得很緩。慢慢地打從山前過去。戴千觔看着。並不教嘍囉動手。直看他們在山前過盡。但見那些車夫。

談笑自若。好似不知道本山上有戴千舫似的。他看了這種情形。益發可疑。急切不敢下手。旁邊有幾箇小頭目。便對戴千舫說道。大王。他們都過去了。犯了本山的規矩。何不追將上去。將他們搶了。戴千舫道。且慢。此中有些講究。我料後面必有保護之人。且再看看。他便在山上等着。也算他有耐性。直看到紅日銜山。纔見遠遠地踱來一騎。是匹雪也似的驕驢。上面騎着一箇綠巾綠裳的女子。將到山前。忽的繯繩一放。飛馳過去。好比一陣狂風。戴千舫看了。點點頭。想道。莫非就是此人。保標看看日已西沉。料定那些標車。必在前面市鎮上安歇。便下山帶了嘍囉追上去。直追到郝家鎮。早有鎮上的探子來報。說有百來輛標車。歇在鎮上興隆店裏。請大王定奪。戴千舫道。我本爲此事而來。你且退去。探子退下。戴千舫呼嘯一聲。立時將全鎮圍住。他率衆進去。到興隆店前。先派幾箇小頭目上牆。不料剛到牆頭。裏面起陣紅光。人就不見了。接連上去了幾箇。都是如此。戴千舫吃了大驚。小頭目也都不敢再上去了。只得由他自己上去一探。他也不敢望牆頭上直跳。先用壁虎功吸上去。且十分謹慎。慢慢地探頭而望。兩隻眼睛剛瞧到牆裏

院落的屋檐。就見裏面飛起一道紅光。霍的一亮。知道不妙。急忙讓開。已被紅光刷着。去了半箇額角。痛得攀不住手。倒栽下來。小頭目慌忙將他頭部包好。抬了他。回到山寨。起初他本是昏了過去。待到寨中甦醒轉來。連說完了完了。我自生以來。不曾栽過觔斗。今天栽在一箇神不知鬼不覺的奇人手裏。看去今天不死。也是我運氣還好。從今以後。不願再據此山。大家散夥罷。戴千觔受了這次教訓。竟萌了棄邪歸正之心。也是出於人所意想不到的。便當夜將山上所有的金銀財帛。一應拿到聚義廳上。不分上下。平均派散。幾千箇嘍兵。連回頭目人等。各得了幾百兩銀子。他自己也拿了幾百兩。待到天明日出。吩咐將山寨燒了。各去謀各的生活。臨行之時。又吩咐他們。此後不可再去入夥做强盜。須知強中還有強中手。長此下去。必無好結果的。嘍囉們看大王如此決心。棄邪歸正。大眾聽了。都爲感動。想此時手中。已有了幾百兩銀子。回到老家。農工商三業。都可做得。便齊聲答應着。謹遵大王吩咐。就拜別戴千觔。紛紛作鳥獸散了。戴千觔獨自一人。騎了匹馬。奔到南京去投奔黃得功總兵。原來那裏他有箇親戚。現當營官。遂由

營官給他保薦上去。黃得功也久聞其名。聽說他肯棄邪歸正。特來軍前投效。想此時國家正在需用人材。再好沒有。便當時委他做箇千總。教他帶罪立功。後來直升到參將等職。這些都是戴千舫的後話。順便表過不提。現在且說那葉文燦與婷兒。他們倆在戴千舫受傷帶隊逃走之後。依婷兒主意。要下去看箇明白。葉文燦道。且慢。我看那道紅光很厲害。又不是飛劍。飛劍的光是一縷的。他的光却是散照開來的。而且光圈很大。我們且在上面等着。待看出了究竟再下去。否則這一下去。裏面當我們也是強盜。遭了危險。冤都沒處伸的。婷兒聽了。便不敢下去。但問葉文燦道。葉兄。我們既不下去。長在天空裏候着麼。葉文燦道。那也不要緊。我們就在空中游逛一會。待到大明下去。察看箇究竟便了。兩人說着。低頭望下面。只見那院落裏。靜悄悄。黑沈沈。紅光不再亮了。他們倆便往近處山裏過了一夜。到次日天明。再到郝家鎮。降落在興隆店門前。店門方開。向內一望。這家店大得很。有百來輛標車。都在天井中停着。許多車夫。正在嬉笑着整理車子。預備趕路。又見天井左邊。有箇馬廐。廐中繫着一匹白馬。鞍轡鮮明。葉文燦看了一

呆仔細再看。好像是父親平日所騎的那匹雪地豹。因爲這馬耳上有一片紅毛。暗想這又奇了。我父親自在烏鼠山下與我分手之後。據花師伯對我說。他與我父子之緣已盡。另有高人。度他去了。看這匹馬的確是我父親騎坐的。馬旣在這裏。莫非騎馬的人。就是度我父親的高人。或者我父親也在這裏。正在出神當兒。那班車夫。已經都推了車子出來了。葉文燦與婷兒兩人。本在門口張望着。因見車子出來。忙向門外讓開。看着他們一輛輛去盡。再到門口一望。就見那馬被店裏一箇管馬的。將他帶出廐槽。牽到外面來了。葉文燦要看箇仔細。那馬恰好從身旁牽過。在門外上馬石旁站定。文燦便過去向馬頸上拍了一下。那馬見了葉文燦。搖頭擺尾。嘶叫起來。嘶聲未已。又聽得一陣清脆嬌婉之聲。從門內發出來。聽去是在那裏罵畜生亂嘶些什麼。欲知究竟。下回再敘。



第二十一回

英雄失足郊野行兇

朋友多情法場替死

葉文燦見了那馬。像是父親所騎的雪地豹。走過去拍他頸項。那馬便哀嘶起來。那時門裏發出一陣嬌聲。罵道。畜生嘶些什麼。接着出來了一箇渾身綠色衣裳的女子。那女子步出門外。看見葉文燦拍着馬頸。便瞅了他一眼。却不說什麼。自管過去接了馬韁。一搭鞍轡。騰上馬背。雙足略夾馬腹。那馬便撥轉頭。如飛而去。臨去之時。却對葉文燦婷兒兩人。看了一眼。似乎非常注意。面上有些詫異的神氣。葉文燦也看了他幾眼。見他雖生得曼妙絕人。可是雙目中。閃閃有光。逼人可畏。私對婷兒道。這箇女子。就是我們昨天所見的那些標車。定是由他保護。昨天晚上許多強盜。便是來打劫他標車的。我們看見的紅光。一定也是他發的。但不知是什麼東西。但看那強盜死傷了好多。今天這院落裏。並不見有屍身血跡。這箇人的能耐。真大得很。葉文燦說到這裏。偶一回頭。只見旁邊有箇人。正在竊聽。看那人就是興隆店裏給女子牽馬出來的。葉文燦因見他聽着。便不再講下去。

拉了婷兒。走開去了。這箇在後面竊聽的。正是店裏的管馬小二。這家客店。並不是風涼山上所開。店小二也並不知道昨晚的事。聽得葉文燦與婷兒的說話。離離奇奇。想聽箇究竟。偏偏他們不講下去走了。便立着呆望。他心裏想天色這樣早。這兩箇人是從那裏來的。莫非要打方才那些標車的主意。但看他們倆。一箇是文弱書生。一箇是乳臭孩子。決不是強盜。小二正在呆想。忽聽得裏面店主高聲叫道。小二在那裏。不來打掃馬廄。在外邊幹甚麼。小二聽得。連忙進內。打掃去了。他打掃時候。驀地瞥見天井牆旁。有一大堆血跡。腥氣觸鼻。像是人血。忙叫主人來看。主人也不知道。昨晚有那們回事。只見是人血。總不是好事。忙教小二用水沖洗。滅了血跡不提。且說葉文燦與婷兒。一路走着。文燦對婷兒道。那箇女子必定是箇標客。我已看出八分來了。但是你可曉得他騎的那匹馬。有什麼講究。婷兒道。那馬又有什麼講究哩。文燦道。那匹馬確有講究。我還要追他下去呢。我不但跟踪他。還想去同那女子說話呢。婷兒聽了。止步抬頭。狠納罕似的問文燦道。這是什麼話。我們此時究竟還要到左將軍那邊去不去。那裏有閒功夫去追

他呢至於那馬究竟有什麼講究。你且說給我聽。文燦對他笑道。我先要問你。昨天你隨花師伯到烏鼠山前。攔住我時。可曾看見我馬後有什麼。婷兒回道。你馬後還有一匹白馬。馬上坐的一位官員。我曾問你。你說是你的父親。可不是麼。文燦聽了。笑道。這可對了。老實跟你說。這匹馬。就是我父親騎坐的啊。婷兒道。你別看錯了。天下同一狀貌的人。也有那麼同樣的馬。更多了。文燦道。不。你不見我方才在馬頸上拍了一下。那馬見了我。就搖頭擺尾。嘶叫起來。好似認識的麼。婷兒道。那是看見的。不過有些馬。見了生人。也會搖尾嘶叫的。葉文燦道。不然。他兩耳上。各有一片紅毛。我認得清楚。婷兒道。據你說。這匹馬。一定是你父親的了。那末如何會在這女標客手裏呢。你想你父親與你。纔是昨天分別的。地點在甘肅。這裏是河南。難道這箇女子。昨天從甘肅奪了你父親的馬。今天會到河南來保標麼。且看這些標車。車上泥污甚多。看去不是一天兩天的行程了。况我與你看見他們的時候。在昨天午時模樣。我們是從甘肅駕着飛劍來的。不過片刻功夫。他走標的時日。既非一日。難道走至半途。忽然曉得甘肅烏鼠山下。有這匹好

馬便趕到那裏搶了馬。再趕來保標麼。趕來之時。又與我們同一時候。如此一來。復若說那人有這麼迅疾的身手。不是劍客。定是神仙。既做了劍客神仙。也用不着去搶這匹馬了。你且將我給你反復推想的理由。一層層想起來。就知道一定是你看錯了。葉文燦聽婷兒所說。很覺有理。打算由他去罷。又想那匹馬是父親坐的。總有些放心不下。便對婷兒道。你話雖則不錯。不過這匹馬確是我父親之物。馬的問題小。父親的問題大。我必要去追上他。問他一聲馬的來處。諒也不妨。問明了父親下落。我可安心無憂了。婷兒道。既有這段原由。也是你的孝心。那末我們就追將上去。說罷。兩人同時飛起空中。出了市鎮。向前一望。一輛輛標車。仍在前面迤邐而進。却不見那箇騎馬的女子。四面瞭望。總是無着。葉文燦奇怪道。我們明明見他離開興隆店的。出了鎮。還不多時。怎的就會不知去向了呢。兩人便再向前追。追了好久。差不多已入山東境界。仍是無着。弄得兩人十分詫異。婷兒道。看去那人。不但是箇出類拔萃的奇人。就是那匹馬。也是神駿呢。我想俺們是追他上不了。不如正經到左將軍那邊去罷。你想我們臨行之時。花師伯教

我們路上

扣女。手巾已擔擱了一夜

他的命

那匹馬既追不上。不要再在此逗留了。趕快去罷。你如不放心你父親的話。我想你父親要是有甚麼差池。花師伯也不會說他另有高人度去的話了。葉文燦聽了。又對大地瞭望了一週。實在不見踪影。便歎了口氣。無可奈何。只得依了娉兒。折回原路。向鄭州而來。到得鄭州。落了地。不悉將軍府在那裏。欲待詢問路人。忽聽得畫角聲聲。自遠而近。諒必是有軍馬來了。便立定瞻望。只見那邊來了不少隊伍。一隊隊打從面前經過。看他們紀律整齊。刀槍明亮。足足走了一箇時辰。纔始過盡。末後又來了許多將官。中間有一面白緞大纛旗。繡着箇黑色的左字。大纛旗底下。有一匹馬。馬上坐着一位赭面巨眼的英雄。左右前後。又有不少騎馬的將官。都是明盔亮甲。威武動人。你道那來者是誰。正是左良玉。他今天早晨。在郊外教場上閱操回來。坐在馬上。一路觀看街衢商鋪。瞥見道旁立着兩箇人。一箇是文皺皺的書生。一箇是天真爛漫的孩子。他看了也不在意。自管按轡徐行。回衙而去。講到這位左良玉。乃是遼東人氏。是大明朝一員磊落光明的勇將。他

從行伍出身因爲殺賊有功擢升到遼東鳳凰城都司。這鳳凰城都司官卑職小。每月所入俸金有限。他很喜歡交結朋友。所得廉俸不夠他花費。在他窮得不堪設想的時候。偶然和幾箇知己朋友商量。要謀箇生財之道。恰有一箇朋友名叫丘磊的。他想出了箇好法子。叫左良玉去幹。你道是什麼法子。原來叫左良玉帶了幾箇人到荒僻之處。去劫奪過往客商的標車。那時左良玉一來年輕。血氣方剛。二來是窮極無聊。竟會答應了他。便與丘磊和幾箇密友。各帶了弓矢刀槍。前往鳳凰城郊外。等候客商。左良玉本開得一手好弓。能左右發矢。發無不中。他們在那裏等了幾天。頭幾天一無所得。到了第五天上。却來了幾乘駝馬。馬上有許多布包。後面又有兩箇騎馬的隨着。左良玉窮昏了心。也不暇去細看。那後隨的人。是何等樣人。便遠遠地拉開弓。接連兩箭。眼見得馬上兩箇人。應弦落馬。那兩人落馬之後。前面趕駝馬的夫役。早嚇得落荒逃去了。左良玉也不去追趕他們。只和丘磊等幾箇人。將過去。到得駝馬旁邊一看。吃了大驚。只見布包上面都

有符

行月驗收打

左

丁得不但截劫軍裝。且射死了兩名差役。那馬大了復勇一馬城而來。將要進城之時。却在襄城中遇到一騎馬。與左良玉對面相迎。馬上的人見了左良玉。便喊道。左都司那裏來。左良玉閃目一看。認得是總兵衙門的黃營官。便胡亂答應道。我在郊外射獵回來。說了這句。彼此交臂過去。左良玉回到衙中。對丘磊道。強盜總不是我們做的。你想出去幾天。一無所獲。今天還闖了一場大禍。這事情不知將來要鬧到我頭上來否。要是鬧到頭上。我這顆腦袋。就有些難保了。大丈夫死不足惜。不過這樣的死。我姓左的太沒志氣了。死後人家還要罵我。做了官。還連帶做强盜。豈不是天下都成了強盜世界麼。唉。總是我自己沒主意。我也不怪你們。無論窮到如何。下次總不幹這箇營生了。左良玉自怨自艾。丘磊和幾箇人都默默無言。過了一箇時辰。忽見外面門房來報。說有總兵衙門差官在外面候見。左良玉聽了一驚。吩咐傳他進來。那差官進來後。呈上一封書信。是總兵請他去敘話。左良玉有事在心。又不能不去。只得硬着頭皮。隨了差役。騎馬來到總兵衙門。總兵仇琦。却在大堂上坐着。兩旁站了許多親軍戈什哈。左

良玉走到堂前。參見過總兵。一旁站定。仇琦遂問道。今天早晨。都司何往。幹過何事。左良玉聽了。面上登時發赤。幸虧他面色本來是赭紅的。一時倒還看他不出。但他心中一想。總兵既問到我這句話。一定有些來歷。遂卽左右一望。只見那邊有幾箇夫役模樣的人站着。正看間。又聽得仇琦問道。左都司。本鎮問你。你何故不發一言。左良玉想大丈夫不作誑言。既經幹錯了事。還抵賴則甚。他便很爽直的將早晨所幹的事和盤托出。毫不隱瞞。仇琦聽了。冷笑幾聲。對他說道。虧你還招得出來。做了官。還要去做强盜。怪不得國家要大亂了。仇琦說罷。又指着那邊站的幾箇夫役問道。你可認識他們。左良玉想我早已看見了。便答道。他們莫非是解軍裝的夫役。仇琦道。不錯。算你目力好。他們的目力。也不錯。原來那幾箇夫役。落荒逃走時。把幾箇打劫的人都看得清楚。尤其是左良玉。最容易認識。他那赭色面龐。高大身材。手引長弓。誰都認得。因爲左良玉每次外出。必有一張弓負在肩上。遼東人稱他叫做左神箭。那天夫役們逃不多遠。便在叢林中伏下。窺見

